





人

獸

鬼

人·獸·鬼

錢鍾書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序

假使這部稿子沒有遺失或燒燬，這本書有一天能夠出版，序是免不了的。

節省人工的方法愈加進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認爲小說或劇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費事的自登廣告。爲防免這種冒名頂替，我特此照例聲明，書裏的人物情事都是憑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獸是馴服的家畜，而且鬼也並非沒管束的野鬼；他們都只在本書範圍裏生活，決不越規溜出書外。假如有人頂認自己是這本集子裏的人，獸或鬼，這等於說我理想幻擬的書中角色，竟會走出書，別具血肉，心靈和生命，變成了他，在現實裏自由活動。從黃土搏人以來，怕沒有這樣創造的奇跡。我不敢夢想我的藝術會那麼成功，惟有事先否認，並且敬謝他擡舉我的雅意。

三十三年四月一日。

目次

一	上帝的夢	一
二	貓	三
三	靈感	九
四	紀念	二〇

此書稿本曾由楊絳女士在兵火倉皇中錄副。「靈感」曾在傅雷周煦良兩先生主編之「新語」第一第二期發表。「貓」曾在鄭振鐸李健吾兩先生主編之「文藝復興」第一期發表。出版事又承徐調孚先生費心。并此誌謝。

三十五年一月三日

上帝的夢

1

那時候，我們的世界已經給科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訓練得馴服，沿著創化論，進化論，層化論，優生學，新生運動的規律，日新月進。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生活和文明瞬息千變，變化多得歷史不勝載，快到預言不及說。那時候，人生歷程的單位是用「步」來計算；不說「過了一年」，說「又進了一步」，不說「壽終」，說「行人止步」，不說「哀悼某人逝世」，說「五十步笑百步」——笑他沒多向前進幾步。在男女結合的集會上，賀客只說「雙飛」，不說「雙宿」；只有少數守舊的人還祝這對夫婦「保持五分鐘熱度」，這就等於我們現在說「百年偕老」，明知是不可能的希冀。但是這種進步的世界，有一個美中不足。一切近百年史，五十年來之文化檢討，日記，年譜，自傳，「我的幾分之幾的一生」，以及其他相類含有訃告性的作品，都失掉它們的效用。虧得那時候的人壓根兒就沒工夫看書。至於寫這類讀物的作者呢？

他們運氣好，早搶先在二十世紀初葉投了胎，生了，寫了，死了，有人讀了，沒人讀了，給人忘了。進化的定律是後來者居上。時間空間演化出無機體；無機體進而爲動植物；從固定的植物裏變出文靜，纏住人不放的女人，從活潑的動物裏變出粗野，敢冒險的男人；男人女人創化出小孩子；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所以，至高無上的上帝該是進化最後的產物。不過，要出產個上帝談何容易。那個歷史上的偉人不在娘胎裏住過十月纔肯出世的？像現在有四萬萬互相殘害的子孫的黃帝，就累他母親懷了足足二十個月的孕；正位爲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裏住了八十年然後呱呱下地，真是名符其實的「老子」了。所以當天演的力量，經過數不清的年頭，創化出一位上帝時，人類已在這世界裏絕迹了——也許就爲「雙飛」而不「雙宿」的緣故。甚至進化論者也等不及了。因此，這個給物質塞滿的世界同時見得空洞，宛如一個放大了無數倍的愚人的頭腦。

正在深夜。古舊的黑暗溫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彷彿沈重的眼皮蓋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上帝被天演的力量從虛無裏直推出來，進了時空間，開始覺得自己的存在。到此刻，自古以來神學家和玄學家的證明，情人，戰士，農夫，跟孤兒寡婦的祈禱，纔算有個主兒。但是，這許多虔誠的表示，好比家人寄給流浪者

的信，父母生前對於遺腹子的願望，上帝絲毫沒有收領到。他張開眼，什麼都瞧不見。身子周圍的寂靜，無邊，無底。已逝去的人類的遺習，在上帝的本能裏半醒過來，他像小孩子般害怕啼哭。然而這寂靜久未被人聲打破，結成了膠，不容許聲音在中間流動。上帝悟到這身外的寂靜和心裏的恐怖都是黑暗膠底的。他從此恨黑暗，要求他所未見過，不知名的光明。這要求一刻強於一刻，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忽然黑暗薄了一層，夜減少了它的壓力，隱隱露出高山深谷的輪廓，眼睛起了作用，視野裏有了收穫。這使上帝開始驚奇自己願力的偉大。他想，他不要黑暗，黑暗就知趣讓步，這還不夠！本來望出去什麼也沒有，現在他眼睛所到，黑暗裏就會生出東西，龐大地迎合著自己的目光。以前人類讚美萬能創世的歌聲，此時在上帝意識層下似乎又顫動著遺音和回響。

上帝畢竟還保存人的脾氣，知道了有權力就喜歡濫使。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驅除，瞧它聽不聽命令。咦！果然一會兒東方從灰轉白，白裏透紅，出了太陽。上帝十分快樂，他覺得這是他要來的，聽他的吩咐。他給日光射花的眼睛，自動地閉上，同時心裏想：「好厲害的傢伙！暫時不要它。」說也奇怪，果然眼前一切立即消滅，又自造成一團息息不停地泛出紅色的黑暗。到此地步，上帝對自己

的本領和權力，不能再懷疑了。既然閉上了眼便能去掉光明，這光明定從他眼睛裏產生的；不信，試張開眼睛，你瞧，這不是太陽？那不是山和水？都千依百順地自獻在眼裏。從前公雞因為太陽非等他啼不敢露臉，對母雞昂然誇口，又對著太陽引吭高叫，自鳴得意。比公雞偉大無數倍的上帝，這時候心理上也就跟他相去不遠，只恨天演的歷程沒化生出相當於母雞的東西來配他，聽他誇口。這可不是天演的缺陷，有它科學上的根據。正像一切優生學配合出的動物（譬如騾），或者至高無上的獨裁元首（譬如希脫勒），上帝是不傳種的，無須配偶。不過，公雞般的得意長鳴，還是免不了的。所以上帝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這笑在曠野空谷裏起了回聲，使上帝佩服自己的聲音能變得這樣多，放得這樣大，散得這樣遠。

這位上帝真不愧進化出來的。他跟原始人絕然不同。他全沒有野蠻人初發現宇宙時的迷信和敬畏。他還保持著文明人「唯我獨尊」的自信心。野蠻人隨地疑心有神道，向它屈服和崇拜。這種思想，在上帝心裏，影子也無。他只發現了自己的偉大，覺得自己能指揮萬物，無須依賴任何人。世界隨他的視線蜿蜒地伸出去。腳走到那裏，地會跟到那裏，只有地平線向後退，這也表示它對自己的畏

縮。一切都足以增進他的驕傲，培養他的虛榮。他忽然需要一個伴侶。這廣漠的世界，獨住了怪乏味的！要一個伴侶來崇拜，讚美自己，好打破現在的岑寂。上帝因此思索著這伴侶該具有的資格。他的結論雖沒有下面所說的那樣明白，大意是相同的。

第一，這伴侶要能對自己了解。不過，這種了解只好像批評家對天才的了解，能知而不能行。他的了解不會使他如法創造跟自己來比賽，只夠使他中肯地讚美，妙入心坎地拍馬；因爲——

第二，這伴侶的作用就爲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他該對自己無休歇地，不分皂白地頌讚，像富人家養的清客，被收買的政治家，受津貼的報紙編輯。不過，記著，上帝並沒有賄賂他，這頌讚是出於他自動的感激悅服；所以——

第三，這伴侶該對自己忠實，虔誠，像——像什麼呢？不但天真未鑿的上帝不會知道，就是我們飽經世故，看過父子，兄弟，男女，主僕，上司和下屬，領袖和愛戴的人民間種種關係，也還不知道像什麼。

有些人，臨睡稍一思想，就會失眠。另有些人，清醒時若胡思亂想，便會沈沈睡著。上帝也許是後一種人演化出來的；他模糊地因想成夢。這馴伏的世界也

跟著他進了夢裏。他夢中看見的依然是荒山野水，水裏照有自己的像。他頓時有了靈感，向石骨棱棱的山身上，揀比較豐肥處挖一團泥，對自己的像，捏成坯子，吹口氣，這坯子就活動起來，向腳邊俯伏，叫著：「全知全能的真宰呀！我將無休息的歌頌你。」上帝這時候又驚又喜的心情，簡直不可擬議。假使我們是小孩子，忽聽得手裏抱的洋娃娃趕著自己叫「媽媽」，或者是大女學生，忽見壁上貼的好萊塢男明星在照相裏對自己做眼，低聲唱：「妹妹，我愛你！」也許我們能揣度，想像他此時心理的萬分之一。只可惜我們都不是！

一切宗教的聖經寶典關於黃土搏人的記載，在此時上帝的夢裏纔算證實了是預言。上帝並不明白自己在作夢，或者夢在作弄自己。他不知道這團水泥分析起來壓根兒就是夢的資料。他捏一團夢做成人，彷彿有人會捏鼻子做夢。上帝以為真有一個湊趣助興的人，從此以後，讚美不必出自己的口，而能稱自己的心。因為對自己最好的頌讚，是好像心上要說的，而偏是耳朵聽來的，有自讚那樣的週到和中肯，而又出諸旁人的貢獻。這個理想，我們人人都有，也許都曾在夢裏造個人來實現；不幸得很，醒時要憑空造這樣一個人，可沒那麼容易，我們只能把現成的人料改造，至多將迎合自己的小人增修成大人物，總不像作夢時的隨心如

意。

上帝在人類滅絕後纔出世，不知不覺中佔有許多便宜。譬如兩個民族相鬥爭時，甲族虔誠地求他懲罰乙族，乙族真摯地望他毀滅甲族，使聰明正直的他左右為難。這種困難，此時決不會發生。即如他的夢裏造人，若世間還有文人，就是極好的筆戰題目。據他將爛泥捏人一點看來，上帝無疑地有自然主義的寫實作風，因為他把人性看得這樣卑污，向下層覓取材料。同時，他當然充得古典派的作家，因為聽說「一切創造基於模倣」，試看萬能的他，也免不了模倣著水裏的印象纔能創造第一個人。不過，不知道是古典派理論不準確呢，是上帝的手工粗劣呢，還是上帝的相貌醜陋呢，他照自己樣子造成的人，看來實在不中意。他想這怕由於泥坯太粗，也許初次動手，手段還沒純熟。於是他選取最細軟的泥——恰是無數年前林黛玉葬花的土壤，仔細揀去沙礫，和上在山谷陰處未乾的朝露，對著先造的人型，精心觀察他的長處短處，然後用已有經驗的手指，捏塑新調的泥，減削去肢體上的盈餘，來彌補美觀上的缺陷。他從流水的波紋裏，採取了曲線來做這新模型的體態，從朝霞的嫩光裏，挑選出綺紅來做它的臉色，向晴空裏提煉了蔚藍，縮入它的眼睛，最後，他收住一陣輕飄浮蕩的風，灌注進這個泥型，代替

自己吹氣。風的性子是膨脹而流動的，所以這模型活起來，第一樁事就是伸個軟軟的懶腰，打個長長的呵欠，爲天下傷春的少女定下了榜樣。這第二個模型正是女人。她是上帝根據第一個模型而改良的製造品。男人只是上帝初次嘗試，女人纔是上帝最後的成功。這可以解釋爲什麼愛漂亮的男子都模倣女氣，逼得時髦女子只好另出心裁，帶著妖氣。

從此，上帝有了事做。爲這對男女，上帝費盡心思，造各種家畜，家禽，果子，蔬菜，給他們享受，利用。每造一件東西，他總沾沾自喜地問男人和女人道：「我又爲你們發明了新東西，你們看我的本領大不大？」於是那一對齊聲歌頌：「慈悲救世的上帝！」這樣好多次後，這一對看慣了他的奇跡，感謝得也有些厭了，反嫌他礙著兩口子間的體己。同時上帝也詫異，何以他們倆的態度漸漸冷淡，不但頌讚的聲音確減少了高朗，而且俯伏時的膝蓋和背脊也似乎不如以前彎得靈便。於是，上帝有個不快意的發現。自從製造人以來，他發明的東西是不少了，但是有發現還算第一次。

這發現就是：每涉到男女間關係的時候，「三」是個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數目。假使你是新來湊上的第三者，你當然自以爲少不了，那兩人中的一人也會覺

得你少不了，還有餘下的一人定以為你要不得，你更以為他或她要不得。假使你是原來的退作第三者，你依然覺得自己少不了，那兩人卻都以為你要不得，你也許對兩人中的一人還以為她或他少不了，對餘下的一人當然以為她或他要不得。據數學家說，一隻三角形裏不能有兩隻鈍角。不過，在男女三角形的關係裏，總有一隻鈍角。上帝發現這鈍角並不是那粗坯的男人，反是自己，不識趣地監臨著他倆。這真氣得死人——不，氣得死上帝！他最初造女人，並非要為男人添個伴侶。他只因為冷冷清清地無聊，製造個玩具來遣悶，而第一個坯子做得不滿意，所以又造一個。誰知道他倆要好起來，反把他撇在一邊。他奇怪着，這女人何以對高高在上的自己老是敬而遠之，倒喜歡跟那下等的男人接近。於是，上帝又有一個不快意的發現。這一次的發現不是數學上的，而是物理學上的。

這發現就是：宇宙間有地心吸力那一回事。因為地心吸力的關係，一切東西都喜歡向下吊，包括牛頓所看見的蘋果。所以下等人這樣多，上等人那麼希罕，并且上等人也常有向下層壓迫的趨勢；青年人那麼容易墮落；世道人心那麼每況愈下——這全是一個道理。上帝在造女人的時候，又調露水，又做波紋，無意中證實了「女人水性」那句古話，沒提防另有一句古話說：「水性就下」。假使樹

上掉下的蘋果恰砸痛了牛頓的頭，或砸破了他的鼻子，那末牛頓雖因此而發見吸力的定律，準會覺得這吸力的例子未免咄咄逼人。同樣，上帝雖參透了人情物理，心上老是不自在，還覺得女人的情感離奇不可解。他甚至恨自己的偉大是個障礙，不容他們來接近。造了這一對男女，反把自己的孤寂增進了；襯著他們的親密，自己愈覺被排斥的無聊。可氣的是，他們有不能滿足的需要時，又會來求來討好。譬如水果爛了，要結新的，家畜吃膩了，要換野味，他倆就會纏住上帝，又親又熱，哄到上帝答應。一到如願以償他們又好一會要把上帝撇在腦後。上帝只變了他們的用人，這使他大大的生氣。原來要他們愛自己，非先使他們愛新果子或野味不可，自己不就身分降低，只等於果子或野味麼？他們這樣存心，若還讓他們有求必遂，那末自己真算得果子中的傻瓜，野味裏的呆鳥了！因此上帝下個決心，不再允許他們的籲請。但是，上帝是給他倆罩上正直慈悲的頭銜的，怎好借小事跟他倆爲難？只能靜候機會，等他們提出無理的要求時，給他們一個乾脆的拒絕，稍洩胸中悶氣。妙在上帝是長生不死的，隨你多麼長的時期，都熬得住等待。

一天，女人獨來向上帝請安。她坐在他腳邊，仰面看著他臉，藍液體的眼

睛，像兩汪地中海的水，嬌聲說：「真宰啊！你心最好，能力最大，我真不知怎樣來感謝你！」

上帝用全力抵抗住她眼睛的閃電戰術，猜疑地問：「你有什麼要求？」

女人賠小心似的媚笑，這笑擴充到肩背腰腹，使她全身豐腴的曲線添了波折，說的話彷彿被笑從心底下泛上來的，每個字都載沈載浮在笑聲裏：「你真是全知全曉的造物主哪！什麼事都瞞不過你，我真怕你。其實我沒有什麼要求；你待我們太好了，一切都已滿足。那個算不得要求。」

「『那個』是什麼呢？快說。」上帝不耐煩地說，同時心給希冀逗得跳著，想也許是機會來了。

女人把後備著的嬌態全部動員，扭著身子說：「偉大的天公啊！我最佩服你的無所不能。你只無所容心的一舉手，已夠使我們驚奇讚美。我並不要新奇的東西，我只奉懇你」——說時，她將臉貼住上帝漠無所感的腿，懶洋洋地向遠遠睡在山谷裏的男人做個手勢——「我只奉懇你再造一個像他樣子的人。不，不完全像他，比他坏子細膩些，面貌長得英俊些。慈悲的主啊！好不好？」

上帝聽了，直跳起來，險把腳邊膩著的女人踢出去，急忙問：「要我再造一

個男人的理由呢？」

女人一手自拍著胸，一手撫摩臉頰說：「嚇死我了！神奇的上帝啊！你的力氣真大，行動真急！你看，我的臉給你躡痛了——那沒有關係。你不是問我理由麼？我男人需要個朋友，他老跟我作伴，怪悶的。你再造了一個男人，可以免得他整日守著我，對不對？」

「也可以免得你整夜守著他，是不是？」上帝的怒聲，喚起了晴空隱隱的雷霆，「女人啊！你怎敢向我提這樣的要求呢？你對一切東西都貪多，浪費，甚至對於男人，在指定配給以外，還要奢侈品。那還了得！快回去，我饒赦你初次，你若再抱非分的欲望，我會責罰你，把你現在有的男人都毀滅了他。」

最後一句話，大有效力。女人飛紅了臉，嚙著嘴，起身去了，一路上喃喃自語：「我不過說著頑兒，虧你就會拿腔作樣。老實說，我早看破你沒本領造一個比他好的男人！」這些話幸而上帝沒聽到。他這時因為如願以償，出了心頭惡氣，樂的了不得；怕笑容給女人看見了，自己不好意思，所以將臉躲在黑雲堆裏。他嘻開嘴，白牙齒的磁光在黑雲裏露出來，女人恰回頭瞧見，她沒見過牙膏商標上畫的黑人，誤認以為電光。上帝努力壓住的「哈哈」笑聲，在軀殼裏一陣

陣的掀動，女人遠聽著，以為就是打雷。她想上帝在施展恐怖手段，又氣又怕，三腳兩步，跑到男人那裏。上帝纔恐嚇過她，要剝奪她這個唯一的男人，所以她對他又恢復了佔有的熱情。她坐在他頭邊，吻醒了他，擁抱住他，說話中每一個字上都印著吻，染著她嘴唇的潮潤：「我只有你。我只愛你。我沒有你不能活。我不許你給人奪去……」男人酣睡初醒，莫名其妙，聽到女人重申佔領決心的宣言，愈感到局促不安，因為他剛做一個夢，心裏有鬼。女人跑得累了，情感緊張得倦了，容易才沈沈睡著。他偷偷地立起來，挑了兩塊吃賸的肥肉，去祭獻上帝。

「弘恩大量的主人翁啊！求你垂鑒我的虔誠，接受這微末的孝敬。我們一切原是你賜予的，這東西也就是你的，我們所能貢獻在你腳下的，只是一片真心，」男人如是說。

上帝方才的高興，此時更增加了。他想，人來獻祭，這還是第一次。準是那女人愧悔心萌，沒臉相見，所以差男人來求情的。不過，若讓自己的喜悅，在臉上流露，未免給他們小看了。於是默然不答，只向男人做出一種表情——法國和西班牙小說家用下面的記號來傳達的表情：

「？」

男人見上帝臉色不難看，便鼓起勇氣說：「我向主人要求一樁小事。」

這使上帝恍然大悟那兩塊肥肉的作用，原來男人的禮物相當於女人的巧笑媚眼，都是有所請求時的賄賂。虧得沒把男人造得美麗，否則他也不必送禮了！同時分付男人說明他的要求。

「我求你爲我另造一個女人——」

「女人剛來向我作同樣的要求，」上帝截斷他的話。

上帝此時又失望，又生氣。但是那昏頭的男人，聽了上帝的話，驚喜交集。

他想：「女人真是鬼靈精兒！我做的夢，她怎會知道？怪不得她那一會抱了我說那些話，原來她甘心犧牲她自己的利益，已經代向上帝要求，但又有些捨不得我給新造的女人搶去。唉！她這樣大度，這樣體貼，我怎忍得完全拋棄她呢？」一面心上想，一面向上帝涎著臉道：「是呀，她也覺得生活單調，希望有個同性的人來伴她解悶。」

「你錯了！她不是要求我造個同性的人，她是向我提出同性質的要求。她求我另造個男人，要比你這蠢物長得好，你知道麼？」

這時候男人的失望不亞於那時的上帝，趕快問：「主呀！你允許她沒有？」上帝覺得有一種怒氣發洩的痛快，厲聲罵說：「我懊悔沒允許了她。你們倆真沒配錯，好一對混蛋！快替我滾開。你不小心，看我把女人都毀了！」——似乎這恐嚇的力量還不够大，上帝又加上說：「并且把你吃的肉全部剝奪！」男人在這兩重威脅之下，抖作一團，戰慄地回去。上帝歎口氣，感慨著何以造的人這樣不成器呢？但是轉念一想，這兩個人壞得這樣平衡，這樣對稱，這樣的像兩句駢文或一聯律詩，又不得不佩服自己藝術的精細。所以，上帝心安慮得了。

男人和女人向上帝都洩漏了個人的祕密，結果一無所得。同時男人怕上帝把自己的請求告訴女人，女人不知道上帝已經告訴了男人她的要求，所以雙方不約而同地對上帝怨恨之外，還加上猜忌和提防。男人說：「我們日用的東西也將就得過了，可以不必去找上帝。」女人說：「他本領怕也用盡了，就是求他也變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倒去看他的臉！真討厭。」男女同聲說：「我們都遠著他，別理他，只當他沒有。」於是神人間的距離更遠；上帝要他們來親近的目的，依然不能達到。上帝因此想出一個旁敲側擊的妙法。他們生活太容易，要讓他們遭遇些困難和危險，那時候他們「窮則呼天」，會知道自己是不好得罪的。

這晚上，男人和女人在睡夢中驚醒，聽見遠處一種洪大的吼聲。向來只有人吃葷腥，此外畜生像牛，羊，豬等都長齋持素，受了上帝感化，抱著「寧人吃我，我只吃草」的偉大精神。現在人以外，添了吃葷的動物，不但要奪人的食，并且人肉也合它們的口味，全不知道人肉好比貓肉，狗肉以及其他吃大葷的畜生的肉，一概是不中吃的——唐僧的肉所以惹得山精水怪饑涎欲滴，無非因為他是十世不破葷的和尙！男女倆所聽見的聲音，正是餓獅子覓食不耐煩的叫。他們本能地戰慄著，覺得這吼聲裏含有敵性。兩人四周蜷伏著的家畜，此時霍然聳立，豎起耳朵，屏住氣息，好像在注意什麼。這愈增加兩人的不安。獅子叫幾聲後住了，牠吼聲所裂開的夜又合攏來，好一會，家畜等彷彿明白危險暫時已過，都透口氣，態度鬆懈下去。男人伸手撫摸身畔偃臥的羊，發現羊毛又溼又熱，像剛出過汗的。女人打個寒噤，低聲說：「定是上帝和我們搗亂，我想還是找個山洞去睡。我害怕在露天過夜。」兩人起來把牲口趕進山谷，然後躲入就近的洞裏躺下。身和心漸漸地溶解，散開去，沈下去，正要消失在睡眠裏，忽然勒住，兩人頓時清醒過來。一陣無名的恐怖冰冷地從心上散布到四肢，凍結住他倆的身體和喉舌。這恐怖的原因像在黑暗裏窺伺著，估計著他們。兩人不敢動，不敢透大

氣，一身身冷汗直淋。時間也像給恐怖凝固了，不復過去。突然間，恐怖不知到那裏去了，空氣也彷彿釋卻負擔，天明的曙光已向洞口試探。同時山洞左右，一頭豬狂叫，只叫了半聲，以下響息全無，聲音收束得給快刀劃斷似的乾脆。豬的叫聲澈底解除了洞裏的緊張。男人伸胳膊給女人枕著，讓她睡在自己懷裏；他們倆相處以來，從未像這樣的沒有慾望的需要彼此。到天大亮，兩人分頭出去。男人點家畜，少了一頭豬，其餘的牛羊等也像經過大打擊的，無精打采。正在猜測著緣故，去打水的女人氣急敗壞地跑回哭訴。她過樹林時，看見一條大蟒蛇蟠著——吞了豬後，正作助消化的飯後睡覺。水邊沙灘上，橫著一條鱷魚，昂頭向天張著大口；她幸而跑回得快，沒給牠瞧見。看來四處都有危險潛伏，兩人不能再無憂無慮地生活了。「一夜之間怎會添出這許多怕人東西呢？」兩人討論道，「無疑是我們尊稱他爲上帝的造來害我們的。這樣，他不是上帝，他只是魔鬼，萬惡的魔鬼。我們沒有眼睛，給他哄到如今。好了！好了！也有看破他真相這一天！」這幾句話無形中解決了自古以來最難解答的問題：「這世界既是全能至善的上帝造的，何以又有惡魔那般猖獗？」原來上帝只是發善心時的魔鬼，肯把旁的東西給我們吃，而魔鬼也就是沒好氣時的上帝，要把我們去餵旁的東西。他們不是兩

個對峙的勢力，是一個勢力的兩方面，兩種名稱，好比瘋子一名天才，強盜就是好漢，情人又叫冤家。

男女間的竊竊私議，上帝竟沒聽見。他還以為自己獨一無二，不知道上帝惟一的「一」，早給男女倆看成中國古時醫生開方子在藥味下註的「一」——「二分半」。緣故是，他雖然全知全能，畢竟是個上等人，不屑親管被窩裏的事，門背後的話。他此時搓著雙手，只等有好戲看。果然，兩人垂頭喪氣，想不出個辦法，但也不來求教上帝。一會兒，蟒蛇肚子消化了豬，獅子和老虎開始在鄰近叫吼，男人拉女人慌忙跑到洞裏，把石頭垛住進口。只苦了餘下的家畜四面亂竄，向山罅裏覓藏身之處。上帝想：「妙啊！看野獸把你們家畜吃完了，你們自然會來哀求我。那時候，哼！……」誰知道，天下事固不能盡如人意，人間事也未必盡如天意。上帝這種消耗的策略，並未使人屈服。因為野獸總是野獸，欠缺文明的修養。譬如那蟒蛇沒受過教育，不知道顛撲不破的那句古話：「羊肉沒吃著，惹得一身羶」，所以牠吃過豬後，想換換口味，囫圇吞了一頭大羊，一段凸出的身子像害著大頭頸的病，又像通貨膨脹的國家。但是，羊有角的，刺破牠的咽喉，羊肉算是到口，卻賠了性命。獅子和老虎也是小家子相得很，不知道吃飯

的禮貌，吃牛肉吃得搶起來，打做一團，結果老虎死了，獅子負傷到溪邊去喝水。這溪裏的鱷魚是個文盲，沒念過韓昌黎有名的祭鱷文，所以不去吃魚蝦，反要嗜獅子肉。那獅子不吃人家的肉也罷了，那肯割捨自己的肉，又跟鱷魚性命相搏，打得勝負難分，你死我也不活。男人和女人給洞外慘厲的呼聲，嚇得半死。聽得野獸聲沒了，從洞口石縫裏張出去，早有家畜三三兩兩在吃草。兩人放心出洞，知道毒蟲惡獸都死完了，家畜並沒損失多少。他們興高彩烈，把打死的老虎等開剝，從此他們洞裏有皮毯子，女人有了皮大氅，男人有幾天新鮮野味吃。女人還沒給美國名廠紡織的沙魚皮 (shark skin) 耀花眼睛，所以剝下的鱷魚皮已經够使她喜歡了。只恨那大蛇不是從中國古書裏爬出來的，骨節裏沒有明珠。幸而那猛獸也不是從中國古書出來的，否則女人吃了獅子心和大蟲膽，在妖媚之外又添上凶悍，男人的日子就不好過啦！

不過，他們也沒多少日子好過了。上帝看見他們因禍轉福，又羞又恨。他了解要跟人爲難，必須造些無皮可剝，無肉可吃的東西。於是皮毯子，皮大氅以及家畜身上的毛裏忽然有了蝨。晚上滿空都是毒蚊子。兩人吃東西時，蒼蠅像大點下投的黑雨。還有無孔不入，沒法防禦的微生物。不出上帝所料，兩人同病倒，

不多時，都吐口氣死了，實現了一切情人「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盟誓。蒼蠅還不放鬆地工作著，更一會兒，兩人屍骸上有了又肥又白的蛆。吃牛，羊，豬甚至老虎和獅子肉的人，給那些小東西吃得賸些殘骨。上帝造了蟲豸，注視著它們工作的精密和效率的迅速，十分快意，看出了神，忘掉原不要這一對男女死，只要他們吃苦後來向自己屈服，自己還要留著他們的。到蛆蟲吃完人肉，要鑽吸骨髓時，他纔省悟，懊悔已來不及。不知是微生蟲做事太神速呢，還是男女倆見事太晚，至少上帝沒有得到他們悔罪中表示。他造了東西來實現自己的計劃，像人，像猛獸，像微生蟲，結果何以總不是他最初願望的一會事呢？上帝恨著——

睜開眼來，只看見下午的太陽無力地懶在山頭。適纔的事，原來是夢。自己主宰一切，要做就做，而夢境偏有治外法權，不受他管領，這也够可氣了！但是，這夢安知不是預兆？造人來作伴的事，大可斟酌。自己是永生的，無邊無底的年月孤獨一個怎樣度呢？上帝伸著懶腰，對這死氣沈沈的落日，生意已盡的世界，長長地打個厭倦的呵欠，張大了嘴，好像要一口吞卻那無窮盡，難消遣的光陰。

貓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末，打貓要看主婦面了——」頤谷這樣譬釋著，想把心上一團蓬勃的憤怒梳理亂髮窠似的平順下去。誠然，主婦的面，到現在還沒瞧見，反正那混帳貓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此刻也無從去打它。只算自己晦氣，整整兩個半天的工夫，全白費了。李先生在睡午覺，照例近三點鐘纔會進書房。滿肚子蹙著的怒氣，到那時都冷了，非趁熱發洩它不可。湊巧老白送茶進來，頤谷指著桌上抓得千條百孔的稿子，字句流離散失得像大轟炸後市民，說：「你瞧，我回去吃頓飯，出了這個亂子！我臨去把謄清的稿子給李先生過目，誰知他看完了就擱在我桌子上，沒放在抽屜裏，現在又得重鈔了。」

老白聽話時的點頭一變而為搖頭，歎口微氣說：「那可糟啦！這準是『淘氣』幹的。『淘氣』可真淘氣！太太慣了它，誰也不敢碰它根毛。齊先生，您回頭告訴老爺，別讓『淘氣』到書房裏來，」他躬着背儒緩地出去了。「淘氣」就

是那鬧事的黑貓。它在東皇城根窮人家裏，原叫做「小黑」。李太太嫌「小黑」的稱謂太俗，又笑說：「那跟門房『老白』不恰是一對兒麼？老白聽了要生氣的」。貓送到南長街李家的那天，李太太正請朋友們茶會，來客都想給它起個好聽的名字。一個愛慕李太太的詩人說：「在西洋文藝復興的時候，標準美人要生得黑，我們讀沙士比亞和法國七星派詩人的十四行詩，就知道使他們顛倒的都是些黑美人。我個人也覺得黑比白來得神祕，富於含蓄和誘惑。一向中國人喜歡女人皮膚白，那是幼稚的審美觀念，好比小孩只愛吃奶，沒資格喝咖啡。這隻貓又黑又美麗，不妨借沙士比亞的名稱，叫它 *Dark Lady* 也好。」有兩個客人聽了彼此做個鬼臉，因為這詩人說話明明雙關著女主人。李太太自然極高興，只嫌 *Dark Lady* 名字太長。她受過美國式的教育，養成一種逢人叫小名以表親暱的習氣，就是見了沙士比亞，她也會喚他 *Bibi*，何況貓呢？所以她採用詩人的提議，同時來個簡稱，叫 *Darlie*。大家一致說「妙」，這貓聽許多人學自己的叫聲，莫明其妙，慌得也叫：「妙！妙！」沒人想到這簡稱的意義並非「黑美人」，而正是李太太嫌俗的「小黑」。一個大名鼎鼎的老頭子，當場一言不發，回家繙了半夜的書，明天清早趕來看李太太，講詩人的壞話道：「他知道什麼？我當時不好意思跟他擡

積，所以忍住沒有講。中國人一向也喜歡黑裏俏的女人，例如傾城的妲己，古文作『黜己』，就是說她黑而美。黜己剛是 *Darkie* 的音譯，并且也譯了意思。哈哈！太巧了，太巧了！」這貓仗著女主人的愛，專鬧亂子，不上一星期，它的外國名字叫滑了口，變為跟 *Darkie* 雙聲疊韻的混名：「淘氣」。所以，好像時髦教會學校的學生，這畜生中西名字，一應俱全，而且未死已蒙諡法——混名。它到了李家不足兩年，在這兩年裏，日本霸佔了東三省，北平的行政機構改組了一次，斐洲亡了一個國，興了一個帝國，國際聯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場國際聯夢或者一羣國際聯盲，但是李太太並沒有換丈夫，淘氣還保持著主人的寵愛和自己的頑皮。在這變故反復的世界裏，多少人對主義和信仰能同樣地耐久或有恆呢？

這是齊頤谷做李建侯的試用私人書記的第三天，可是還沒瞻仰過那位有名的李太太。要講這位李太太，我們非得用國語文法家所謂最上級形容詞不可。在一切有名的太太裏，她長相最好看，她為人最風流豪爽，她客廳的陳設最講究，她請客的次數最多，請客的菜和茶點最精緻豐富，她的交游最廣。并且，她的丈夫最馴良，最不礙事。假使我們在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戰前的北平，你便知道她是全世界文明頂古的國家裏第一位高雅華貴的太太。因為北平——明清兩

代的名士像湯若士，謝在杭們所呪詛爲最俗，最髒的北京——在戰事前幾年忽然被公認爲全國最文雅，最美麗的城市。甚至無風三尺的北平塵土，也一變而爲古色古香，似乎包含著元明清三朝帝國的劫灰，歐美新興小邦的歷史博物院都派人來裝了瓶子回去陳列。首都南遷以後，北平失掉它一向政治上的作用；同時，好像一切無用過時的東西，它變爲有歷史價值的陳設品。宛如一個七零八落的舊貨攤改稱五光十色的古玩鋪，雖然實際上毫無差異，在主顧的心理上卻起了極大的變化。逛舊貨攤去買便宜東西，多少寒窘！但是要上古玩鋪你非有錢不可，還得有好古癖，還得有鑒別力。這樣，本來不屑拾舊貨的人現在都來買古玩了，本來不得已而光顧舊貨攤的人現在也添了身分，算是古董收藏的雅士了。那時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誇傲，彷彿是個頭銜和資格。說上海或南京會產生藝術和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遺骸的發見，更證明了住在北平的人的優秀。

「北京人」是猴子裏最進步的，有如北平人是中國人裏最文明的。因此當時報紙上鬧什麼「京派」；智識份子們上溯到「北京人」爲開派祖師，所以北京雖然改名北平，他們不自稱「平派」。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對於他們僑

居的北平的得意，恰像猶太人愛他們所入籍歸化的國家，不住的掛在口頭上。遷居到北平以來，李太太腳上沒發過溼氣，這是住在文化中心的意外利益。

李氏夫婦的父親都是前清遺老，李太太的父親有名，李先生的父親有錢。李太太的父親在辛亥革命前個把月放了什麼省的藩台，滿心想弄幾個錢來彌補歷年的虧空。武昌起義好像專跟他搗亂似的，無怪他把民國恨得咬牙。幸而他有個門生，失節做了民國的大官，每月送筆孝敬給他。他住在上海租界裏，抱過去的思想，享受現代的生活，預用著未來的錢，賒了賬等月費來再還。漸漸地他悟出寓公自有生財之道。今天暴發戶替兒子辦喜事要證婚，明天洋行買辦死了母親要點主，都用得著前清的遺老，謝儀往往可抵月費的數目。妙在買辦的母親死不盡，暴發戶的兒子全養得大。他文理平常，寫字也不出色，但是他發現只要蓋幾個自己的官銜圖章，「某年進士」，「某省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便有人出大價錢來求。他纔知道清朝亡得有代價，遺老值得一做，便心平氣和，也肯送女兒進洋學堂念書了。李先生的父親跟他同鄉，極早就講洋務，做候補道時上過富國裕民的條陳，奉憲委到上海向洋人定購機器，所恨清朝亡得太早，沒領略到他條陳的好處，他只富裕了自己。他也曾做出洋游歷的隨員，回國以後，把考察所得，歸

納爲四句傳家格言：「吃中國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無遺憾矣！」他親家的貫通過去，現在，未來，正配得上他的融會中國，東洋，西洋。誰知道建侯那糊塗蟲，把老子的家訓記顛倒了。第一，他娶了西洋化的老婆，比西洋老婆更難應付。愛默在美國人辦的時髦女學畢業，本來是毛得撩人，刺人的毛丫頭，經過「二毛子」的訓練，她不但不服從丈夫，并且丈夫一個人來侍候她還嫌不夠。第二，他夫婦倆都自信是文明人，不得不到北平來住，中國式的舊房子，設備當然沒有上海來得洋化。第三，他吃日本菜得了胃病。這事說來話長。李太太從小對自己的面貌有兩點不滿意：皮膚不是上白，眼皮不雙。第一點還無關緊要，因爲她根本不希罕那種又紅又白的洋娃娃臉，像牛奶面上浮著玫瑰花瓣，她覺得原有的容貌已經够可愛了。單眼皮呢，確是極大的缺陷，內心的豐富便沒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陸國沒有海港，物產不易出口。進了學校，她纔知道單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國徽，因此那個足智多謀，偷天換日的民族建立美容醫院，除掉身子的長短沒法充分改造，「倭奴」的國號只好忍受，此外面部器官無不可以修補，醜的變美，怪物改成妖精。李先生向她求婚，她提出許多條件，其中第十八條就是蜜月旅行到日本。一到日本，她進醫院去修改眼皮，附帶把左頰的酒靨加

深。她知道施了手術，要兩星期見不得人，怕李先生耐不住蜜月期間的孤寂，在這浪漫的國家裏，不爲自己守節；所以臨別對李先生說：「你知道，我這次跨海征東，千里迢迢來受痛苦，無非爲你，要討你喜歡。我的臉也就是你的面子。我包了眼，又痛又黑暗，你忍心一個人在外面吃喝玩樂麼？你愛我，你得聽我的話。你不許跟人到處亂跑。還有，你最貪嘴，可是我進醫院後，你別上中國館子，大菜也不准吃，只許頓頓吃日本料理。你答應我不？算你愛我，陪我受苦，我痛的時候心上也有些安慰。吃得壞些，你可以清心寡慾，不致胡鬧，糟塌了身子。並且你個兒不高，吃得太胖了，不好看。你若背了我騙我，我會知道，從此不跟你好。」兩星期後，建侯到醫院算賬迎接他夫人，身體卻未消瘦，只是臉黃皮寬，無精打采，而李太太化五百日金新買來的眼睛，好像美術照相的電光，把她原有的美貌都煥映烘託出來。她眼睫跟眼睛合作的各種姿態，開，閉，明，暗，尖利，朦朧，使建侯看出了神，疑心她兩眼裏有鬼靈精兒躲著科學管理，否則轉移不會那樣斬截，表情不會那樣準確，效果不會那樣的估計精密。建侯本來是他父親的兒子，從今以後全副精神做他太太的丈夫。朋友們私議過，李太太那樣漂亮人，怎會嫁給建侯。有建侯的錢和家世而比建侯能幹的人，並非絕對沒有。他們不知

道，天並沒配錯他們倆。做李太太這一類女人的丈夫，是第三百六十一行終身事業，專門職務，比做大夫還要忙，比做車夫還要累，不容許有旁的興趣和人生目標。旁人雖然背後鄙夷建侯，說他「夫以妻貴」，沾了太太的光，算個小名人，李太太從沒這樣想過。建侯對太太的虛榮心不是普通男人佔有美貌妻子，做主人翁的得意，而是一種被佔有，做下人的得意，好比闊人家的婢僕，大人物的親隨，或者殖民地行政機關裏的土著雇員對外界的賣弄。這種被佔有的虛榮心是做丈夫者最希有的美德，能使他氣量大，心眼兒寬。李太太深知這個丈夫不得；彷彿亞刺伯數碼的零號，雖然本身毫無價值，但是沒有它，十百千萬都不能成立。因為任何數目背後加個零號便進了一位，所以這零號也跟著那數目而意義重大了。

結婚十年來，李先生心廣體胖，太太叫他好丈夫，太太的朋友說他够朋友。到上月裏，他無意中受了刺激。在一個大宴會上，一位冒失的新進劇作家跟他夫婦倆同席。這位鑽營尙未出頭的劇作家知道同席有李太太，透明地露出滿腔榮幸。他又要恭維李太太，又要敘述自己，一張嘴簡直分不出空來吃菜。幸而上第三道菜時，他蒙李太太惠許上門拜訪，願償心定，可以把一部分注意力移到吃飯上。心難二用，這已經够他忙了；要他來照顧到建侯，那可實在沒力量了。所以他終

席沒敷衍建侯，建侯心上十分不快，回家後便咕著說這年輕人不通世故，李太太還安慰他。那小子真說到就做，明天帶了一包稿子趕上門來，指名要見李太太。建侯忽然發了傻孩子勁，躲在客堂外面偷聽。只聽他寒暄以後，看見沙發上睡的淘氣，便做出驚歎聲，湊趣呼著貓向女主人問長問短。把稿子「請教」以後，他便打聽常來的幾個客人，說有機會都想一見。李太太空泛地說過些時請他喝茶，大家可以認識。他還不走，又轉到淘氣身上，說他自己最愛貓，貓是理智情感活動三德全備的動物；它黑暗中游行捕鼠，像浪跡人間除暴安良的武俠，它靜坐念佛，像沈思澈悟人生意義的哲學家，它叫春求偶，又像抒情歌唱的戀人；還說什麼暹羅貓和波斯貓最好，可是淘氣比得上它們。總而言之，他恭維李太太，讚美淘氣，就沒有一句話問到李先生。這事喚起建侯的反省，悶悶不樂了兩天，對於個人生涯下了重新改造的決意。從今以後，他不願借太太的光，要自己有個立場，或做官，或著作。經過幾番盤算，他想先動手著作，一來表示自己並非假充斯文，再則著作也可以做官，譬如那時候你在北方寫文章攻擊中央政府，政府便會請你去幫閒（因為你幫不了忙）或去參禪（因為沒事可參）。他抱了這個計劃，最初不敢告訴太太，怕她嘲笑。一天他忍不住說了，李太太竟出乎他意料的

贊成，說：「你要有表現，這也是時候了。我一向太自私，沒顧到耽誤了你的事業！你以後專心著作，不用陪我跑。」

著作些什麼呢？建侯頭腦並不太好，當學生時老向同學借鈔講堂筆記，在外國的畢業論文還是花錢雇猶太人包工的。結婚以後，接觸的人多了，他倒聽熟了許多時髦的名詞和公式，能在談話中適當地應用著，算是他發表的意見。其實國內一般名著的內容，也不過如此。像一切沒寫過書的中年人，建侯把著作看得太嚴重了，有中年婦女要養頭胎那樣的擔心。他仔細考慮，什麼是跟自己最適宜的體裁。頭腦不好，沒有思想，沒有理想，誠然！可是大著作有時全不需要好頭腦，只需要好屁股，聽鄭須溪說，德國人就認「坐臀」(Sitzfleisch haben)為智識分子的必需條件。譬如，只要有坐性，水滸傳或紅樓夢的人名引得總可以不費心編成的。這是西洋科學方法，更是二十世紀學問工具，只可惜編引得是大學生或小編輯員的事，不值得親自動手。此外只有寫食譜了。在這一點上自己無疑的是個權威，太太請客非自己提調不可，朋友們的推服更不必說。因為有胃病，又戒絕了煙酒，舌頭的感覺愈加敏銳，對於口味的審美愈加嚴明。并且一頓好飯，至少要吃它三次，事前預想著它的滋味，先理想地吃了一次，吃時守著醫生的警告不敢

放量，所以戀戀不捨，到事後回憶餘甘，又追想地吃了一次。經過這樣一再而三的咀嚼，菜的隱惡和私德，揭發無遺。是的，若肯做食譜，定會把薩梵冷 (Brillat-Savarin) 壓倒。但提起薩梵冷，心上又有不快的聯想。薩梵冷的名字還是前年聽陳俠君講的。那時候，俠君那討厭傢伙已算家裏的慣客。他知道自己講究吃，一天帶了初版薩梵冷的名著 *Physiologie du goût* 來相送。自己不該冒失地喊：「你錯了！我害胃病，不害風痛病，這本講 *goût* 的生理學送我毫無用處。」那厭物的大笑聲，到現在忘不了；他還惡意地對愛默說：「你們先生不翻譯，太可惜了！改天你跟傅聚卿講，聘建侯當『世界名著集成』的特約繙譯，有了稿費請客。」更可恨的是，愛默也和著他笑。寫食譜的興會，給這事掃盡了。并且，現代人講吃經決算不得正經事業，不比從前還有什麼膳部郎中，光祿寺卿的頭銜。俠君會跟自己開頑笑說：「外國製茶葉和咖啡的洋行裏，都重價雇用『辨味員』 (Dégustateur)，沏了各種茶，煮了各種咖啡，請他嘗過，然後分等級，定價錢。這種人一天總得喝百把杯茶或咖啡，幸而只在舌頭上打個轉就吐出來，不咽下去，否則非瀉肚子，失眠不可。你有現成的胃病，反正是嘴饞不落肚的，可惜大飯店裏沒有『辨味員』的職務，不聘你去當廚房審定委員，埋沒了你那張嘴！」寫食

譜這事若給他知道，便得有得說笑了。想來想去，還是寫歐美遊記，既有益，更有趣，是兼軟硬性的作品。寫遊記可以請人幫忙，而不必聲明合作，只要確曾遊歷歐美，借旁人的手來代寫印象，那算不得什麼一會事。好比演講集的著作權，速寫的記錄員是絲毫沒分的。這跟自己怕動筆的脾氣最相宜沒有。先用個私人書記再說，頂好是未畢業而想賺錢的大學生。

那時候，齊頤谷學校裏的愛國份子鬧得凶，給軍警逮捕了一大批去，罩上罪名坐監牢。頤谷本來膽小，他寡母又怕兒子給同學們牽累，便暫時停學在家。經過輾轉介紹，四天前第一次上建侯的門。這個十九歲的大孩子，藍布大褂，圓桶西裝袴子，方頭黑皮鞋，有習慣把左手插在袴子口袋裏，壓得不甚平伏的頭髮，頗討人喜歡的臉，一進門就紅著，一雙眼睛誤人地，冒牌地，黑而亮，因為他的內心和智力絕配不上他瞳子的深沈，靈活。建侯極中意這少年，略問幾句，便吩咐他明天來開始辦事，先試用一個月。頤谷走後，建侯一團高興，進去向愛默講這個書記揀得怎樣稱意。愛默笑他像小孩子新得了玩具，還說：「我有淘氣，誰希罕你的書記！」臉在淘氣身上擦著問：「咱們不希罕他的書記，是不是？」——啊呀！不好了，真討厭！」李太太臉上的粉給淘氣舐了一口去，她摔了貓離開沙

發去照鏡子。

頤谷到李家這兩天半裏，和建侯還相得。他雖然怕羞，見了建侯倒不甚畏縮。建侯自會說話以來，一生從沒遇見任何人肯讓他不斷的發言，肯像頤谷那樣嚴肅地，耐心地，興奮地聽他講。他一向也沒知道自己竟有這樣滔滔汨汨的口才。他的自尊心在這兩天裏，像插進傷寒病人嘴裏的溫度表，直高昇上去。他纔知道私人祕書的作用，宛然是人格和地位的放大鏡，有了他以後，一個人自然會覺得是大人物。他跟頤谷先討論這游記的名稱和寫法，順便講了許多洋景緻。所以第一天到吃午飯的時候，頤谷已經知道建侯在美國做學生時交游怎樣廣，每年要花多少錢，大學功課怎樣難，畢業怎樣不容易，機器文明多少可驚，怎樣紐約一市的汽車，銜接起來可以繞地球一週，他如何對美國人宣揚中國，他穿了什麼顏色和花紋的中國長袍馬褂去赴化裝跳舞會，他在外國生病，房東太太怎樣天天煨雞給自己吃，一個美國女孩子怎樣天天送鮮花，花裏還附問病的紙條兒，上面打著×號——「你懂麼？」建侯嘻嘻開嘴，滿臉頑皮地問頤谷，「你去請教你的女朋友，她會知道這是 *Kiss* 的記號。在西洋社交公開，這事平常得很！」游記的題目也算擬定了兩個，「西游記」或「西游散記」，前者來得渾成，後者來得時髦。當天

頤谷吃了午飯回來辦公，又知道要寫這部游記，自己在筆述建侯的印象以外，還得參考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雜誌，旅行雜誌，必得過(Baedeker)和沒來(Murray)兩公司出版的大城市指南，尋材料來補充。明天上午，建侯纔決定這游記該倒寫，不寫出國，而寫回國，怎樣從美國到歐洲漫游，在意大利乘船回中國。他的理由是，一般人的游記，都從出國寫起，上了輪船，一路東張西望，少見多怪，十足不見世面的小家子氣；自己在美洲住了三年，對於西洋要算是有經驗閱歷的人了，換個國家去頑頑，雖然見到些新鮮事物和排場，總不致失聲咋舌，有傷身分的驚歎。回國時的游歷，至少像林黛玉初入榮國府，而出國時的游歷呢，怕免不了像劉老老一進大觀園。頤谷曾給朋友們拉去聽京戲大名旦拿手的「黛玉葬花」，所以也見過身體豐滿結實的林黛玉（宛如「續紅樓夢」裏警幻仙子給黛玉吃的強身健美靈丹，黛玉提早服了來葬花似的），但是看建侯口講指劃自比黛玉，忍不住笑了。建侯愈加得意。頤谷忙說：「李先生，這樣，游記的題目又得改了。」建侯想了想，說：「巧得很！前天報上看見有人在繙譯英國哈代的小說『還鄉記』，這名稱倒也現成；我這部書就叫『還鄉散記』，你瞧好不好！」一頓飯後，建侯忽然要把自序先做好，照例自序雖印在書前，該在書做完後纔做的，好像出車房

時的汽車，最後出來的是車頭。頤谷暗想，這又是倒寫法。於是建侯口述意見，頤谷記下來，整理，發揮，修改，直到淘氣出亂子那天的飯時，纔騰清了給建侯過目。這兩天半的工作，把頤谷對建侯的敬畏心理全部消滅。青年人的偏急使他對他的主人不留情地鄙視；他看出建侯的無聊，虛榮，理智上的貧乏，忽視了建侯爲人和待人的好處。他應當感激建侯肯出相當高的代價雇自己幹這種不急之務，但是他只恨建侯倚仗有錢，犧牲青年人的日力和心思來替他寫無聊東西。當時他對著貓抓破的稿子，實在沒有那好脾胃來鈔第二次。這種文章也只配給貓抓爛，也許淘氣這畜生倒是位批評家，它的摧殘文物的行爲，安知不是最痛快有效的批評方法呢？想到這裏，頤谷欣然一笑。

建侯到書房裏知道了這事，同情以外，還向頤谷道歉自己的疏忽。頤谷再沒理由氣憤了。明天早晨，建侯見了頤谷，就說：「今天下午四點半鐘，我內人請你喝茶。」頤谷表示客氣地傻笑著，真覺得受寵若驚。建侯接著說：「她本想認識你，昨天晚上我對她講了淘氣怎樣跟你搗亂，她十分抱歉，把淘氣罵了一頓。今天剛有茶會，順便請你進去談談。」這使頤谷自慚形穢起來，想自己不懂禮節，不講究衣服，去見時髦太太，定鬧笑話，便推辭說：「都是生人，我去不好

意思。」建侯善意地說：「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今天來的都是你聽見過的人，只有在我家你會這樣容易的看見他們聚在一起。你不要錯過機會。我有事要出去，請你把第一章關於紐約的資料搜集起來。到四點半，我來領你進去；假如我不來，你叫老白做鄉導。」頤谷整半天什麼事也沒心思做，幸而建侯不在，可以無忌憚地怠工。要接觸那許多名字有電磁力的人，而又害怕他們笑自己，瞧不起自己是個小書記。最好建侯會同著進去，羞怯還好像有個緩衝；如要請老白領路，一無障護的進客廳，那就窘了。萬一建侯不來，非叫到老白不可呢？問題便多啦！假使準時候進去，旁的客人都沒到，女主人定要冷笑，吃東西時的早到和遲退，需要打仗時搶先和斷後的敢作敢為精神，自己冒不了這個險。假使客人都來了，自己後去，衆目所注，更受不了。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到四時半左右，留心聽門鈴響。老白引客人到客廳，得經過書房。第一個客人來，自己就緊跟著進去；女主人和客人都忙著彼此應酬，自己不致在他們注意力焦點下跼促了。

屆時是建侯來陪他進去的。一進客廳，頤谷臉就漲紅，眼睛前起了層水氣，模糊地知道有個時髦女人帶笑跟自己招呼。坐下去後，頤谷注視地毯，沒力量

擡眼看李太太一下，只不安地覺著她在對面，忽然發見自己的腳伸得太出，忙縮回來，臉上的紅又深了一個影子。他也沒聽清李太太在講淘氣什麼話。李太太看頤谷這樣怕羞，有些帶憐惜的喜歡，想這孩子一定平日沒跟女人作伴過，便問說：「齊先生，你學校裏是不是男女同學的？」李太太明知道在這個年頭兒，不收女人的學校正像收留女人的和尚寺一樣的沒有品。

「不是的——」

「呀？」李太太倒詫異了。

「是的，是的！」頤谷對自己絕望地矯正。李太太跟建侯做個眼色，沒說什麼，只向頤谷一笑，這笑是愛默專為頤谷發的。像天橋打拳人賣的狗皮膏藥和法國象徵派作的詩，這笑裏的蘊蓄，多得真是說起來叫人不信。它涵有安慰，保護，溫柔等成分，作用相當於大人把手撫摸小孩子的頭髮，或拍他的肩背，叫他別驚惶。所可惜是頤谷還不敢正眼瞧愛默，愛默的笑，恰如勝利祈禱，慈善捐款，義務教育以及其他善意的施與，對方並未受到好處。那時，老白又引客人進來，愛默去招待，心還逗留在這生得聰明討人喜歡的孩子身上，想他該是受情感教育的年紀了。建侯後起身，拍頤谷的肩說：「別拘謹！」李氏夫婦了解頤谷的

怕生，客人來只浮泛地指著介紹，遠遠點一下頭，讓他坐在不惹人注目的靠壁沙發裏。頤谷漸漸忘卻初來的緊張，坐態也弛懈下來，瞻仰著這些久聞大名的來客。

高個子大聲說話的是馬用中，有名的政論家，每天在「正論報」上發表社評。國際或國內起什麼政治變動，他事後總能證明這正在他意料之中，或者他曾暗示地預言過。名氣大了，他的口氣也大了。尤其在私人談話時，你覺得他不是政論家，簡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談國內外的政情，並且講來宛如他就是大有關係的個中人，彷彿天文臺上的氣象預測者說，刮風或下雨自己都作得主一樣。他曾在文章裏公開告訴讀者一樁私生活的習慣：每天晚上他在上牀睡覺以前，總把日曆當天的一張撕去，不像一般人留到明天纔撕，一夜醒來看見的還是「昨日之日」。從這個小節，你能推想他自以為是怎樣的人。這幾天來中日關係緊張，他不愁社論沒題目。

斜靠在沙發上，翹著脚抽煙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給外國傳教士帶了出洋。跟著這些寒窘迂腐的洋人，傳染上洋氣裏最土氣的教會和青年會氣。承他情瞧得起祖國文化，回國以後，便向那方面努力。他認為中國舊文明的代表，就是小頑

意，小聰明，幫閒湊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彷彿拳匪的「扶清滅洋」，高擱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陳眉公，王百穀等的小品。不過讀他的東西，總有一種吃代用品的感覺，好比塗麵包的植物油，沖湯的味精。更像在外國所開中國飯館裏的「雜碎」，只有沒吃過地道中國菜的人，會上當認爲是中華風味。他哄了本國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國人——那不過是外行人穿上西裝。最近發表了許多講中國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類公共的本能都認爲中國人的特質。因爲廣告登得靈巧，據說這些文章就像「儒林外史」裏匡超人選的八股文，西洋外國都有人唸著。此人的煙斗是有名的，文章裏時常提起它，說自己的靈感全靠抽煙，好比李太白的詩篇都從酒裏來。有人說他抽的怕不是板煙，而是鴉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像鴉片癮來的直打呵欠，又像服了麻醉劑似的，只想瞌睡。又說，他的作品不該在書店裏賣，應當在藥房裏作爲安眠藥品發售，比「羅明那兒」(Luminal)，「渥太兒」(Ortal)都有效而沒危險性。這些話都是忌妬他的人說的，你作不得準。

這許多背後講他刻薄話的人裏，有跟他互相叫好的朋友陸伯麟，便是那個留一小撮日本鬍子的老頭兒。他雖沒講起抽板煙，但他臉上的顏色只有假定他抽煙來解釋。他兩眼下的黑圈不但顏色像煙燻出來的，并且線形也像繚繞彎曲，引人

思緒的煙篆。至於他鼻尖上黯淡的紅色，只譬如蝦蟹烘到熱氣的結果。否則，我們該說眼圈黑表示他好色或失眠，鼻子紅表示他好酒或害便祕症，這種猜測，存心未免有傷忠厚，而且假設太多，不合科學方法了。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像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一向中國人對日本文明的態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西洋太遠，只能把日本偷工減料的文明來將就。陸伯麟深知道這種心理妨礙著自己的前程，虧他悟出一條妙法。中國人買了日本貨來代西洋貨，心上還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買了日本古玩當中國珍品，甚至在倫敦和巴黎，舊貨店裏掛的日本絲織女人睡衣，上面繡個蟠龍，每標著慈禧太后御用。要叫西洋留學生對自己這種人刮目相看，惟有宣傳西洋人的觀點。中國人抱了偏見，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國的古代日本。學西洋像了，人家說日本文明欠缺創造力；學中國沒有像，他反說這別有風味，自成風格，值得中國人的學習，好比說酸酒兼有醞醋之妙一樣。更進一步，他竟把醋作爲標準酒。中國文物不帶盆景，俳句，茶道的氣息的，都給他罵得一文不值。他主張做人作文都該有風趣。可惜他寫的又像中文又像日文的「大東亞文」，支離詰屈，達不出他的風趣來，因此他的作品有名的「耐人尋味」。袁友春在背後曾說，讀他的東西，只覺

得他千方百計要有風趣，可是風趣做不來，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樁骨亂轉亂動，辦不到搖尾討好。爲淘氣取名「黽己」的就是此人。

科學家鄭須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內心肥膩膩的，並不枯燥。他曾在德國專攻天文學。也許受了德國文化特別是尼采的影響，他立志要做個「全人」(Gesamtmensch)，抱智識上的帝國主義，把人生各方面的學問都霸佔著算自己領土。他自信富於詩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豐富跟科學的精確調劑融會。所以他談起天上的星來，語氣宛如談的是好萊塢裏的星。他講「結晶」，彷彿斯當大兒 (Stendhal) 做的戀愛論，講「選擇親和力」簡直就是歌德有名的小說。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學家慕他大名，聽他演講電磁現象，在滿場歡笑聲中，獨自面紅耳赤，聽完以後，險的想嫁人，因爲他把陰陽極間的吸引說得儼然是科學方法核准的兩性戀愛。他對政治，社會等問題，也常發表演論，極得青年人的愛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勁。爲了學生愛國運動鬧罷課的事，他寫一篇文章，說自己到德國學天文的動機也是雪國恥：因爲庚子之役，德國人把中國的天文儀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國人的天文學理灌輸到中國來，這是精神戰勝物質的榜樣。這樁故事在平時定會大家傳誦，增加他的名氣。不幸得很，自從國際聯盟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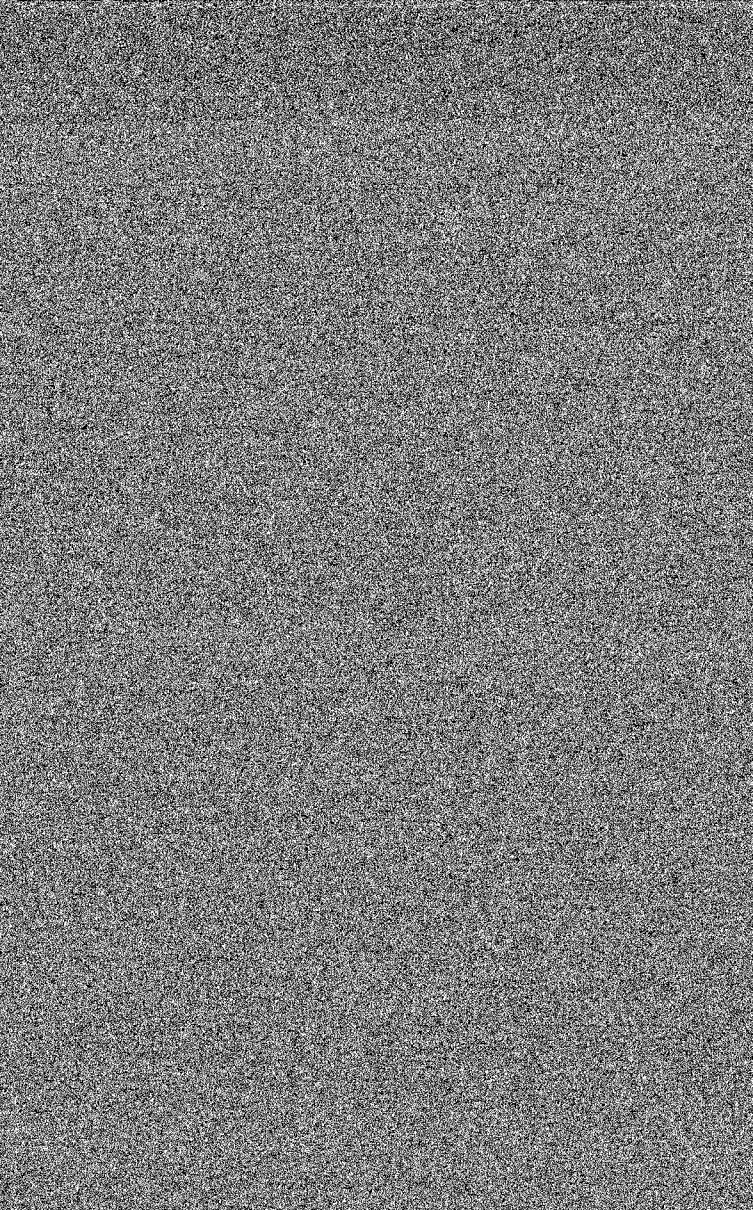
議予中國以「道義上的援助」，相類的名詞像「精神上的勝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鄭須溪因此大受攻擊。

西裝而頭髮剃光的是什麼學術機關的主任趙玉山。這機關裏雇用許多大學畢業生在編精博的研究報告。其中最有名的一種，「印刷術發明以來中國所刊書中誤字統計」，就是趙玉山出的題目。據說這題目一輩子做不完，最足以培養學術探討的耐久精神。他常雄糾糾地說：「發見一個誤字的價值並不亞於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哥倫布是否也認爲發見新大陸並不亞於發見誤字，聽者無法去問，只好點頭和趙玉山同意。此人沈默寡言，沒有多少趣味。但他曾爲李太太犧牲一頭頭髮，所以有資格做李家的慣客。他跟他的年輕太太，不甚相得。這位太太喜歡熱鬧，神經健全得好像沒有的。她日常生活，都要聲音做背景；留聲機和無線電，成天交替地開著，這已經够使趙玉山頭痛。誰知她看慣了電影；銀幕上的男女每到愛情圓滿接吻時，海陸空中會飄來仙樂助興，所以她堅持臥室裏有時必須開無線電，不管是耶穌誕夜，電臺廣播的大半是讚美詩，或是國慶日的晚上，廣播的是卿雲歌。可憐她先生幾乎害神經衰弱症。他們初到北平時，李氏夫婦曾請過午飯。趙太太一見李太太，心裏便厭她風頭健，能把一切男人呼來喚去。吃完

飯，大家都稱讚今天菜好，歸功於廚子的藝術和建侯的提調。建侯道：「諸位別先誇獎！今天有趙太太，她在大學家政系得學位的，是烹飪的權威，該請她批評。」趙太太放不過這個掃李太太面子的好機會，記得家政學講義裏一條原則，便居之不疑地說，菜的口味是好極了，只是顏色太單調些，因為清蒸的多，不夠紅白調勻。那時候是五月中旬，可是趙太太講話後，全席的人都私下抽口冷氣。趙玉山知道他太太的話，無字不誤，只沒法來勘正。李太太像是打趣的說：「下次飯菜先送到美容院去化了裝，塗脂擦粉，再請趙太太。」陳俠君哈哈大笑道：「乾脆借我畫畫的顏色盆供在飯桌上得啦。」趙太太因為講錯了話，慚憤得要哭出來。到席散回家，趙太太在路上忽然想起李太太本身就是美容醫院的產品，當時該說這句話來堵愛默的嘴：「美容院還不够，該送到美容醫院去。」只恨自己見事太遲，吃了眼前虧。從此她和李家結下深仇，不許丈夫去，丈夫偏不聽話，她就冤枉他看上了愛默。有一次夫婦倆又爲這事吵嘴，那天玉山纔理過髮，她硬說他油頭粉面要去獻媚李太太，使性子咬了橡皮糖吐在玉山頭上。結果玉山惟有剃光頭髮，偏是深秋天氣，沒有藉口，他只好說頭髮長了要多消耗頭皮上的血液，減少思想效率。他沒料到，把這個作藉口，他別想再留長頭髮了。李太太知道他

夫人爲自己跟他反目，請他來家吃飯和喝茶的次數愈多。外面謠言紛紜，或說他剃髮是跟太太鬧翻了，要做和尚，或說他愛李太太絕了望，想出家。陸伯麟曾說他該把剃下來的頭髮數一數，也許中國書裏的誤字恰是這個數目，省得再去統計。他睜大了眼說：「伯老，你別開頑笑！發現一個錯字跟發現一個新大陸同樣的重要……」

舉動斯文的曹世昌，講話細聲細氣嫵媚可愛，隔壁聽來，頗足使人誤會而心醉。但是當了面聽一個男人那樣軟膩膩的講話，好多人不耐煩，恨不得把他像無線電收音機似的撥一下，放大他的聲音。這位溫文的書生偏愛在作品裏給讀者以野蠻的印象，彷彿自己兼有原人的天真和超人的利害。他過去的生涯布滿了神祕性。假使他說話可信，那末他什麼事都幹過。他在本鄉落草做過土匪，後來又吃糧當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弟兄，也曾登臺唱戲，在大飯店裏充侍者，還有其他富於浪漫性的流浪經驗，講來都能使過慣家庭和學校生活的青年搖頭歎氣說：「真看不出他！」他寫自己幹這些營生好像比真去幹它們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論理有那麼多奇趣橫生的回憶，他該寫本自傳，一股腦兒放進去。可是他聰明得很，只東鱗西爪寫了些帶自傳性的小說，也許因爲真寫起自傳來，三十多歲時期裏，安



一眼瞧見，你會立刻局促不安，提心弔膽，想適纔是否做了傻事，還是瓜皮帽結子上給人掛了紙條子或西裝袴子上鈕扣沒扣好。眼睛具這樣特徵的人，有兩條路好走：或者做眼科醫生，爲矯正自己這種眼病，發願救除世界上一切眼病；或者，瞽眼之外，配上一個巧笑，在街頭路口看女人，飛眼，幹些剪徑戀愛。傅聚卿卻是位批評家。他老子有位名士朋友，一天對他老子說：「我每次碰見你們世兄，就想起何義門批的書，像是眼高一切，其實只看到些小處來損人。你們世兄的眼睛頗有那種風味。」傅聚卿也不知道何義門是什麼人，聽說是蘇州人批書的，想來是金聖歎一流人物，不過從此相信自己的面貌至少適合於做批評家。在學文科三年級時，指定參考書裏有英國蒲伯 (Pope) 的詩。他讀到罵冷眼旁觀報 (Spectator) 編者愛迪生的名句，說他擅長睨視 (leer) 和藐視 (sneer)，又讀到那形容「批眼」(The Critic Eye) 的一節，心中大喜。從此他一言一動，都求跟自己眼睛的風度調和一貫，寫文章的語氣，也好像字裏行間包含著藐視。他知道全世界以英國人最爲眼高於頂，而愛迪生母校牛津大學的學生眼睛更高於高帽子頂，可以平視帝皇。他在英國住過幾年，對人生一發傲睨，議論愈高不可攀；甚至你感到他的書不宜平攤桌上，低頭閱覽的，該設法黏它在屋頂天花板上，像去羅馬雪

斯丁教堂 (Sistine Chapel) 裏賞鑑米蓋郎琪羅 (Michelangelo) 的名畫一樣，擡頭仰面不怕頸子酸痛的看，纔襯託得出他的高論來。初回國時，他險的失去了他眼睛的本領。一個新發財的上海商人，覺得家裏從汽車到哈吧狗，什麼洋貨都有了，就缺一位够洋味兒的人，有心養個留學生玩兒，要把獨生的女公子招贅聚卿。這位小姐逼聚卿去請教醫生，配眼鏡來改正他的眼睛。聚卿想妻財兩得，不失爲撈回留學本錢的一法，所以也肯服從。不過，戴了兩三天眼鏡，他忍不住抗議，說這藐視和睨視的習慣，決定了他人生的方向和理想，一旦改革掉，他十年來的努力便算白費，他又要徬徨在十字街頭，另找生命的歸宿。眼睛的改正是小事，但結果得把身心全部改造了來適應，這太不值得，寧可不結婚的。此事也擡高了傅聚卿的聲望。他在英國學會板著臉，愛理不理的表情，所以在公共集會上，假使他傍邊坐的是男人，陌生人會猜想是他兄弟，要是女人呢，便疑心是他太太，否則他決不會那樣冷淡不瞅係的。他也抽煙斗，據他說這是受過牛津或劍橋教育的特色。袁友春雖冷笑過：「別聽他擺架子吹牛，算他到過英國！誰愛抽煙斗就抽！」可是心上不知怎樣總憎嫌著傅聚卿，好像自己只能算「私吸洋煙」，而聚卿借得安南鴉片鋪的招牌上的字眼：「公煙」。

客人有的看錶，有的問主人：「今天想還有俠君？」李太太對建侯說：「我們再等他十分鐘，他老是這脾氣！」假使頤谷是個多心眼的人，他該明白已到的客人和主人恰是十位，加上陳俠君便是十一位，這個不乾不淨拖泥帶水的數目，表示有一位客是臨時添入的，原來沒他的分兒。可是頤谷忙著想旁的事，沒工夫顧到這些。他還沒脫以貌取人的成見，覺得這些追求真、善、美的名人，本身也應有真、善、美的氣息，彷彿屠夫長一身肥肉，珠寶商戴著兩三個大戒指。想不到都那樣碌碌無奇，他們的名氣跟他們的儀表成爲含有諷刺性的對照。沒有女客，那倒無足惋惜。頤谷從學校裏知道，愛好文藝和學問的女學生大多充不得美人的樣品的。平常女人虛心，信不過自己的身體，肯委曲求助於化妝品和衣服。有文化興趣的女人好像欠缺這種謙德，常是孝思不匱，對父母生就的容貌膚髮，只恭恭敬敬地維持原狀，除非加上一付金絲或玳瑁邊近視眼鏡。所以今天這種智識分子的聚會上，有女客也決不會中看，只能襯出女主人的美貌。從容觀察起來，李太太確長得好。嘉寶式的長頭髮，披在後面，跟她肩背腰身的輪廓，調和一氣，不像許多女人的頭髮自成局面，跟身體外線呼應湊合不來。是三十歲左右的太太了，俏麗漸漸豐滿化，不久將轉爲富麗。因爲皮膚暗，她臉上宜於那樣

濃妝。因爲眼睛和牙齒都好，而顴骨稍嫌顯著，她臉宜笑，宜說話，宜靈動。李太太深有自知之明，不像有些女孩子，恨不得有個身外身，看自己睡著時的甜蜜可愛樣兒。她不願想自己洗去脂粉，擦上冷霜 (cold cream)，爲睡眠所沈滯著的臉。頤谷此時見到的，正是她最可愛的方面。她雖然常開口，可是並不多說，一點頭，一笑，插進一兩句，回頭又跟另一個人講話。她並不是賣弄才情的女人，只愛操縱這許多人的友誼，好像變戲法的人，有本領或拋或接，兩手同時分顧到七八個在空中的碟子。頤谷私下奇怪，何以來的人都近四十歲，久已成名，沒有跟自己年齡相差不遠的人。他了解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來，是他們現在惟一經濟，保險的浪漫關係，不會出亂子，不會鬧笑話，不要花錢，而得了心靈上的安慰，有個逃避家庭的去處。建侯並不對他們猜忌，可是他們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點上合作：李太太對某一個後起新進感到興趣，他們便異口同聲講巧妙中聽的壞話。他們對外賣弄跟李家如何交情，同時又不許任何新人跟李家有同等的交情。這樣，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卽了。其實他們並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習慣，相與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喚得動，把握得住，她也懶得費心機更培養新習慣。只有這時候來的陳俠君比較上得她親信。

理由是陳俠君最閒著沒事做，常能到李家來走動。他曾在法國學過畫，可是他不必靠此爲生。他嘗說，世界上資本家以外，跟無產階級的勞工們對峙的還有一種無業階級，家有遺產，不事正業的公子哥兒。他勉強算屬於這個階級。他最初回國到上海，頗想努力振作，把繪畫作爲職業。誰知道上海這地方，什麼東西都愛洋貨，就是洋畫沒人過問。洋式布置的屋子裏掛的還是中堂，條幅，橫披之類。他的大伯父是有名國畫家，不懂透視，不會寫生；除掉「外國墳山」和自來水，也沒見過名山秀水，只憑祖傳的收藏和日本珂羅版南畫集，今天畫幅山水「仿大癡筆意」，明天畫幅樹石「曾見雲林有此」，生意忙得不可開交。這把有藝術良心的陳俠君氣壞了。他伯父有天跟他說：「我的好姪兒呀，你這條路走錯了！洋畫我不懂，可是總比不上我們古畫的氣韻，並且不像中國畫那樣用意高雅。譬如大前天一個銀行經理求我爲他銀行裏會客室畫幅中堂，你們學洋畫的人想該怎樣畫法，要切著銀行，要口彩好，又不能太露骨。」俠君想不出來，只好搖頭。他伯父呵呵大笑，攤開紙捲道：「瞧我畫的！」畫的是一棵荔枝樹，結滿了大大小小的荔枝，上面寫著：「一本萬利圖。臨羅兩峯本。」俠君看了又氣又笑。他伯父又問「幸福圖」怎樣畫法，俠君以爲他真的請教自己，便源源本本告訴他

在西洋神話裏，幸福神（Fortuna）是個眼蒙布帶腳踏飛輪的女人。他伯父拈鬚微哂，又攤開一捲紙，畫著一株杏花，五隻蝙蝠，題字道：「杏蝠者，幸福諧音也。自我作古，庶幾舊解出新意矣。」俠君只有佩服。他伯父還有許多女弟子，大半是富商大賈的外室；這些富商大賈白天忙著賺錢，怕小公館裏的情婦長日無聊，要動邪念，便叫她學習些本領消遣，最理想的當然是中國畫，可以賣弄而難學。並且，拜門學畫的先生，不比旁的教師，必須有名兒的，這也掙得面子，何況中國畫的名家十九上了年紀，不會引誘女人，可以安心交託呢？俠君年紀尚輕，又是酒色國家的留學生，人家先防他三分，至於學洋畫聽說專畫模特兒，難保不也畫紅樓夢裏傻大姐所說的「妖精打架」，這還了得！所以有外寵的富商大賈沒人敢請教。俠君滿肚子不合時宜，甚至看見馬路上行人給汽車撞死了，會發牢騷說，這枉死鬼還有幾分鐘成爲一大堆人注意的中心，自己遠不如他。到北平後，志同道合的朋友多了，他漸漸恢復自尊心，然而初回國時那股勁兒再也鼓不起了。因爲他懶得什麼事都不幹，人家以爲他上了勁什麼事都能幹。不知不覺中他也成名人。他只有談話不懶，晚上睡著了還要說夢話。他最擅長跟女人講話。他知道女人不喜歡男人對她們太尊敬，所以他帶玩弄的恭維，帶冒犯的迎合，務

使女人彷彿有調情時男人擰她臉頰的感覺。譬如上月李太太做生日，她已到願意人記得她生日而不願意人知道她生年的時期，當然對客人說自己老了，大家都抗議說：「不老！不老！」只有陳俠君說：「快該老了！否則年輕的姑娘們都給您比下去了，再沒有出頭的日子啦！」

客人齊了，用人送茶點上來。李太太叫頤谷坐在旁邊，爲自己倒第一杯茶後便爲他倒，問他要幾塊糖，頤谷客氣地躊躇說：「不要糖。」李太太注視著他微笑低聲說：「別又像方纔否認你學校裏有女學生，這用不到客套！不攔糖，這茶不好喝。我乾脆不問你，跟你加了牛奶。」頤谷感謝天，這時候大家都忙著談話，沒人注意到自己的窘態，同時李太太的笑和眼睛的表情，使他心裏忽然快樂得作痛，彷彿受了燙想閃開的感覺。他機械地把匙調著茶，好一會沒聽見旁人在講什麼。

建侯道：「俠君，你來的時候耳朵燒沒有？我們都在罵你。」

陳俠君道：「咱們背後誰不罵誰——」

愛默插嘴說：「我可沒罵過誰。」

俠君左手按在胸口，坐著向愛默深深彎背道：「我從沒罵過你。」回頭向建

侯問：「罵我些什麼呢？何妨講來聽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馬用中喝完茶還得上報館做稿子，便搶著說：「罵你臭架子，每次存了心遲到，耽誤大家的時間，恭候你一個人。」

袁友春說：「大家說你這藝術家的習氣是在法國拉丁區坐咖啡館學來的，說法國人根本沒有時間觀念，所以『時間即金錢』那句話還得向英文去借。我可見解不同，我想你生來這遲到的脾氣，不，沒生出來就有這脾氣，你一定十月滿足了還賴著不肯出世的。」

大家都笑了。陳俠君還沒回答，傅聚卿冷冷的說：「這幽默太笨重了，到肉鋪子裏去稱一下，怕斤兩不小。」

袁友春臉上微紅，睜眼看傅聚卿道：「英國人用磅做單位的，不講斤兩，你露出冒牌英國人的馬腳來了。」

陳俠君喝著茶說：「可惜！可惜！這樣好茶給你們潤了嗓子來吵嘴，真冤哪！我今天可不是故意累你們等，方纔送一個朋友全家上車回南邊去，所以來遲了。這兩天風聲又緊起來，好多人想搬家離開這兒。老馬，你看，這仗會打不會打？你消息該比我們靈通囉。」

曹世昌涵意深微的說：「這該看他的社論；國家大事，私人訪問，恕不答復。」幾張嘴同說：「爲了讀他的社論，看不出所以然，所以要問他。」頤谷也覺得這關係切身利害，只等馬用中吃完了「三明治」好講話。李太太說：「是呀！我亦得有個準備。北平真危險的話，只有把上海出租的房子要回來，建侯得先跑南邊去料理了。可是三年前的夏天，比現在緊張多呢！日本飛機在頭上轉，大家都搶著回南，平滬特快車頭二等的走廊裏站滿了乘客，三等車裏擠得一晚上轉身不得，什麼笑話都有。到後來，大事化爲無事，去的人又回來，白忙了一趟。這幾年來，我們受慣了虛驚，也許什麼事兒沒有。用中，你瞧怎樣？」

馬用中好像沒忘記生理衛生關於澱粉應在嘴裏消化的教訓，仔細咀嚼麵包，吃完了掏出手帕拂去麵包屑，縐著眉頭說：「這事很難肯定地說……」

李太太使性說：「那不行！你非講不可。」傅聚卿道：「爲什麼這樣吞吞吐吐？何妨把你自己的眼光來決斷一下。老實告訴你，老馬，我就從來沒把你的話作準；反正又不是作社論，你不負什麼責。要知道禍福吉凶，我們自會去求籤卜卦，請教擺測字攤的人，不會根據你政論家的話來行動。」

馬用中只當沒聽見，對李太太說：「我想戰事暫時不會起。第一 我們還沒

充分準備，第二，我得到消息，假使日本跟我們開戰，俄國也許要乘機動手，這消息的來源我不能公布，反正是頂可靠的。第三，英美爲保護遠東利益，不會坐視日本侵略中國，我知道它們跟我們當局有實際援助的默契。日本怕俄國，也不能不顧忌到英美，決不敢真幹起來。第四，我們政府跟希脫勒墨沙里尼最友善，德國和意國跟我們同情，斷不至幫了日本去牽制英美。所以，我的觀察，兩三年內還不會有戰爭。可是，天下常有意料不到的事。」

李太太恨道：「你這人真討厭！聽了你一大堆話，剛有些高興，又來那麼洩氣的一句！」馬用中抱歉地傻笑，彷彿戰事意外發生都是他失察之咎。曹世昌問：「那麼，當前的緊張局面怎樣了呢？」

袁友春鄙夷地說：「哼！還有什麼？我們只能讓步。」

馬用中態度嚴重，說：「我們只有忍耐著，暫時讓步。」

「那可糟啦！」建侯說，頤谷心裏應聲著他。

「不讓步事情更糟，」傅聚卿陸伯麟同時說。

陳俠君道：「讓步！讓步！讓到什麼時候得了？大不了亡國，倒不如乾脆跟日本拚個你死我活。老實講，北平也不值得留戀了。在這種委曲苟安的空氣裏，

我們一天增進亡國順民的程度，我就受不了！只有打！」說時拍著桌子，表示他的言行一致，好像證明該這樣打日本人的。坐在他右面的趙玉山嚇得直跳起來，把茶都潑在衣服上。

李太太笑道：「瞧你這傻勁兒！小心別打破我的茶杯。『打！』你肯上前線去打麼？」

俠君正在向玉山道歉說：「都是我不好！回頭你太太又該借這茶漬跟你吵了，」聽見這話，回臉過來說：「我不肯，我不能，而且我不敢。我是懦夫，我怕炮火。」

建侯聳了聳肩，對大家做個眼色。傅聚卿說：「你肯承認自己懦弱，這就是最大的勇氣。這個年頭兒，誰都不敢講自己怕打仗。敢這樣坦白講的，你還是第一個。有些人把他們的畏縮掩飾成爲政策，說維持和平，又說暫時妥協，不可輕舉妄動，意氣用事。有些人高喊著抗戰，只希望虛聲奪人，把吶喊來嚇退日本，心上並不願意，也並不相信這戰事真能發生。千句併一句說，大家都膽小得要裝勇敢，就沒人有膽量敢誠實地懦弱。可是你自己怕打仗，又主張打仗，這未免有些矛盾。」

俠君把牛奶倒在茶碟裏，呼淘氣來舐，撫摩著淘氣的毛，回答說：「這並不矛盾。這正是中國人傳統的心理，這也是貓的心理。我們一向說：『善戰者服上刑』，『佳兵不祥』，但是也說：『不得已而用兵』。怕打仗，躲避打仗，無可躲避了就打。沒打的時候怕死，到打的時候怕得忘了死。我中國學問根柢不深，記不起古代什麼一位名將說過，士兵的勇氣都從畏懼裏出來，怕敵人，但是更怕自己的統帥，所以只有努力向前殺敵。譬如在家畜裏貓最膽小，可是我們只看見小孩子給家裏養的貓抓破了皮，從沒見過家裏養的狗會咬痛小孩子。你把不滿一歲的小孩子或小狗跟小貓比一下，就明白貓跟其他兩種四足家畜的不同。你對小孩子恐嚇，裝樣子要打它，它就哭了。你對小狗這樣，它一定四脚朝天，擺動兩個前爪，彷彿搖手請你別打，身子左右滾著。只有小貓，愈害怕態度愈凶，小鬍子根根挺直，小腳爪的肌肉像張滿未發的弓弦，準備跟你拚命。可是貓遠不如狗的勇敢，這大家都知道。所以，怕打仗跟能打仗並不像聚卿所想那樣的矛盾。」

袁友春覺得這段議論頗可留到自己講中國人特性的文章裏去用，所以一聲不響，好像沒聽見。陸伯麟道：「我從沒想到俠君會演說。今天的事大可編個小說回目：『拍桌子，陳俠君慷慨宣言；翻茶杯，趙玉山淋漓生氣』，或者：『陳俠

君自比小貓；趙玉山妻如老虎。」大家都笑說陸伯麟「缺德」，趙玉山搖頭道：「胡說！不通！」

曹世昌說：「我沒有陳先生的氣魄，不過，我們智識分子有我們對國家的職責。我們能力所及，該趕快去做。我想我們應當喚起國際的同情，先博得輿論的援助，對日本人無信義的行爲加以制裁。這種非官方的國外宣傳你們精通外國文的人更應該做。袁先生在這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績，傅先生您亦何妨來一下？今年春天在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已經引起全世界文化人士對中國的注意，這是最好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打鐵趁它熱——假使不熱，我們打得它發熱。」這幾句話講得頤谷心悅誠服，想曹世昌畢竟有道理。

傅聚卿道：「你太瞧得起我了，這事只有友春能幹。可是，你把外國的同情也看得過高，同情不過是情感上的奢華，全不切實際。譬如我們跟玉山很同情，我們誰肯出力幫他去制服他太太。我們親眼看見陳俠君害他潑了一身茶，陸伯老講話損他，我們爲他抱不平沒有？外國人知道切身利益有關，自然會來援助。並且現代的輿論並非中國傳統所謂清議。在獨裁的國家裏，政府的意旨左右報紙的輿論，絕不是報紙來左右政府，民治國家像英國罷，全國的報紙都操縱在一兩個

報閱的手裏，這種報閱不是有頭腦的智識分子，不過靠報紙來發財擴充勢力的野心資本家，那裏會主持什麼公道？至於倫敦畫展呢，讓我告訴你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有位英國朋友寫信給我說，從前歐洲一般人對日本藝術開始感覺興趣，是因為日俄之戰，日本人打了勝仗，現前斷定中日開戰，中國定打敗仗，所以忽然對中國藝術發生好奇心，好比大房子要換主人了，鄰居就會去探望。」

陸伯麟打個呵欠道：「這些話都不必談。反正中國爭不來氣，要依賴傍人。跟日本妥協，受英美保護，不過是半斤跟八兩。我就不明白這裏面有什麼不同。要說是國恥，兩者都是國恥。日本人誠然來意不善，英美人的存心何嘗不想利用中國。我倒寧可傾向日本，至少還是同種，文化上也多相同之點。我知道我說這句話要挨人罵的。」

陳俠君道：「這地道是『日本通』的話。平時的日本通，到戰事發生，好些該把名稱倒過來，變成『通日本』，——伯老，得罪得罪！冒犯了你，我們湖南人講話粗魯，不知忌諱慣的。」後面這幾句話因為陸伯麟氣得臉色翻白，撚鬚子的手都抖著。中國各地只有兩廣人，湖南人，勉強湊上山東人，這四省可以雄糾糾地對人說：「我們什麼地方人只有這樣」，他們的生長地點宛如一個辯論的理

由，挑戰的口號。陸伯麟是滬杭寧鐵路線上的土著，他的故鄉叫不響；只有傍人背後借他的籍貫來罵他，來解釋或原諒他的習性，在吵架時自己的籍貫長不了聲勢的。所以他一時上竟想不出話抵敵陳俠君的「我們湖南人」，並且剛預言過自己已要挨罵，現在預言居然中了，還怨什麼？

鄭須溪趕快撇開論點說：「從政治的立場來看，我們是否該開戰，我不敢決定。我爲了多開口，也已經挨了青年人的罵。但是從超政治的觀點來講，戰爭也許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需要，一個大規模的，不退縮的戰爭。它可以刺激起我們這民族潛伏著久未作用的美德，幫我們恢復精神的健康和國家的自尊心。當然，痛苦是免不了的，死傷，恐怖，流離，飢荒，以及一切伊班涅茨（Ibáñez）的『四騎士』所能帶來的災禍。但這些都是戰爭歷程中應有的事，在整個光榮壯烈的英雄氣魄裏，局部的痛苦得了補償。人生原是這樣，從醜惡裏提煉出美和善。就像桌子上新鮮的奶，潔白的糖，香烈的茶，精緻的點心，這些好東西吃進去後，到我們腸胃裏經過生理化學作用變質變形，那種爛糊的狀態，簡直憐得不堪想像，想起來也該替這些又香又甜的好東西傷心叫屈。可是非有這樣憐的歷程，肉體怎會美和健康？我——」

李太太截斷他道：「你講得叫人要反胃了！我們女人不受聽這種拐彎抹角的議論。人生有許多可恨可厭，全不合理的事，無法避免。假如戰爭免不了，你犯不著找深奧的理由，證明它合理，證明它好。你爲戰爭找道理，並不能擡高戰爭，反而褻瀆了道理，使聽者對一切真理發生猜疑，覺得也許又是強辯飾非。我們必需幹的事，不一定就是好事。你那種說法，近乎自己騙自己，我不贊成。」頤谷聽得出了神，注視著愛默講話時的側面，眼睛像兩星晶瑩的火，燃燒著驚奇和羨慕。陳俠君瞧見他這樣子，微笑向愛默做個鬼臉，愛默便回頭看頤谷，頤谷羞得低下頭去，手指把麵包捻成一個個小丸子。陳俠君不放鬆的問：「這位先生貴姓？適纔來遲，荒唐得很，沒有請教。」頤谷感到十雙眼睛的光烘得自己兩臉發燒，心裏恨陳俠君要一刀殺死他，同時聽見自己的聲音回答：「敝姓齊。」建侯說：「我忘掉跟你介紹，這位齊先生是幫我整理材料的，人聰明得了不得。」「唔！」這是陳俠君的回答。假使世間有天從人願那一回事，陳俠君這時候臉上該又燙又辣，像給頤谷打了耳光的感覺。

「你倒沒有聘個女——女祕書？」袁友春問建侯。他本要說「女書記」，忽然想到這稱呼太直率，做書記的頤谷聽了也許刺耳，所以忙改口尊稱，同時心裏

佩服自己的機警周到。

曹世昌道：「這何用問！太太肯批准麼？並且女書記怕幫不了多少忙。」

李太太說：「這還像句話說。隨他用一屋子的女書記，我管不著，別扯到我身上，建侯，對不對？」建侯油膩膩的傻笑。

袁友春道：「像建侯纔可以安全地用女書記，保沒有引誘良家少女的危險。家裏放著愛默這樣美的太太，他眼睛看高了，要他垂青可不容易。」

陳俠君瞧建侯一眼道：「他要引誘，怕也沒這膽量。」

建侯按住惱怒，強笑道：「你知道我沒膽量？」

俠君大叫道：「這簡直大逆不道！愛默，你聽見沒有？快把你們先生看管起來。」

愛默笑道：「有人愛上建侯，那最好沒有。這證明我挑丈夫的眼光不錯，旁人也自有目共賞。我該得意，決不吃『忌諱』。」

愛默話雖漂亮，其實文不對題；因為陳俠君講建侯要看中旁的女人，並非講傍的女人看中建侯。但也沒人矯正她。陳俠君繼續說：「建侯膽量也許有，胃口一定不夠。咱們人到中年，只要食色兩個基本慾望裏任何一個還強，不會就死。」

這兩種慾望有彼此相通之點；根據一個人飲食的嗜好，我們往往可以推出他戀愛時的脾氣——」

陸伯麟眼睛釘在面前的茶杯上，彷彿對自己的鬍子說：「愛默剛纔講她自己決不撚酸吃醋，可是她愛吃醋溜魚，哼！」建侯道：「這話對！俠君專門胡說八道，好像他什麼都知道的！」

俠君不理會陸伯麟，把頭打著圈兒對建侯說：「因為她愛吃醋溜魚，所以我斷定她也會吃醋。您小心著，別太樂！」

李太太笑道：「這真是信口開河！好罷，好罷！算我是醋瓶兒，醋罐兒，你講下去。」

俠君像皮球給人刺過一針，走漏了氣，懶懶地說：「也沒什麼可講。建侯吃菜的胃口不好，想來他在戀愛上也不是貪多的人。」

「而且一定也精益求精，像他對烹調一樣，沒有多少女人夠得上他的審美標準，」傳聚卿說。建侯聽著，洋洋得意。

「此話大錯特錯，」俠君忍不住說：「最能得男人愛的並不是美人。我們該提心弔膽防備的倒是相貌平常，中等姿色的女人。見了有名的美人，我們只能仰

慕她，不敢愛她。我們這種未老已醜的臭男人自慚形穢，知道沒希望，決不做癩蝦蟆吃天鵝肉的夢。她的美貌增進她跟我們心理上的距離，彷彿是危險記號，使我們膽怯，害怕，不敢接近。就是我們愛她，我們好比敢死冒險的勇士，抱有明知故犯的心思。反過來，我們碰見普通女人，至多覺得她長得還不討厭，來往的時候全不放在眼裏，嚇！忽然一天發現自己糊裏糊塗的愛上了她，不知什麼時候她在我們心裏做了小窩。這真叫戀愛得不明不白，戀愛得冤枉。美人像敵人的正規軍隊；你知道戒懼，即使打敗了，也有個交代。平常女子像這次西班牙內戰裏弗朗哥的『第五縱隊』，做間諜工作，把你顛倒了，你還沒知道。像我們家裏的太太，或其他我們愛過的女人，一個都算不得美，可是我們當初求愛的時候，也曾為她們睡不著，吃不下——這位齊先生年紀雖輕，想來也飽有經驗？哈哈！」

頤谷聽著俠君前面一段議論，不由自主的佩服他觀察得入情入理，不提防他會問自己，窘到啼笑皆非，只有漲紅了臉，對陳俠君的厭恨復活起來。

李太太忙說：「俠君，你這人真討厭——齊先生，別理他。」

袁友春道：「俠君，你適纔講我們的太太不美，這『我們』裏面有沒有建侯？」

曹世昌趙玉山都和著他。

李太太笑道：「這不用問，當然有他。我也是『未老先醜』，現在已老更醜。」
使君慌的縮了頭，手抓著後腦，做個鬼臉。陸伯麟都忍不住笑了。

馬用中說：「你們說話都不正經。我報館裏有兩個女職員做事都很細心認真。玉山，你所裏好像也有女研究員？」

趙玉山道：「我們有三個，都很好。像我們這研究所，一般年輕女人會覺得沈悶枯燥，斷不肯來。我的經驗是，在大學專修自然科學，中國文學，歷史地理的女學生，都比較老實認真。只有讀西洋文學的女學生最要不得，滿腦子的浪漫思想，什麼都不會，外國文也沒讀通，可是動不動要了解人生，要做女作家，要做外交家太太去招待洋人，頂不安分。從前聚卿曾介紹這樣一個到我們所裏來，好容易我把她攆走了，聚卿還怪著我呢。」

傅聚卿說：「我不怪你旁的，我怪你頭腦頑固，胸襟狹小，容不下人。」

鄭須溪道：「這話不錯。玉山該留她下來，也許你們所裏的學術空氣能把她潛移默化，使她漸漸跟環境適合，豈不成全一個人才？」

陸伯麟笑說：「我想起一樁笑話。十幾年前，我家還在南邊。有個春天，我陪內人到普陀山去燒香，就住在寺院的客房裏。我看牀鋪的樣子，不甚放心，便

問和尚有沒有臭蟲。和尚擔保我沒有臭蟲，『就是有一兩個，佛門的臭蟲受了菩薩感應，不吃葷血；萬一真咬了人，阿彌陀佛，先生別弄死它，在菩薩清淨道場殺生有罪孽的。』好傢伙！那天我咬得一晚不能睡。後來纔知道真有人照和尚的話去做，有同去燒香的婆婆兩人，那婆婆捉到了臭蟲，便擱在她媳婦的牀上，算是放生積德，媳婦嚷出來，傳爲笑話。須溪講環境能感化性格，我想起和尚廟的吃素臭蟲來了。」大家都哈哈大笑。

鄭須溪笑完道：「伯老，你不要笑那和尚，他的話有一部分真理。臭蟲跟佛教程度差得太多了，陳俠君所謂『心理距離』相去太遠，所以不會受到感化。智力比較高的動物確能傳染著主人的脾氣，這一點生物學家和動物心理學家都承認。譬如主人愛說笑話，來的朋友們常常哈哈大笑，他養的狗處在這種環境裏，也會有幽默，常做出滑稽引人笑的舉動，有時竟能嘻開嘴學人的笑容。記得達爾文就觀察到狗能模仿人的幽默，我十幾年前看德國心理學家潑拉埃 (Preyer) 講兒童心理 (Die Seele des Kindes) 那部書裏，也提起這事。我說學術空氣能改變女人的性格，並非大帽子空話。」

陸伯麟道：「狗的笑容倒沒見過，回頭養條狗來試驗試驗。可是我聽了你的

科學證明，絕對跟你同意。我喜歡書，所以我家裏的耗子也受了主人的感化，對書有特別嗜好，常把我的書咬壞。和尚們也許偷偷吃肉，所以寺院裏的蝨子不戒葷腥。你的話對極了。」說完向李太太擠擠眼，彷彿要她注意自己諷刺的巧妙。

鄭須溪搖頭道：「你這老頭子簡直不可理喻。」袁友春道：「何必舉狗的例子呢？不現成有淘氣麼？你們細心瞧它動作時的腰身，婀娜剛健，有時真像愛默，尤其是它伸懶腰的姿態。它在李府上養得久了，看慣美麗女主人的榜樣，無形中也受了感化。」

李太太道：「我不知道該罵你，還是該謝你。」

陳俠君道：「他這話根本不對。淘氣在李家好多年了，不錯，可是它也有男主人哪！爲什麼它不模倣建侯？你們別笑，建侯又要誤會我挖苦他了。建侯若生在十六世紀的法國，他這身段的曲線美，不知該使多少女人傾倒羨慕，甘心不拿薪水當他的女書記呢！那時候的漂亮男女，都行得把肚子凸出(Panserous)，愈高愈妙，跟現代女人的束緊前面腹部而聳起後面臀部，正是相反。建侯算得古之美少年，也配得做淘氣的榜樣。所以我說老袁倒果爲因。並不是淘氣學愛默的姿態，是愛默參考淘氣的姿態，神而明之，自成一家。這話愛默聽了不會生氣的。」

傾國傾城，天字第一號外國美人是埃及女皇克來巴達 (Cleopatra)；埃及的古風是，女人愈像貓愈算得美。陸伯老不是也講過麼？明朝的宮闈裏，皇后妃嬪全愛養貓。在朋友們的太太裏，當然推愛默穿衣服最稱身，譬如我內人到冬天就像麻口袋盛滿了棒子麵，一股腦兒不成話說。只有你那合式樣兒，不像衣服配了身體做的，真像身體適應著衣服生長的。這不是學淘氣的一身皮毛麼？不成淘氣會學了你纔生皮長毛？」

愛默笑道：「小心建侯揍你！你專講廢話。」建侯把面前一塊 *Fountain* 給陳俠君道：「請你免開尊口，還是吃東西罷，省得嘴閒著又要亂講。」俠君真接了咬著，發上下古今的議論忽然給點心堵了嘴，正像老鷹看見地面上死兔子會收翼降下來吃，停止海闊天空的飛。

傅聚卿說：「我這時候在想俠君講的話，頗有道理。戀愛裏的確有『心理距離』，所以西洋的愛神專射冷箭。射箭當然需要適當的距離，紅心太逼近了箭射不出，太遠了箭射不到；地位懸殊的人固然不易相愛，而血統關係太親密的人也不易相愛。不過這距離不僅在心理方面。各位有這個經驗麼？有時一個女人遠看很美，頗值一愛，到走近了細瞧，纔知道全是假的，長得既不好看，而且化妝的

原料欠講究，化妝的技巧也沒到家。這種娘們存的什麼心，我真想不出。化那麼多的心思和工夫來打扮，結果只能站在十碼以外供人遠眺！是否希望男人老遠的已經深深地愛上她們，到走近看明了真相，後悔無及，只有將錯就錯愛她們到底？今天聽俠君的話，纔明白她們跟槍砲一樣，放射力有一定的距離。這種女人，我一天不知要碰見多少，我恨死了她們，覺得她們要騙我的愛，我險的上當。虧得我生在現代，中國風氣開通，有機會對她們仔細觀察，矯正一眼望去的幻覺。假使在古時候，關防嚴密，惟有望見女人憑著高樓的欄干，或者瞥見她打起驢車的簾子，可望而不可即，只好一見生情，倒煞費心機去追求她，那冤不冤！我想著都發抖。」說時傅聚卿打個寒噤。建侯笑得利害，不但嘴笑，整個矮胖的身體也前仰後合參加這笑。

陳俠君早吃完那塊糕，歎口氣說：「聚卿，你眼睛終是太高呀！我們上半世已過的人，假如此心不死，就不能那樣苛求。不但對相貌要放低標準，並且在情感方面也不宜責備求全。十年前我最瞧不起那些眼開眼閉的老頭子，明知他們的年輕姨太太背了自己胡鬧，裝傻不管。現在我漸漸了解他們的心理，跟他們同情。除非你容忍她們對旁人的愛，你別夢想她們會容忍你對她們的愛。我在巴黎讀書

的時候，跟一個科西嘉的女孩子很要好，後來發現她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要我也進教纔肯結婚，彷彿她就是教會招攬主顧的女招待，我只好把她甩了。我那時要女人全副精神愛我，整個心裏裝滿的是我，不許留一點點給任何人，上帝也是我的情敵，她該爲我放棄他，她對我的愛應當超越一切宗教的顧忌。可是現在呢？我安分了，沒有奢望了，假如有可愛的女人肯大發慈悲，賞賜我些剩餘的溫柔，我像乞丐獲得殘羹冷炙一樣感激得又悲又喜。她看我一眼，對我一笑，或臉一紅，我都記在心上，貯蓄著有好幾天的思量 and 回味。打仗？我們太老啦！可是還不够老，惟恐徵兵輪到我們。戀愛？我們太老啦！可是也不夠老，惟恐做情人輪不著我們！」

馬用中起身道：「俠君這番話又喪氣，又無恥。時候不早了，我先走一步。李太太，建侯，謝謝您，再會，再會。別送！齊先生，再見。」曹世昌也同時說俠君的議論「傷風敗俗」。建侯聽俠君講話，呆呆的像上了心事，直到馬用中叫他名字，纔忙站起來，和著愛默說：「不多坐一會兒麼？不送，不送。」頤谷掏出錶來，看時間不早，也想告辭，只希望大家都走，混在人堆裏七張八嘴中客氣一句便溜，免得向李氏夫婦個別道謝，跟餘客一一招呼。然而看他們都坐得頂舒

服的，不像就走；自己怕母親盼望，實在坐不住了，正盤算怎樣過這一重重告別的難關。李太太瞧見他看錶，便說：「時間還早啊，可是我不敢多留你。明兒見。」頤谷含糊地向李太太謝了幾句自己也不知道什麼話。因為他第一次來，建侯送他到大門。出客堂時建侯把門反手關上，頤谷聽見關不斷的裏面說笑的聲音，武斷地想他們說笑著自己，心裏的慚恨冒上來，臉更熱了。他此時彷彿浪漫青年服藥自殺，將死未死際的心理，已沒有力量來挽救，而還有剩餘的意識來懊悔自己離開這世界太快，怨恨其餘的人若無其事地活著，著急要知道而沒法知道他們對自己的行逕有什麼意見和批評。跳上了電車，他忽然記起李太太說：「明兒見」。仔細再想一想，把李太太對自己臨去時講的話從記憶裏提出來，揀淨理清，清清楚楚的「明兒見」三個字。並且這三個字還沒殭冷，李太太的語調還沒有散盡。「明」字說得滑溜，襯出「見」字語音的清朗和著重，不過著重得那麼輕鬆只好像說的時候在字面上點一下。那「兒」字隱躲在「明」字和「見」字聲音的夾縫裏，偷偷的帶過去。自己絲毫沒記錯。心制不住快活的跳，覺得明天這日子值得等待，值得盼望。頤谷笑容上臉，高興得容納不下，恨不得跟同車的乘客門親善攀談。對面坐的一個中年女人見頤谷笑容向著自己，誤會他用意，怒

目看了頤谷一眼，板著臉，別過頭去。頤谷蹣到一鼻子灰，莫明其妙，纔安靜下來。到了家，他母親當然問他李太太長得美不美。奇怪得很，他偏說李太太算不得美，皮膚不白啦，顴骨太高啦，更有其他什麼缺點啦。假如頤谷沒著愛默的迷，也許他會承認她俏麗動人；現在他似乎新有了一個祕密，這個祕密初來未慣，躲在他心裏，怕見生人，所以他說話也無意中合於外交和軍事上聲東擊西的掩護策略。他母親年輕結婚的時候，中國人還未發明戀愛；那時候有人來做媒，父母問到自己，自己中意那男人的話，只有紅臉低頭，一聲不響，至多說句「全憑爹媽作主」後飛快的跑回房裏去，這已算得女人家最深微淡遠的表情了，誰料到二三十年後，世情大變，她兒子一個男人心思也會那麼曲折！所以她只打趣兒子，說他看得好仔細，旁的沒講什麼。頤谷那天晚上做了好幾個顛倒混沌的夢，夢見不小心把茶撥在李太太衣服上，窘得無地自容，只好逃出了夢，醒過來，又夢見淘氣抓破自己的鼻子，陳俠君罵自己是貓身上的跳蚤，氣得正要回罵，夢又轉了彎，自己在撫摩淘氣的毛，忽然發現撫摩的是李太太的頭髮，醒來十分慚愧，想明天真無顏見李氏夫婦了！卻又偷偷的喜歡，瞞了良心，牛反芻似的把這夢追溫一遍。李太太自頤谷走後，並未放在心上。建侯送頤谷出去時，陳俠君道：「這

小孩子相貌倒是頂聰明的。愛默，他該做你的私人祕書，他一定死心塌地聽你使喚，他這年齡正是爲你發傻勁的時候。」愛默道：「怕建侯不肯。」曹世昌道：「俠君，你這人最要不得！你今天把那小孩子欺負的夠了。年輕人沒見過世面，怪可憐的。」俠君道：「誰欺負他？我看他睜大了眼驚奇的樣子，幼稚得可憐，所以跟他開玩笑，叫他別那麼緊張。」陸伯麟道：「你自以爲開玩笑，全不知輕重。怪不得建侯惱你。」大家也附和著他。說時，建侯進來。客人坐一會，也陸續散了。愛默那晚上睡到下半夜，在兩覺接筭處，半醒中無故想起日間頤谷對自己的表情和陳俠君的話，忽然感到說不出的興奮和刺慄，覺到自己還不是中年女人，翻身側向又睡著了。

明天，頤谷正在替建侯描寫怎樣他在紐約大旅館的高樓上望下去，電線，行人，車輛，擾得頭暈眼花，險的栽出窗子送命，愛默打門進來。看了他們一眼，又轉身像要出去，說：「你們忙著，我不來打攪你們，我沒有事。」建侯道：「我們也沒有事，你要不要看看我遊記的序？」愛默道：「好像你跟我講過這序文的大意了。好，我要等你第一章脫稿了，跟序一起看，專看序沒有意思。建侯，我想請頤谷寫大後天咱們請客的帖子，可不可以？」頤谷沒準備李太太爲自己的

名字去了外罩，上不帶姓，下不帶先生，好像初進按摩院的人沒料到侍女會爲自己脫衣服，覺得名字赤裸裸的不安。他慌忙中沒等建侯回答，就說：「可以，可以！就怕我字寫不好——」這句謙虛之詞頤谷說了算表示他從容自在，並非局促到語無倫次的。建侯不用說也答應。頤谷向愛默手中接過請客名單，把眼花足軟的建侯忘在紐約旅館第三十二層樓窗口，千鈞一髮，欲跌未跌的受著罪，自來替愛默寫帖子了。他爲建侯寫遊記，還滿肚子的委屈，而此時做這種瑣屑的抄姓名工作，倒虔誠得像唐人刺血寫佛經一樣。回家後他還追想著這小事，似乎這是愛默瞧得起自己的表示。第二天他爲愛默復了幾封不相干的信，第三天他代愛默看了一本作者贈送新出的小說，把故事撮要報告她，因爲明天有碰見這作者的可能。這些事並不費頤谷多少心力，然而使他午後回家的時候感到當天的生活異常飽滿，引得他對明天也有不敢希望的希望。他一向厭惡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忌妬比自己幸運的同學會消遣這時光，現在更以爲這一天半空閒得不應當，像嘴裏掉了一枚門牙，硬生生地留個缺口。李先生第二天已經稍微不高興，到第三天李太太給頤谷那本小說，限他下午報告，李先生覺得這不但截斷了游記寫作，並且像燒熱的刀判分豬油，還消耗了中午前那一段好時間，當天別指望頤谷再爲自

已工作了，氣得只不好意思當場發作。並且他有一種黯淡浮泛，未證實的害怕，怕愛默會把這個書記奪去。所以當愛默面，嘔氣似的對頤谷說：「你看你的小說，把稿子給我，我自己來寫。」愛默似笑非笑道：「就這樣急麼？你寫書不爭這一天半天，我明天得罪了人怎麼辦？你不要我管家事的話，這書我早看了。」頤谷這時候只知道愛默要自己効勞，全不聽出建侯話中用意，真把稿子交與建侯，建侯接過來，不作聲，臉色黃裏泛青。愛默看建侯一眼，向頤谷笑著道聲「費心」，出書房去了。頤谷坐下來看那小說，那書的作者也算晦氣！因為頤谷要借機會讓愛默知道自己眼光多麼敏銳，標準多麼高超，所以對那本書的故事和文筆不留情的挑眼兒。建侯對面前攤的稿子瞪著眼呆坐，也不動筆。平時總是他看錶叫頤谷回家吃飯的，今天直到老媽子出來問他要不要開飯，他纔對頤谷強笑點頭分付他走，看見他一刻不放鬆地帶了那本小說回家，心上不由自主的惱怒。建侯到飯廳裏，坐下來喝湯，一言不發，愛默也不講話。到底女人是創世以來久被壓迫的動物，忍耐心好，建侯先開口說：「請你以後別使喚我的書記，我有事給他做。你要找他辦那些瑣碎無聊的事，該留到下午等他幹完了正經。」

愛默「哼」了一聲，用英文說道：「你在跟我生氣，是不是？老媽子在旁邊，

好意思麼？吵嘴也得瞧什麼地方！剛纔當著你那寶貝書記的面，叫我下不去，現在好好的吃飯，又來找氣惱。吃飯的時候別動火，我勸你，回頭胃病又要發啦！總有那一天你把我也氣成胃病，你纔樂意。並且，今天有炸龍蝦，那東西不易消化。」那老媽子雖聽不懂英文，氣色是看得出的，肚子裏暗笑道：「你噤哩咕嚕可瞞不過我，我的好太太！」

飯吃完，夫婦到臥室裏，女用人把建侯睡午覺的被窩鋪好出去，建侯忍不住問愛默道：「我講的話，你聽見沒有？」

愛默坐在沙發裏，抽著煙道：「聽見！怎會不聽見？老媽子也聽見。你講話的聲音，天安門，海淀的人都聽得到，知道你在教訓老婆。」

建侯不願意戰事擴大，妨害自己的睡覺，便簡單地說：「聽見就好了。」

愛默看著她丈夫道：「可是你要我服從，那不成。我愛什麼時候使喚他，由得我。好一付丈夫架子！當著旁人面把我呼喝著！」

建侯覺得自己躺著吵架，形勢不利。牀是女人的地盤；只有女人懶在牀上見客談話，人地攸宜，相得益彰。男人躺在牀上，只像無險可守的軍隊，聲威上要挫減不少。建侯坐起來道：「這書記是我用的，該聽我支配。不許你叫他打雜

差，亦由得我。」

愛默扔掉香煙，嘴可以專用在相罵上，說：「只要你用他一天，我有事就要找到他。老實說，你給他做的工作比我叫他做的事更無聊。有本領寫書，自己動筆，不要找人。」

建侯氣得把手拍牀道：「好，好！我明天請他滾。乾脆大家沒書記用。」

愛默道：「你辭掉他，我會用他。我這許多雜事，倒不比你的游記——」

建侯道：「你忙，你爲什麼不另用個書記，要來侵佔我用的人呢？」

愛默道：「先生，可省爲什麼不省？我並不是無謂浪費的女人。並且，我什麼時候跟你分過家來？」

建侯道：「我倒希望咱們彼此界限分得清些。」

愛默立起來道：「建侯，你信嘴胡說，回頭別懊悔。你要分咱們就分。」

建侯知道自己話說重了，可是還倔強地說：「你別有意誤會，小題大做。」

愛默冷笑道：「我並不誤會。你老覺得人家把我比你瞧得起，心裏氣不過。」

前天聽了陳俠君的胡說，想另外找個女人相好。嚇！你放著心，我決不妨礙你的幸福。」

建侯軟弱地乾笑道：「哈哈！這不是借題發揮是什麼？對不住，我要睡了。」躺下去把被蒙著頭不響。愛默等他十五分鐘後頭伸出來，又說：「你去問姓齊的把那本小說要回來，我不用他代我看了。」

建侯道：「你不用假仁假義。我有事出去，不到書房。你要用齊頤谷，就隨你用罷。我以後也不寫什麼東西了。反正一切都是這樣，我的名分結果還是給你侵佔。譬如朋友們跟我交情淡，都跟你好；家裏的用人先忙著爲你，我的事反而擱後，我的命令抵不上你的方便。徼倖沒有小孩子，否則他們也像畜生和蠻人，只知道有母親，眼睛裏不認識我這老子。」李太太對養育兒女的態度，正像蘇俄官立打胎機關的標語：「第一次光顧我們歡迎，可是請您別再來。」但是婦科醫生嚴重警告她，不宜生產，所以小孩子一次也沒來投胎過。朋友們背後會說她這樣漂亮而無兒女，真是個「絕代佳人」。她此刻回答道：「說得好可憐！真是苦命丈夫哪！用人聽我的話，因爲我管家呀。誰愛管家？我煩得頭都痛了！從明天起，請你來管，好教用人來奉承你。講到朋友，那更笑話！爲什麼我嫁你以後，從前同學時的朋友一個都不來往了。你向我計較你的朋友，我向誰要我的朋友？再說，現在的朋友可不是咱們倆大家有的，分什麼跟我好，跟你不好？你這人真是小孩子氣。」

至於書記呢，這種時局今天不保明天，誰知道能用他多少時候？萬一我們搬家回南，總不能帶著他走呀。可是你就現在辭掉他，亦得送他一個月的薪水。我並不必需他，不過，你不寫東西亦犯不著就叫他走，有時可以差喚差喚。到一個月滿，看情形再說。這是我女人算小的話，我又忍不住多嘴討你厭了。反正以後一切歸你管，由你作主。」建侯聽他太太振振有詞，又只講自己「小孩子氣」，不好再吵，便搖手道：「此話別提，都是你對。咱們講和。」愛默道：「你只要說聲『講和』好容易！我假如作你的準，早散伙了，」說著出去了，不理會建侯伸出待她拉的手。建侯一個人躺著，想明明是她不好，自己理長，何以吵了幾句，反而詞窮理屈，倒像冤枉了他，向她賠罪，還受她冷落。他愈想愈替自己不平。

以後這四五天，建侯不大進書房，成天在外面跑，不知忙些什麼，甚至有一兩次晚上的應酬，亦不能陪愛默同去。可是頤谷的工作並不減少。建侯並不告訴他游記已經放棄，仍然惡意的不讓他閒，分付他摘譯材料，說等將來整理。愛默也常來叫他做些代筆的事，並且每坐著閒談一會。頤谷沒有姊妹，家裏窮不常有親戚來往，母親寡居只有他一個兒子，管束得特別嚴緊，所以他進了大學一年從沒敢跟女學生談過話。譬如香檳酒或汽水，瓶口儘管塞得緊，然而映著日光，我

們看得見瓶子裏氣泡在浮動。頤谷表面上雖然拘謹，心裏早蠢攪著無主招領的愛情。一個十八九歲沒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往往心裏藏的女人抵得上皇帝三十六宮的數目，心裏的污穢有時過於公共廁所。而同時他對戀愛會抱極崇高的觀念，他希望找到一個女人能跟自己心靈契合，有親密而純潔的關係，把生理的衝動推得遠遠的，裹了重重的文飾，不許它露出本來面目。他知道一切戀愛的終點是什麼，可是他不肯承認自己的戀愛跟一般人相同：「我對傍的女人要求的也許不過怎麼一回事，但對『她』決不是這樣，」他會對自己如此分辯。頤谷正在這個時期裏。跟愛默接觸以後，他的泛濫求歸宿的情感漸漸收聚在一處，而對於一個毫無戀愛經驗的男孩子，中年婦人的成熟的姿媚，正像暮春天氣或鴨絨褥子一樣泥得人軟軟的清醒不來，反嫌女孩子們新鮮裏不免帶著生硬。戀愛的對象祇是生命的利用品，所以年輕時癡心愛上的第一個人總是比自己年長，因為年輕人自身要成熟，無意中挑有經驗的對象，而年老時發瘋愛上的總是比自己年輕，因為老年人自身要恢復青春，這夢想在他最後的努力裏也反映著。頤谷到李家第二星期末，已經肯對自己承認愛李太太了；他對於將來毫無興趣，整個身心都寄託在一個不過去的現在裏。這愛情有何結果，他全沒工夫去想。他只希望長有機會和她

這樣接近。他想到她就會心跳得像要迸裂開花，在無人處也臉會飛紅。每聽見她的聲音，他臉無故像世界大戰時的地圖，一時佈滿紅色。這逃不過愛默的眼。顧谷不敢想愛默會愛自己，他只相信愛默還喜歡自己。但是有時他連這個信念都沒有，覺得自己一味妄想。愛默若知道了，定把自己輕鄙得一文不值。到那時候，他便搜索出種種愛默自己也忘掉的小動作和表情來證明並非妄想。然而這還不够，愛默心裏究竟怎麼想呀？真沒法去測度。假如她不喜歡自己，好！自己不在乎，去！去！去她的！把她冷落在心窩外面，可是事情做完，睡覺醒來，發現她並沒有出去，依然在心裏，自己第一個念頭就牽涉到她。他一會兒高興得如登天，一會兒頹喪得像吊下地，給相思蕩著秋千。

第三個星期一顧谷到李家，老白一開門便對他說建侯昨天坐車回南去了。顧谷慌得頭腦裏像轉著旋渦，忙問爲什麼，李太同去沒有。知道了建侯爲料理房子的事去上海，愛默一時還不會走，他心纔定下來，然而終不得勁。離別的投影在他心上罩滿了陰霧。坐立不安了好半天，愛默纔到書房裏，告訴他建侯星期六晚上從外面回來忽然決定到上海，說外面消息不好，免不了開戰，該趁早搬家，所以昨天匆匆走了。顧谷強作鎮靜地問道：「李太太，你不會就離開北平罷？」這問

句裏每個字從頤谷心上擠出來，鎮靜是強作不成的了。愛默正要回答，老白進來說：「太太，陳先生來看您。」愛默說：「就請他到書房裏來——我等李先生回來就同去。頤谷，你也可以到南方去進學校，比這兒安全些。」頤谷早料到這回答，然而聽了後絕望傷心，渾身都麻木沒有力量，只眼睛還能自制著不流淚。陳俠君一路嚷道：「愛默，想不到你真聽了我的話，建侯居然肯把機要祕書讓給你。」進來跟頤谷招呼了，對愛默說：「建侯昨天下午坐通車回南了。」

愛默說：「你怎樣知道？老白告訴你的麼？」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昨天送他走的。」

「這事怪了！他事先通知你沒有？」

「你知道他見了我頭痛，怎會通知我？我這幾天無聊，有人走就到車站去送，借此看看各種各色的人。昨天我送個親戚，誰知道瞧見你們先生，他看見我好像很不願意，要躲，我招呼了他，他纔跟我說到上海找房子去。你昨天倒沒去送他？」「我們老夫老妻，又不是依依惜別的情人。大不了去趟上海，送什麼行？他也不要人送，只帶了個手提箱，沒有行李。」

「他有個表姪女跟他一起回南，是不是？」俠君有意義的望著愛默。

愛默跳起來道：「呀？什麼？」

「他臥車車廂裏只有他跟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樣子很老實，長得也不頂好，見了我亦只想躲，你說怪不怪？建侯說是他的表姪女，那也算得你的表姪女了。」

愛默臉色發白說：「他那裏有什麼表姪女？這不對呀！」

「是呀！我當時也說，怎麼從沒聽說起。建侯攙那女孩子的手，對我說：『你去問愛默她會知道。』我聽他語氣嚴重，心裏有些奇怪，當時也沒多講什麼，建侯神氣很落落難合，我就跟他分手了。」

愛默眼睛睜到無可再大，說：「這裏頭有鬼。那女孩子什麼樣子？建侯告訴你她的姓沒有？」

陳俠君忽然拍著大腿，笑得前仰後合。愛默生氣道：「有什麼可笑？」顧谷本恨陳俠君來打斷，現在看見愛默氣惱，更抱不平。俠君笑意未斂，說：「對不住，我忍不住要笑。建侯那大傻子，說做就真會去做！我現在完全明白了，那女孩子是他新有的情人，偷偷到南方去度蜜月，沒料到我這厭物會碰見他們，他知道這事瞞不了，索性叫我來向你通訊。哈哈，我夢想不到建侯還有那一手！這都

是那天茶會上把他激出來的。我只笑他照我的話一字沒改的去做，揀的對象也是相貌平庸，態度寒窘，樣子看來是個無知識的小孩子，一頓飯，兩次電影就可結交的，北平城裏多得是！在她眼裏，建侯又闊綽，又偉大，真好比那位離婚的美國女人結識了英國皇太子了。哈哈，這事怎麼收場。」

愛默氣得管束不住眼淚道：「建侯竟這樣沒良心，欺負我——」這時候，她的時髦，能幹都像褪掉似的，只賸下一個軟弱可憐的女人本色。頤谷看見愛默哭了，不知所措，忽然也發現愛默哭得不可愛，她的老態，她相貌上的缺陷都暴露出來，就是她的美點在眼淚下也像潑著水的鋼筆字，模糊浮腫。他荒謬地憤恨著，以為愛默不該哭，一切愛美的女人都不該哭。同時愛默的眼淚使他記起愛默還是建侯的女人，建侯名分裏該有這幾滴眼淚，自己昏了頭，幾乎忘掉建侯。陳俠君雖然理論上知道，女人一哭，怒氣能減少，宛如天一下雨，狂風就會停，但真見了眼淚，此時慌得只說：「怎麼你亦哭了？有什麼辦法，我總竭力幫忙。」

愛默恨道：「都是你不好，你會幫什麼忙。你去，我有事會叫你來。我旁的

沒什麼，就氣建侯把我蒙在鼓裏，我自己亦太糊塗！」

俠君知道愛默脾氣，扯個淡走了。愛默也沒送他，坐在沙發上，緊咬著牙，

臉上的淚漬像玻璃窗上已乾的雨痕，被損傷的驕傲在心裏翻覆著要求「報復」。頤谷瞧她臉給怨毒尖硬化了，一點兒不可愛。他想今天不會有事，看人家夫婦爭吵沒有意思，還是回家罷，便起身說：「李太太——」

愛默如夢乍醒道：「頤谷，我正要問你，你愛我不愛？」

假使頤谷是個心直口快的老實人，他該回答說：「我很愛你，但是方纔的事減少你的可愛。」假使頤谷是個見風轉蓬的伶俐鬼，他該反問：「你愛我不愛？」假使頤谷既不敢老實說，又不肯說謊話，但慣於敷衍女人，他乾脆不用講什麼，抱了愛默就接吻，因為上帝怕情人間多說話出了亂子，或者無言可對出了更大的亂子，所以創造接吻來作為急救萬應的表情，有時等於：「那不消說」，有時等於：「那些事別再提了」，總而言之，等於：「事實勝於雄辯」。可惜頤谷什麼都不會，給這突兀的問句嚇得呆呆的。

愛默頑皮地說：「你別以為我不知道呀！你愛著我。」怎樣來否認這句話而不得罪對方，還沒有人發明。頤谷不知道李太太問有什麼用意，更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覺得情形嚴重，想溜之大吉。

愛默瞧第二啷也沒響，不耐煩道：「你說呀！」

頤谷愁眉苦臉，口吃道：「我不敢。」

這並不是愛默想像中的回答，同時看他那爲難樣子，真教人生氣，不過想到建侯的事，心又堅決起來，便說：「這話倒有趣。爲什麼不敢？怕李先生？你看李先生這樣荒唐。說怕我罷，我有什麼可怕？你坐下來，咱們細細的談，」愛默把身子移向一邊，讓出半面沙發指著叫頤谷坐。愛默問的用意無可誤解了，頤谷一陣反感，這幾天來心神繫戀，魂夢構想的向李太太求愛的細膩景象，不料竟是這麼一回事。忽然記起陳俠君方纔的笑聲來，建侯和那女孩子的戀愛，在傍人眼中原來只是椿笑話！一切調情，偷情，在本人無不自以爲浪漫，芳馨悱惻，對傳統道德作超人式的叛逆，而到局外人嘴裏不過又是一個可資談柄的陰私，曖昧滑稽，平常俗套，只博得照例狎褻的一笑。這個念頭使頤谷愈加畏縮。

愛默爲建侯的事本來怒氣勃勃，見頤谷遲疑，愈不痛快，便說：「我請你坐，爲什麼不坐下來？」

頤谷聽了這命令，只好坐下。剛坐下去，忽然「呀！」的一聲，直跳起來，彈簧的震動，把愛默也顛簸著。愛默又驚又怒道：「你這人怎麼一回事？」

頤谷道：「淘氣躲在沙發下面，把我的脚跟抓了一把。」

愛默不禁大笑，頤谷噪著嘴道：「它抓得很痛。」

愛默手伸下去，呼淘氣出來，捉在自己腿上，對頤谷說：「現在你可以安心坐了。」

頤谷急得什麼推託藉口都想不出，哭喪著臉胡扯道：「這貓雖不是人，我總覺得它懂事，好像是個第三者。當著它有許多話不好講。」說後纔自覺這句話可笑。

愛默縐眉道：「你這孩子真不痛快！好，你捉它到外面去，」把淘氣交給頤谷。淘氣掙扎著，頤谷緊提了它的頸皮——這事李太太已看不入眼了——半開書房門，把淘氣扔出去，趕快帶上門，只聽得淘氣連一接二的狂叫聲，尖利得將耳神經刺個對穿。原來它尾巴夾在門縫裏。愛默再也受不了了，立起來順手把頤谷一下耳光，拉開門放走淘氣，一面說：「去你的，你這大傻瓜！」淘氣負痛直向裏面竄，頤谷一口氣跑到街上，大門都沒等老白來開，滿心羞慚和憤怒，頭腦裏像舂米似的一聲聲重頓著：「大傻瓜！大傻瓜！」春天的和風吹得被打的臉頰熱烘烘的發燙。

李太太見頤谷跑了，懊悔自己太野蠻，想今天大失常度，不料會為建侯生氣

到這個地步。她忽然覺得老了，像要塌下來的老，已有的名譽，地位，和場面都像一付付的重擔，疲乏得再挑不起。她只願有個逃避的地方，在那裏她可以忘掉驕傲，不必見現在這些朋友，不必打扮，不必鋪張，不必爲任何人長得美麗，看得年輕。

這時候，昨天從北平開的聯運車，已進山東地境。李建侯看著窗外，心境像向後飛退的黃土那樣的乾枯憔悴。昨天的興奮，彷彿醉酒時的高興，事後只留下慚悔。想陳俠君定會去報告愛默，這事鬧大了，自己沒法下臺。爲身畔這樣相貌平常，程度幼稚的女孩子拆散家庭，真不值得！恨自己太糊塗，一時忍不住氣，上這個當。這許多思想，攙了他手同看窗外風景的女孩子全不知道。她只覺得人生前途，正像火車走不完的路途，無限地向自己展開。

靈 感

有那麼一個有名望的作家，我們竟不知道他的姓名叫什麼。這並非因為他是未名，廢名，無名氏，或者莫名其妙。緣故很簡單：他的聲名太響了，震得我們聽不清他的名字。例如信封上只要寫：「法國最大的詩人」，郵差自會把信送給囂俄；電報只要打給「意大利最大的生存作家」，電報局自然而然去尋到鄧南遮；都無須開明姓名和地址。我們這位作家的名氣更大，他的名字不但不用寫得，並且不必曉得，完全埋沒在他的名聲裏。只要提起「作家」兩字，那就是他。

這位作家是天才，所以他多產；他偏又是藝術家，所以他難產。幸而文學畢竟跟養孩子不同，難產並未斷送他的性命，而多產只增加了讀者們的負擔。他寫了無數小說，戲曲，散文，和詩歌。感動，啓發，甄陶了數不清的中學生。在外國，作品銷路的廣狹，要由中產階級的脾胃來支配。我們中國呢，不愧是個詩書古國，不講財產多少，所以把中學生們的程度和識見作爲作品的標準。因爲只有

中學生肯花錢買新書，定閱新雜誌，這些有頭腦而沒有思想，喜歡聽演講，容易崇拜偉人，充滿了少年維特的而並非奇特的煩惱的大孩子。至於大學生們，早已自己在寫書，希望有人來買了；到了大學教授，書也不寫了，只爲旁人作書序，等人贈閱了；比大學教授更高的人物，書序也不屑作，只肯爲旁人的書題籤寫封面，自有人把書來敬獻給他們了。我們這位作家，學到了成功祕訣，深知道中學生是他的好主顧。因此，他的全部作品可以標題爲：「給不大不小的讀者」，或者：「給一切青年的若干封匿名欠資信」——「匿名」，因爲上面說過，不知道他的姓名；「欠資」，因爲書是要青年們掏腰包買的。他能在激烈裏保持穩健，把清晰來掩飾淺薄，使糊塗冒充得過深奧。因爲他著書這樣多，他成爲一個避免不了的作家，你到處都碰得見他的作品。燒餅攤，熟食店，花生米小販等的顧客常常收到他戲劇或小說的零星殘頁，意外地獲得了精神食糧。最後，他對文學上的貢獻，由公認而被官認。他是國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專家組織委員會來繙譯爲世界語，能向諾貝爾文學獎金候選。這個消息披露之後，有一位他的崇拜者立刻在報紙的「讀者論壇」裏發表高見說：「政府也該做這事了！不說別的，他的書裏有那麼多人物，總計起來，可以滿滿地向一個荒島去殖民。現在因

戰事的影響，人口稀少，正宜提倡生殖；卽此多產一點，他該得國府獎勵，以爲同胞們表率。」

不幸得很，世界語並不名符其實的通行於全世界。諾貝爾獎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陳腐得發霉的老古董，只認識英、法、德、意、俄等國語言，還有希臘文和拉丁文，偏偏沒人懂世界語。他們把夾鼻老花眼鏡，擦了又擦，總看不明白我們這位作家送來審查的傑作。好半天，中間有位對於支那學素有研究的老頭子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這並非用歐洲語言寫的，我們攪錯了！這是中國文，他們所謂拉丁化的漢字，怪不得我們不認識。」於是大家都透口長氣，放了心。跟支那學者連座的老頭子問他道：「你總該識中文的，它這上面講些什麼？」支那學者嚴肅地回答：「親愛的大師，學問貴乎專門。先父畢生專攻漢文的圈點，我四十年來研究漢文的音韻，你問的是漢文的意義，那不屬我研究的範圍。至於漢文是否有意義，我在自己找到確切證據以前，也不敢隨人武斷。我這種態度，親愛的大師，你當然能了解。」主席的老頭子瞧支那學者氣色不善，趕快說：「我想，我們不用理會這些作品，因爲它們根本不合規則。按照我們獎金條例，必須以歐洲語言中之一寫作者，方得入選，這些既是中文寫的，我們不必白費時間，再去

研究。」其餘的老頭子一致贊同，並且對支那學者治學態度的審慎，表示欽佩。支那學者立刻謙遜推讓，說自己還比不上得本屆諾貝爾醫學獎金的美國眼病學者，只研究左眼，不診治右眼的病，那纔算得專家。在這種君子人的禮讓中，諸老盡歡而散。只可惜我們這位作家的一天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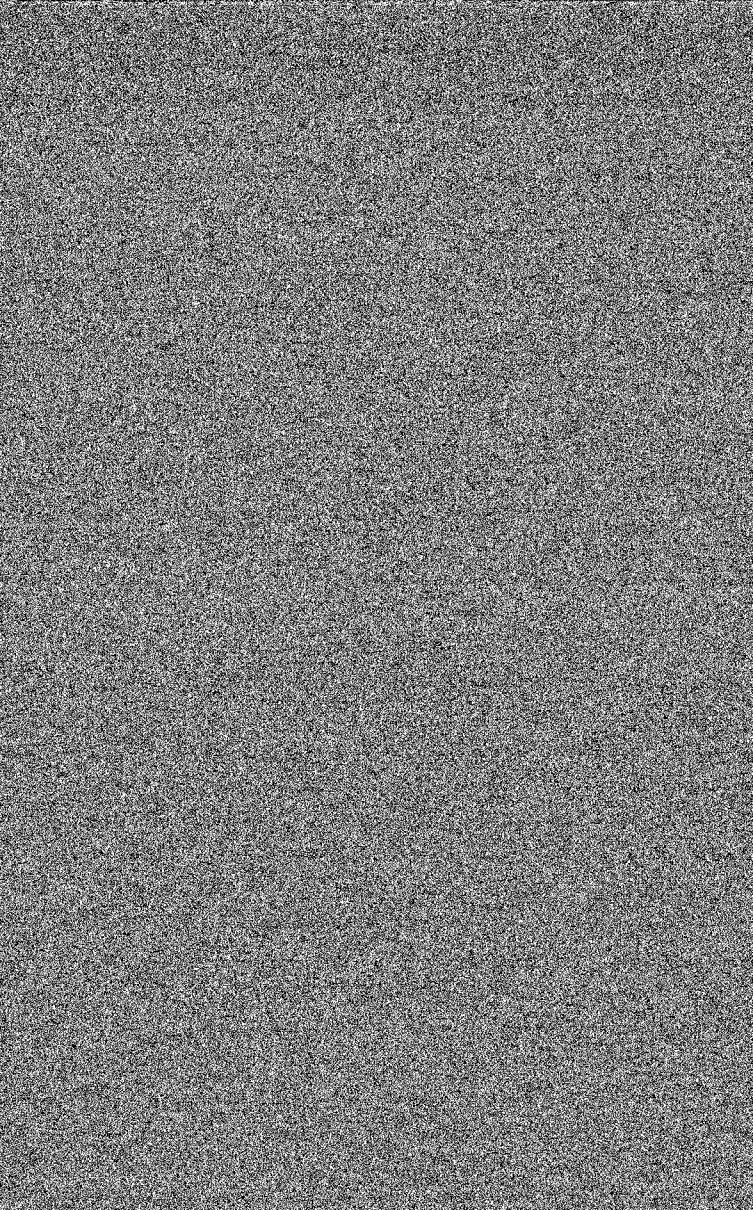
獎金人選發表以後，全體中國人民動了義憤，我們這位作家個人的失望更不用說。有好多他的同行朋友，眼紅地羨慕他，眼綠地忌妬他，本來預備好腹稿，只等他得到獎金，便公開一致批評他作品，說他不該得獎；這些人此時都對他表示同情，大聲地惋惜，眼睛的顏色也恢復了正常，也許因爲同情之淚的洗滌，愈有一種雨過天青的明朗。有一家報紙的社論大罵諾貝爾獎金的主持人「忘本」；因爲老諾貝爾在炸藥上發的財，而我們中國是世界上首先發明火藥的國家，這獎金原該給中國人的，希望主持者對這點加以注意（可惜的是，那位支那學者還沒研究到漢字的意義，所以這篇有力量的文章竟沒法喚起對方的注意！）另一家報紙異想天開，把賀喜來安慰我們這一位，說他一向是成功的作家，現在又可算得負屈的天才，被漠視，不獲得公平待遇的大藝術家：「成功和負屈，二者本來是格格不相容的，但是他竟能一身兼備，這是多麼希罕可羨的遭遇！」第三種報紙有

一個如下的實際的提議：「借外債不失為有利的政策，但是領外國人的獎賞是一種恥辱。爲爭回國家體面起見，我們該自己設立文學獎金來抵制諾貝爾的獎額，免得批評權外溢。這獎金的最大條件是，惟有用中國各種方言之一寫作者，纔得入選；所謂中國方言，包括上海和香港人講的英文，青島人講的日文，哈爾濱人講的俄文。有了這獎金以後，諾貝爾獎金就不足爲奇，歐美作者自會用功讀寫中文，希望獲得我們的獎金，中國五千年的文化也從此深入西洋了。諾貝爾獎金是私人的，所以這獎金也該用私人名義，譬如我們這位大作家何不採取上述的報復策略，把自己的版稅和稿費來設立這個獎金呢？」第四種報紙的編輯不但實際，並且流露出深刻的心理觀察；他以爲文學是應當提倡的，不過肯出錢提倡文學的人，也該得些獎勵；所以，要資本家給文學獎金，我們該先對若干資本家加獎，以資鼓勵，錢的數目不必大，只要略表意思，妙在資本家並不在乎，「我們這位大作家肯做個榜樣麼？」誰知道這些善意和良言，反而斷送了我們這位的性命！

他知道了獎金的確實消息，便氣得在牀上生病。同胞們的代抱不平，稍微分減了他的憤鬱。他一面等看報紙上代自己出氣的文章，一面想明天該口述一篇自己的訪問記，送去發表。一向報上關於他的消息，照例是他自己送去登的，常常

有意在記載裏嵌些錯誤，一來表示出於旁人的手筆，二來下次可以登個更正，這樣一樁小事能使他的大名在報上見兩次。他心上正在盤算，偏偏連一不二地看到上面所說的四篇社論。第一篇已經惱了他，因為他想，這是我私人的財產損失，一牽上國家民族等大題目，便把我忘掉了。瞧見第二篇的標題是向自己賀喜的，他生氣把報紙一撕兩半。他勉強捺住火，看完第三篇，背上像澆了冰水。到讀第四篇最後一句，他急得直昏厥過去。

那天晚上，他病榻前立著不少男人和女人，來問病的團體代表，報館訪事，和他的崇拜者。除掉訪事們忙在小本子上速寫「病榻素描」以外，其餘的人手裏都緊握一方準備拭淚的手巾，因為大家知道，今天是來送終的。有幾位多情善感的少年女讀者們，心裏還怙愎著，怕一方小手帕不夠用，僅能遮沒夾肢窩的短袖口，又不像男人們大褂的袖子，可以補充救急。我們這位作家擡眼看見病榻前立的那許多人，還跟平時理想中臨死時的情景符合；只恨頭腦和器官都不聽自己命令，早備下的告別人世的一篇演說，現在怎樣也記不全，說不清。最後，好容易掙扎出：「我的作品，將來不要編全集，因為……」這句子也許太長，至少他餘下的生命太短，所以他竟不能夠說完。許多人豎著像獵狗般的耳朵，失望地像豬



多吃了燒烤怕反而害事，天鵝頸上決不會掛一瓶「瘡去病」，「若素」，或者「清快方便丸」的，天堂裏斷無這種摩登醫藥設備。女人的數量也似乎太豐富了，一時享受不了那許多。荒唐鬼唐荒(Don Juan)的二千五百九十四個情婦的破天荒記錄，是積一生探花的努力，偷情的經驗，纔有這樣偉大的成績，叫他同時應酬七十二個女人，他也要吃不消叫苦。假使七十二個人相貌各各不同，個人的審美標準總有所限，難保不偏寵了誰，結果定是爭風吃醋，應付不了兩個吵嘴的女人的他，如何當得起七十二位具有印度土人做的泡菜風味由酸轉辣的娘們？聽來這七十二個狐狸精(Houris)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都是黑頭髮，黑眼睛，水蛇腰，相貌沒有絲毫兩樣。試想，老守著一個女人還嫌單調，這一個女人用乘法變了七十二倍……他嚇得不敢再想下去。並且，文人們講戀愛，大半出於虛榮，好讓人來驚歎天才吸引異性的魔力。文人的情婦只比閹人的新汽車、新洋房，不過爲引起旁人的企羨，並非自己有急切的需要。現在每個進天堂的既然都有地煞星數目的女人，個人無從在性生活方面擺闊排場。至於借此收羅些抒情詩和懺悔錄的資料呢，那倒不錯，只不知天堂裏有人看書麼？自己去了或者可以開些讀書的風氣，又何妨帶幾本作品去送人呢？因此，我們的作家躡進了他的書房。

他踏進書室，便覺得脚下有些異樣。地面好像俄空的肚子給石塊壓得要陷下去，還在鼓氣掙扎著掀上來。原來書架上自己的著作太多了，地載不起這分量。看來地的面子有些保不住，漸漸迸出裂紋。他趕快搶架子上的書。誰知道「拍」的一聲，地面生了缺口。架上的書，大的小的，七零八落地跌進地洞；他收腳不住，捲入崩場的勢裏，在亂書罅中直吊下去。他這時候蜷身縮頸，真變成了一切書衝撞的目標，給書砸痛了頭，碰傷了肩膀，擦破了皮膚。他這時候纔親切地知道自已作品的勢力多少重大，纔懊恨平日沒有克己工夫，少寫幾本書，每本書少寫幾萬字。好容易，書都在身子前後左右摩擦過去了，遍體傷痕，一個人還是在無底的黯澹裏跟著這一陣書的尾梢飄降。心裏益發慌張，想這樣下去，豈不通過地心，把地球跌個對穿。忽然記起在小學時讀的地理，地殼子那一面就是西半球，西半球就是美洲。美國是一切舊大陸作家的金銀島，不成功的人到那裏可以成功，成功的人到那裏可以收穫。每個作家都該去遊歷，演講，爲自己的作品開個市場，替美國人減少些金洋的負擔，替本國挽回些在洋貨上外溢的利權。一跌直到美國，那是第一妙事，又爽快，又新鮮，又省得坐飛機或船的頭暈胃反。想到這裏，我們這位作家身子愈低落，心上便愈高興。感謝天道畢竟有知，沒虧負

一生的苦幹。原來好作家的報應，是跌到美國去，不是昇天堂！俗語說：「一交跌在青雲裏」，真有這一回事。

正自慰著，身子忽到了底，居然沒跌痛。爬起來看，是一間大屋子，壁上掛有地圖，他從屋頂的破裂處吊進來，地上都鋪疊著他的書，軟軟的所以不致跌斷骨頭。他適纔懊悔做的書太多太厚，現在又忤幸書多書厚有這樣用處。只是砸破了人家屋頂怎麼辦？脚下的書忽然掀動起來，使他又栽個筋斗。同時門外衝進許多穿制服的人，把他拉下了書堆，搬的搬，踢的踢，將書移個干淨，扶起書底下，一位壓得頭青面腫的大鬍子。這時候，屋裏的陳設露出，我們的作者方知道是一間極講究的個人辦公室。穿制服的人有的替那鬍子拍灰，拉衣服，有的收拾屋子，將翻倒的桌子和椅子扶起。作者一瞧這氣派，惶恐得不得了，想定是冒犯了一位要人。那鬍子倒頗客氣地對他說：「隨意坐罷」，又吩咐手下人都出去。作者纔注意到那人繞嘴連頷的鬍子，又黑又密，說話時瞧不到他的嘴；他說的話從鬍鬚叢裏出來，彷彿染了鬍鬚的顏色，一個個字都是黑的，又彷彿毛茸茸的掬得聽者耳朵發癢。

「先生的大作真是『一字千斤』哪！」那鬍子也坐下來，撫摸頭上墳起處，

苦笑說，他的遮沒嘴的鬍子似乎妨礙他的笑容的發育完全。

我們的作者看見鬍子不但不跟自己爲難，反而恭維「一字千金」，膽子立刻壯起來，傲然說：「沒有那麼貴。我先要問你，貴處可就是美國？因爲折合成美金，我的稿費並不算貴。」

「這兒不是美國。到美國還得下去好些路。先生是東半球吊下來的，西半球的地殼有美國鋼骨水泥的摩天樓鎖住，所以還抵抗得起先生天才的重量，地球沒給先生打通。但是，先生的大作已給地心以相當震動，恐怕舊金山等處已經地震了幾分鐘了。」

「那末，我此刻在那裏？」作者急忙問。

「敝處就是世上相傳的地府。」鬍子安靜地回答，他的冷刻的語調使他字句上籠罩的黑氣降到了冰點。

作者慌得跳起來說：「豈有此理！我自信一生爲人不該有這樣的果報，到地獄來受苦！」

鬍子揮手勸他坐下說：「這一點，先生不用過慮，地獄早已搬場到人間去了。先生忙於著述，似乎對最近的世界大勢不甚了了。唉！這也難怪。」

作者想對話者一定就是閻王了，怪不得他敢留那樣神氣的鬍子，忙從剛坐下的位子上站起，說：「地皇陛下，恕我冒昧……」說時鞠躬的深真如法國俗語所說能使肛開臀裂 (saluer à cul ouvert)。

那鬍子發出哈哈的笑聲道：「先生錯了！我給你的書壓得腰背還隱隱作痛，恕我不便還禮，生受你這一躬到底了。這兒雖是從前的地府，我可不是什麼退位的末代皇帝，也不是新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照例，帝制取消，宮殿該改成古物保管所，只是十八層地獄裏所有的古物都是刑具。人類幾千年來雖然各方面大有進步，但是對於同類的殘酷，並未變得精緻文雅。譬如特務機關逼取口供，集中營懲誠俘虜，都能保持野蠻人粗樸有效的古風。就把中國來講，只有在非刑拷打裏，你還看得到國粹的功效，鼻孔裏灌水，火烙夾肢窩，拶指頭，以及其他相類的本位文化。所以地獄原有的刑具，並非過時的古董，也搬運到人間世去用了。現在此處是『中國地產公司』，鄙人承乏司長。」

作者本在慚悔自己大禮行得冤，聽見鬍子最後一句話，又鼓起興趣。想我有天才，他弄地產，這倒是天造地設的妙對。便問道：「地皮當然值錢啦，可是這兒是地心，怎會有人來交易？想來是地皮給貪官污吏刮光了，所以你們這種無孔

不入的商人，隨著戰時躲空襲掘地洞的趨勢，鑽到地底來發利市。」

那司長不動聲色的說：「照你那麼說，『中國地產公司』是要把中國出賣給人了。主顧當然不少，可是誰出得起這無價之寶的代價呢？假使我真是個地道的商人，我咬定實利，一不做虧本生意，二不收空頭支票，所以中國這筆買賣決不會跟任何人成交，因此也決不會像愚蠢的政治家把中國來零售和批發。你完全誤解我們的名稱的意義。我們是專管中國地界裏生產小孩子的機關。地獄雖然遷入人間，人總要去世的，靈魂投胎轉世，六道輪迴該有人來管呀。凡中國地面上生育的男女，禽獸都要由我們這兒分派。」

「爲什麼又叫『公司』呢？」

「這『司』字是傳統下來的，陰間不是本有『賞善司』，『罰惡司』麼？所以鄙人的銜頭是司長，不是經理。『公』字呢，那無非表示本機關辦事的公平，公正，決不納賄舞弊，冤屈好人錯投了胎。我這一部又濃又黑的鬍子就是本司精神的象徵。」

「我明白這是雙關」，作者自作聰明地說，「有鬍子的是老公公，因此司長的美髯可算是大公無私的表現。」

「先生敏銳的心思又轉了彎了！這怕是你們文人的通病吧？稱老公公不必要有鬍子，例如以前的太監。先生總知道西洋大法官的標識，是頭上戴的白假髮。陽間風行的那些講中國文明而向外國銷行的名著，先生該也知道。我們的國家，人民，風俗，心理不是據說都跟西洋人相反麼？我們是東方民族，他們偏要算西方民族；我們是中國人，他們老做外國人；我們招手，手指向下，他們招手，硬派手指朝上；我們禮拜時屈腿，他們行敬禮反而舉手；他們男人在沒結婚前向女人屈膝求愛，咱們男人結婚以後怕老婆罰跪；一切的一切，你瞧多別扭！以此類推，我們愛面子他們一定不要臉了。我們死了人穿白，他們死了人帶黑；所以假如他們的公正官吏，頭頂上戴白的假髮，我們這種主持公道的人下領該培養天生的黑鬍子。這樣我們纔對得住那些把東西文明來比較的人，不致破壞他們歸納出的法則；並且，也表示除掉這一把鬍子的顏色永遠是漫漫長夜，此外天下就沒有『不白』的冤枉事！」

司長鬍子飄揚，講得十分有勁，鬚縫裏濺出口沫。同時，我們的作者心上打著主意。公正的人最討厭，最不講情面；要是聽他安排，怕到不得美國！還是趁早溜罷，便起身含笑告辭：「今天兄弟不小心，書架塌下來帶累貴處，又妨害了

先生辦公的寶貴時間，心上有說不出的抱歉！不過，意外認識了先生，聽到許多高論，這也是一種快樂，兄弟他年做回憶錄定把貴司大大的表揚一下。兄弟不敢再耽擱，請吩咐貴下人把弔下來的拙作搬進來。我想挑一兩種簽字送給先生；一來留個紀念，二來有鄙人簽名的書，後世收藏家都會出重價搶買，就算賠償貴處屋頂撞破的損失。」

「那不消費心。可是先生既來，不能隨便去。」那司長說時，撚著鬍子，安坐不動。

「爲什麼不能？」作者怒沖沖地質問，「你手下人敢攔住我麼？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天才？我並非有意跟你們搗亂，我這一次的墮落完全是意外的，偶然的。」

「天下就沒有偶然，那不過是必然化了妝，戴了面具。陽世間人死後都到我們這兒來，各有各的來法。可是，這不同的來法根據一條不偏不頗的定律：『作法自斃，請君入甕。』生前做什麼事，死後就在那事上出個岔子，叫他投到。你是作者，所以你的書壓破了地，你跟著它們下來。今天早晨有位設計衛生設備的工程師的靈魂，你猜他怎麼來的？他不知怎樣弔在抽水馬桶裏，給什麼莽撞人直抽下來！我這屋頂常常或破或漏，我自己有時打痛了頭，有時淋了一身髒水。不

過，爲公家辦事，那就顧不得啦。」

「那末，你想派我做什麼呢？」

「這個，我還在考慮。你今生消耗了大量的墨水，照例我該派你來世做烏賊魚，吐墨水。可是你又糟塌了不少的紙，你該投胎變羊，供給做羊皮紙的原料。你當然也在寫作生活裏用退了無數筆鋒，這樣，我得派你做兔子，老鼠，或者還是羊。可惜你是新作家，毛筆在你手裏好像外國人手裏的中國筷子。你常用的是鋼筆尖跟自來水筆的白金筆頭，我不知道什麼生物身上出這兩種金屬。萬不得已，只能叫你轉世做個大官，他心腸裏和臉皮上也許可以刮下些鋼鐵。白金呢，好在白金絲髮藍寶石眼睛的女人 (Platinum blonde) 是現成的典型人物。最後，按照你藏頭露尾，喜歡用好幾個筆名投稿的習慣，你該來生做個屢犯盜案遭通緝的積賊，非得常常改姓換名不可。不過，你只有一條命，總不成一身又是女人，又是男子，又是魚，又是兔子呀！所以——喂，你走不了！門外有人在等著你，跟你算賬。」

我們的作者聽那鬍子愈說愈不像話，正要拉開門直望外跑，又停下來回頭冷笑道：「什麼？跟我算賬？哈哈！司長先生，你笑我不知道『最近世界大勢』」

那句話，讓我原璧奉還。你以為現代的天才還是落拓，不善理財的夢想者，背了一頭長髮，拖了一屁股債的藝術家麼？你還中著浪漫主義的餘毒，全沒有抓住現實呢。我們不是笨人，了解經濟在生活裏的重要，還怕自己不夠精明，所以雇用了經紀人，聘了律師來保障我們的利益。大宗的版稅和稿費，我們拿來合股做買賣。當然有許多文化人是名符其實的斯文叫化，我可是例外哪。譬如我臨死的時候，就有幾隻劇本的上演稅沒收到，幾本小說的版稅沒領，幾千股股票沒脫手，一家公司的本期利息沒領出。只有我向人家討債，那有人跟我算未清的賬目！你這話想哄誰？」

「先生的善於抓住現實——我的意思是抓住現款和實利，那不消說。門外的人也並非跟你算銀錢的賬，他們向我告你的狀。」

「告我什麼？大不了是誹謗，抄襲，或是傷害風化。文人吃官司不外這三種緣故」——作者深知道，文人不上公堂對簿，不遭看管逮捕，好比時髦女人沒有給離婚案子牽涉出庭，名兒不會響的。

「告你謀財害命。」這後面四個字鬍子說得好像在鋼鐵模型裏鑄出來的。

這把作者嚇呆了。過去幾十年的生活，瞬息間在心上纖悉不遺地瞥過，全沒

有那一會事。只有一時期作品裏曾經宣傳革命；也許少年人傻氣，經不起煽動，真的犧牲了頭顱和熱血。這上面難保不造孽。那時候，自己想保人壽險，太太要養孩子，都非錢不行呀！爲自己的壽命跟老婆兒子的生命起見，間接地把作品害了人的性命，那也不算什麼。並且，那許多血氣盛的傻子，視死如歸，決不會後悔，向自己算賬。作者膽子又壯起來，「哼」了一聲，拉開辦公室門，身子還沒全出去，只聽四面齊聲嘶喊：「還我命來！」

院子裏擠滿了人，直溢出大門外。穿制服的僕役在走廊的階石上攔住這羣衆，不許他們衝進辦公室來。鬍子在作者身後拍著肩說：「事已如此，你總得跟他們對個是非了，」便和他同出辦公室的門站住。那些人望見作者，都伸著手想湧上來，齊喊：「還我命來！」雖然人那麼多，可是他們的聲音有氣無力，又雜又弱，各自一絲一絲地沒有足够的黏性和穩定來合成雄渾的吶喊。作者細瞧那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富的貧的，各色人都全。可是，每人害大病似的，沒有精神，不結實，虛浮得不能在地上投一個輪廓鮮明的影子。從他們動作的努力裏，看得出他們的缺乏氣力。他們向自己伸出的手，都在微顫著，彷彿悲憤時強自抑制的聲音。又像兩根樹枝間掛搭的蛛絲。這種人有什麼可怕！何況他們中間

有纏腳的老婆婆，有三五歲的小孩子，有一團邪氣（雖然這氣像洩了）的女人，決不會是受他影響而革命的烈士。除非——除非他們的命被志士們革掉了，所以追究到他身上。譬如那老婆子一望而知是個頑固的母親，家庭革命的好對象。他們壓根兒就該死！自己的理長，犯不著畏懼。因此，作者雄糾糾地上前一步，咳聲乾嗽，通順了噪子說：「別吵呀！你們認錯了人罷？我一個都不認得你們，一個都不認得。」

「我們認得你！」

「那當然，自己全不知道的人都知道自己，這就是名氣。你們認識我，有什麼用？問題是，我不認識你們呀。」

「你不認識我們！虧你裝假！我們是你小說跟戲曲裏的人物，你該記得罷？」說著，大家挨近來，伸長頸子，仰着臉，叫他認，同時七張八嘴的：「我是你傑作相思的女主角」，「我是你名著綠寶石屑裏的鄉下人」，「我是你大作夏夜夢裏的少奶奶」，「我是你奇著落水裏的老婆婆」，「我是你傑作強盜裏的大家閨秀」，「我是你寶書左擁右抱裏徬徨在主義的十字街頭的智識份子」，「我是你得意之作紅樓夢裏鄉紳家的大老爺……」

作者恍然大悟說：「那末我們是自己人呀，究竟爲的什麼呢？」同時對他們的來意，心上漸有未肯定的明白，像在水深處蕩漾的東西隱隱地給太陽光射著了。

「我們向你要命。你在書裏寫得我們又呆又死，全無生氣；一言一動；都像傀儡，算不得活潑潑的人物。你寫了我們，沒給我們生命，所以你該償命。」

一個面目模糊的女人搶先說道：「你記得我麼？只有我身上的裝束，也許還多少表示出我是你書裏何等角色。你要寫我是個很心美貌的女人，顛倒，毀壞了無數有爲的青年，可是你筆下寫出來的是什麼？既不是像人的女人，又不是像女人的人，沒有可能的性格，留得下清晰影象的相貌。譬如你說我有『水淋淋的眼睛』，又說我有『銳利得能透視靈魂的目光』，嚇！真虧你想得出！又滴水，又尖利，我的眼睛又不是融雪天屋簷上的冰條子！你派我做都會的魔女，吸收男人的精力和心血。但是你筆下的我沒有生氣，不具體，連充吸水的海棉都不配，只像給人用得破爛的吸墨水紙。你寫我講話『乾脆』，你聽我的嗓子是不是乾得要裂，脆得要破？你耽誤了我的一生，現在怎麼辦哪？」

旁邊一個衣冠老者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在你的書裏一出世就老了，那倒

不算什麼。可是老人該有老人的脾氣啊，像我這種身體，加上這一把年紀，還有興致來討姨太太，自尋煩惱麼？你這人呀！不但不給我生命，並且糟塌我的第二生命，名譽。我又沒有老命來跟你拚；好容易今天碰到你，我先問你要了命，然後跟你拚——」老頭子太緊張了，一陣噎，說不下去。

一個黑漢子拍老頭子的肩，說：「老先生，您話也說得夠啦，讓我來問他。喂，你認得不認得我？我就是您筆下寫的粗人，您看我像不像哪？短褂子，捲上袖口，動不動拍著胸脯，開口『咱老子』，閉口『他媽的』。您書裏說我『滿嘴野話』；『咱老子』，『他媽』，這不是回到老家去了，還算得野麼？你要我做粗人，可是我不覺得粗，只像給水浸得漲粗的，浮腫得裏面全沒有力。我是粗人，照例，我該先給您幾個耳刮子，然後咱們算這筆賬，可是您打我耳刮子，我亦沒有氣力來還手。您瞧可憐不可憐！」

這時候角色都擠上來講話，作者慌得也沒工夫來爲自己欣幸，假使真寫成一個生龍活虎的粗人，今天就免不了挨打。還有幾個角色直接向司長呼籲，要求他從速判決作者的罪名和刑罰，司長微笑道：「這事雖比不上留聲機的唱片，咱們也得兩面都聽聽呀！作者先生，你對他們的一面之詞，有什麼答復？」

作者急出主意來了，對階下的羣衆說：「你們講的話，亦有片面的理由，但是，沒有我，那來你們呢？我產生你們的，總算得你們的父親。『天下無不是的父親』；人不要忘本，你們別跟我爲難。」

司長拈著鬍子冷笑。

一個男角色怒叫道：「你在書中教我家庭革命，爲主義逼死老子，現在怎麼又講起孝順來了？」

一個女角色抿著嘴笑道：「你是我爸爸，那末媽媽呢？」

另一個男人聲淚俱下地說：「我只知道『母親之愛』，偉大，純潔的『母親之愛』；我在你的書裏就不覺得有父親的需要。」

一個中年人說：「養活孩子的父親，尙且不能博得兒女們的同情，何況你是靠我們養活的。你把我們寫得死了，你可以賣稿子生活，這簡直是謀財害命，至少也是貪圖遺產。所以，我們該是你的祖宗。」

那老頭子聽了點頭讚歎說：「這纔像句話。」

那粗人指着自己鼻子說：「咱老子！」

那都會女人扭著身說：「『老祖宗』？我可不愛做。年輕人也可以養活老人。」

反正爲父親而犧牲身體的年輕姑娘，有的是。」

一個意料不到地洪大的聲音在人堆裏叫：「我總不是你產生的，」把一切比重低的聲音都鎮下去。

作者一看，喜出望外，原來說話的人非別，是比自己早死幾天的一位提倡文化事業的資本家，生平最要好的朋友。這位資本家原是暴發財主的兒子，少年有志。所謂有志，並非瞧不起家裏發的橫財，是嫌發財的時期太短，家裏的錢還刺眼地亮，刺鼻地臭，說不上古色古香。他父親也覺到這一點，努力要做成「老牌子」，正像穿新竹布大褂的人，有意把大褂弄縲了，可以減少些鄉氣和行動時瑟瑟的聲音。所以，他老子一心想跟破落戶紳士和腐敗官僚結親家，而他自己用全力做個頹廢派詩人，歌唱著烟、酒、蕩婦、麻醉以及罪惡，就可惜他不懂平仄聲，所採用的詩體還不夠陳舊。這樣混着，女人相好了幾個；就他抽的烟，喝的酒，各種牌子講起來，在身體裏也舉行得國際聯盟；麻醉更不用說；只是什麼罪惡也沒有犯過，除了曾寫幾首非由自出的自由詩。一天，跟情婦上飯館，他忽然注意到女人嘴唇上塗的口紅老是拌著飯和菜同吃下肚去，所以一頓飯吃完，女人的嘴唇也褪了顏色，非重塗不可。遺傳的商業本能在他意識裏如夢初醒，如蛇起蟄。

從明天起，他不做頹廢詩人了，改行做大企業家，把老子手裏賺的錢來開工廠。這工廠第一種出品就是「維他命脣膏」；這個大發明的功效，只有引他的廣告部主任的妙文來形容：「美容衛生，一舉兩得」；「從今以後，接吻就是吃補藥」（下面畫個道士裝的少年人摟著一個帶髮尼姑似的女人，據說畫的是賈寶玉吃胭脂）；「充實的愛情！」（下面畫個嘻開嘴的大胖子，手摟著一個骨朵著嘴的女人，這嘴鼓起了表示上面濃塗著「維他命補血口紅」）。這口紅的化學成分跟其他化妝用的脣膏絲毫沒有兩樣，我們這位企業家不過在名稱上輕輕地加上三五個字，果然迎合了社會心理，把父親給他的資本倍了幾十倍。他又陸續地發明了「補腦益智生髮油」，「魚肝油口香糖」，細腰身女人吃了不致發胖的特製罐頭「保瘦肥雞」。到四十歲，財發夠了，他舊情未斷，想起少年時的嗜好，贊助文學。戲劇是文學裏最雅俗共賞的門類，他便根據他發明東西的精神，一貫地提倡康健劇運動，收羅了不少作家。他以為喜劇使觀眾笑，多笑當然身體健康，可是笑得太厲害了，臉上要添皺紋，嘻開的口裏會鑽進微生蟲去，不但笑痛了肚子，笑脫了下頷，以及發生其他妨害健康的結果。所以他提倡的喜劇，以只使觀眾「吃吃微笑」為標準。至於悲劇呢，他認為也有健康作用；人身上一切孔竅，都

需要正常排洩，但在機械文明裏生長的現代人，情感枯燥，眼睛的排洩不夠，悲劇使人流幾點衛生眼淚，免得眼部害「便秘症」或臟脹病。那時我們這位作者已享受一代盛名，正把所作的小說改編成劇本。他的劇本都符合健康劇的條件，雖然跟那資本家的原意有些出入。他的名氣已經大得變成一種威脅和恐怖，讀他作品的人不敢不隨衆叫好，怕不叫好會有旁人嗤鄙自己沒有眼力，夠不上文藝欣賞。看他編的悲劇，觀衆都想笑，然而震於作家的的大名，不敢放聲大笑，只有各自瞞著鄰座的人，把預備揩眼淚的手帕遮著嘴「撲嗤」偷笑——正符合健康喜劇的條件。看他編的喜劇，觀衆都覺得沈悶，可是誰有膽量立起身來走呢？誰肯做「不識貨」的「俗物」呢？於是大家都死心塌地坐舒服了睡覺，睡覺當然是人生健康的要素。因此作者和資本家，一吹一唱，結下了生死交情。資本家五十年，我們的作者還徵集論文來慶祝和紀念。現在一看是他，作者膽子大壯，招手說：「你來得正好！快幫我向這些人分辯。」

「分辯！」資本家鼻孔裏出冷氣說：「我也要向你算賬呢！」

作家莫名其妙地說：「唉！咱們倆怎翻起臉來呢？你五十年生辰那一天，我不是還爲你在報紙副刊上出個慶祝專號，做篇白話壽文，把你大捧特捧麼？誰知你

多喝了酒，當天晚上就急病死了！我沒有能跟你永訣，正引爲憾事，今天不期而遇，大家都該高興，你爲什麼這樣反面無情？」

「嚇！我的命就害在你手裏，還說什麼交情！你的副刊，簡直就是計刊，你的壽文送了我壽終正寢，你捧我真捧上了西天。你不知道你自己多利害，你的筆是刀筆，你的墨水等於死水，你的紙賽得閻羅王出的拘票。不但你小說劇本裏的人都像木偶泥人，一個也不會活，就是真正的活人，經你筆下一描寫敘述，也就命盡祿絕。假使你不寫那篇文章，我還有好幾年的壽命呢。你試想你那篇文章裏誠惶誠恐，必恭必敬的語意，像不像孝子做的行述，或者花了大潤筆買來的墓誌銘？我那裏當得起這種恭維？把我的福分都折盡了！我在這裏專候你來討命。」

作者聽他數說自己時，忽然起一個不快意的念頭，梗在心中，像胃裏消化不了的硬東西。自己臨死以前，剛寫了一部自傳，本來準備諾貝爾獎金到手後出版的。照那資本家的說法，一到自己筆下，人物休想活命，那末自己這一次並不是氣死的，致命的原因怕就是那部自傳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有這樣一枝殺人的筆而不去寫抗戰文學跟原子炸彈比美。偏寫什麼自傳，真是後悔無窮！且慢，自己好不傻！事已做錯，現在正好將錯就錯，遣散了這些討命鬼再說，因對羣衆

道：「既然如此，我已經惡貫滿盈，自食其報，償過你們的命了。我不是做自傳敘述過自己麼？這不就等於自殺？算了，算了，咱我大家扯個直，我也不虧你們什麼。」

那些人一齊叫起來：「好便宜！你的死那裏算得自殺？好比貪嘴吃河豚中毒送命，那算不得厭世。你做自傳的用意是自吹，當初你並沒想會給自己的刀筆吹死的。我們還是向你要命！要命！」

作者慌得搓著手，在地上轉，喃喃自語說：「這事真要命！」

鬚子說：「現在我可以判決了。我想派你投生到——」

作家向他打拱說：「司長先生，我請求你先聽我一句話。我今生嘗夠了文學生活的苦味，本來夢想來生享受些人世間的榮華富貴，現在我可沒有這奢望了。我自知罪孽深重，求你將功折罪，從輕發落，罰我來生還做個作者罷。」

鬚子驚奇道：「還做作者？你不怕將來又有人向你要命麼？」階下的人都睜大了眼睛望著我們這位作家。

作者解釋道：「我只翻譯，不再創作，這樣總可減少生命上的危險。並且，我直譯原文，決不意譯，免得失掉原書的生氣，吃外國官司。譬如美國的歷史小

說，我一定信實地翻作『中風狂走』(Gone With the Wind)。但丁的名作，我翻作『老天爺開頑笑』。我可以把密爾敦的史詩意譯爲『蘇州杭州陷落盲詞』，但是我發誓決不，雖然『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是現成的諺語，密爾敦又是瞎子。每逢我譯不出的地方，我按照『幽默』，『羅曼諦克』，『奧伏赫變』等有名的例子，採取音譯，把全文用漢字拼出來，讀者如讀原文，原書人物的生命可以在譯文裏人壽保險了。再不然，我不幹翻譯，只編戲劇。我專編歷史悲劇，像關公呀，岳飛呀，楊貴妃呀，綠珠呀，昭君呀，有的是題目。歷史上的人物原是已死的，悲劇裏該有死人，經過這樣加倍雙料的該死，總沒有人會告我害他的命了。再不然，我改編沙士比亞。這位沙老前輩曾經託夢給我，說他戲裏的人物壽命太長，幾百年活得不耐煩了，願意一死完事，請我大發慈悲，送他們無疾而終罷。他說這是他們洋人所謂 mercy killing。他還恭維我『後生可畏』，向我打拱作揖，說『拜託拜託』呢。」

司長說：「我自有好辦法，你們大家聽著。他作自傳的本意雖然並非自殺，但是他爲人作壽序的用心也不是要使人減壽。這兩事可以抵銷，他跟資本家彼此間就算沒有事了。至於他剝奪書中人物的生命，這一點該有報應。不妨罰他轉世

到一個作家的小說或戲劇裏也去充個角色，教他自身嘗嘗不死不活的滋味。問題是，這一類的作家太多了，我派他到誰的筆下去呢？有了，有了！陽世有一位青年人，正在計劃一部破天荒的綜合體創作，用語錄體小品文的句法，新詩的韻節和格式，寫出分五幕十景的小說。紙，墨，筆都預備好了，他只等著『靈感』。候他神來之際，我們便向他頭腦裏偷偷地送個鬼去。先生——鬍子轉臉向我們的作家道——「先生，你去做書中主人翁最好沒有了！因為你是天才，而你的那位後起者恰要在書裏描摹天才的性靈和生活。」

一個書中角色啞聲問：「司長說的是『性靈和生活』，還是『性生活』？假使那青年作家注重在後者，豈不太便宜了我們這個公敵？」——手指著我們的作家。

鬍子笑說：「諸位放心。那個青年人傳得此公的衣鉢，到他書裏，你就不知死活，更談不到什麼生活。」

「贊成！」「公正的司長萬歲！」羣衆歡呼著。我們這位作者提出最後無希望的抗議道：「司長先生，我個人的利害，早已置諸度外，逆來順受，這一點度量倒還有。可是你不該侮辱文藝呀！那位青年等候著『神來』，你偏派我的魂魄

去『鬼混』，他要的是『靈感』，不是『鬼迷』。你教我受委屈可以，你要跟崇高無上的文藝開惡意的玩笑，那無論如何我不答應。作者協會知道了準會發表宣言抗議的。」

「神者，鬼之靈者也。先生當之無愧，這事不要緊，」司長說。作者早把線裝書全拋在毛廁裏，聽他通文，不知道是他杜撰的句子，以為定有經書的根據，啞口無言。在大衆嗤笑聲中，他的靈魂給一個穿制服的小鬼押送上路。

這位青年作家等候靈感，結結實實地有三年了，從前買進的稿紙現在都漲了十幾倍的價。可是左等靈感不來，右等它還不來。也許靈感迷失了路，也許它壓根兒忘了青年作者的住處。有一天，青年恍然大悟，要寫處女作，何不就向處女身上去找。所以當小鬼押作者的靈魂來的時候，青年正跟房東的女兒以科學實驗的態度，共同探討人生的祕密。押送的小鬼倒是個君子人，忙別轉了臉不看他們。我們作者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打定主意，想無論如何，總比送入那青年的腦子給他寫出來好。因此，他趁那小鬼不注意的機會，飛快地向房東女兒的耳朵裏直鑽進去，因為這時候那女人跟那青年難解難分地扭作一團，只有她兩只耳朵還空蕩蕩的不遭封鎖，毫無障礙。這樣，他無意中切身證實了中世紀西洋基督教神學

家對於童貞女瑪利亞懷孕的解釋，女人的耳孔是條受胎的間道（*Græe per aurem conceptisti*）。從此那青年失掉書裏的角色，那女人肚裏有了孩子。青年只好娶這女人；書再也寫不出了，把著書的手筆來替丈人家開的雜貨鋪子記流水賬。他唯一的自慰是：中國的老式賬簿每行另起，一行寫不到底，頗像新詩，而記賬的字句，非文言，非白話，當然也算得亦文亦白的語錄體。那押送的小鬼回去了大受司長申斥，才知道君子人不是下屬做的，要爲上司辦事週到，不能顧得廉恥。

據說，那孩子一生下地就笑，看見了父親，笑得愈有一種勝利的表情。親戚們都說這孩子的命運一定大吉大利。直到現在，我們還猜不出這孩子長大了是否要成爲作家。

紀念

雖然是高山一重重裹繞著的城市，春天，好像空襲的敵機，毫無阻礙地進來了，並且來得比別處早。說來可憐，這乾枯的山地，不宜繁花密柳；春天到了，也沒個寄寓處。只憑一個陰溼蒸悶的上元節，緊跟着這幾天的好太陽，在山城裏釀成一片春光。老晴天的空氣裏，織滿山地的忙碌的砂塵，烘在旁晚落照之中，給春光染上熟黃的暈，醇得像酒。正是醒着做夢，不飲能醉的好時光。

曼倩從日光留戀着的大街，轉進小巷。太陽的氣息早在巷裏斂盡。薄暮的春寒把她警覺，纔知道迷迷糊糊地已到寓處。路不知怎樣走的，兩腿好酸。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使她脚痛，同時使他擔心；因為她穿的高跟鞋還是前年路過香港買的，她到內地前最後的奢侈品。她懊悔沒有讓天健爲她雇了洋車回來。然而經過今天的事，她還能接受天健的獻殷勤麼？這不是對天健表示，他的舉動獲得自己事後的默許麼？天健要這般解釋的，他正是這種人！一面想着，曼倩疲乏地經過

巷口人家，看見自己院子的那垛土圍牆。在這磚瓦稀罕的地方，土牆原是常事。但是比襯了鄰居的磚牆石牆，這個不自知寒窘的土牆曾使它的主婦好多次代爲抱愧。當初租屋時，曼倩就嫌這垛牆難看，屋主見她反對，願意減少租金；因爲這垛牆，這所屋反而租成了。到最近，她纔跟土牆相安，接受了它的保衛。她丈夫才叔對於這粗樸的泥屏，不但接受，並且擁護，誇傲，頌讚——換句話說，不肯接受，要用話來爲它粉飾。每有新到的朋友來訪他，她總聽他笑呵呵的說：「這圍牆看上去很古樸。住慣都市裏洋房的人更覺得別有風味。所以我一看就中意。同巷孩子又多，鄰居的白粉牆上給他們塗滿鉛筆字，還有畫啦！可是我這泥牆，又黑又糙，他們英雄無用武之地。上次敵機轟炸以後，警察局通知市民把粉牆刷黑。我們鄰居怕吃炸彈，拖泥帶水，忙個不了。只有我這圍牆是天然保護色，將就得過，省去我不少麻煩。否則，我們雇匠人來刷黑了，房東還是不肯認帳，我們得掏自己腰包。鄰居的圍牆黑了不多時，你看小孩子又縱橫倒豎用粉筆書畫滿了。只等於爲他們置了一塊大黑板，真不上算！」說到此，客人當然加進去笑；假使曼倩陪着招待，她出於義務的也微笑。才叔只忘記提起，小孩子們因爲他牆上無地下筆，便在他板門上大大小小的寫了好多「徐寓」，多少做着貼在門高處紅

紙上他所寫那兩個字的筆意。這一點，新來的客人當然也不便補充。

曼倩推推門，所用的本地老媽子在門裏粗聲大氣地問：「那一個？」曼倩進來，順口問：「先生回來麼？」老媽子答說還未。這是曼倩意料中的回答，然而曼倩今天聽了，心上一陣寬舒。她惴惴地怕才叔已先在家，會問她到那裏去的。她還沒知道怎樣撒個最經濟而極圓滿的謊。當着他面用話來騙他，比瞞了他做虧負他的事，似乎繁難得多。她明知近來本市一切機關爲防正午有空襲起見，延到三點後開始辦公，她丈夫非到上火後半天不會回來。但是天下難保沒有意外，因爲她適纔就遇到意外。真的，她今天午後和天健相見，沒準備有那樣的收場。不錯，她鼓勵天健來愛慕自己，但是她沒有料到天健會主動地強迫了自己。她只希望跟天健有一種細膩，隱約柔脆的情感關係，點綴滿了曲折，充滿了猜測，不落言詮，不著痕迹，只用觸鬚輕迅地拂探着彼此的靈魂。對於曼倩般的女人，這是最有趣的消遣。同時也是最安全的；放着自己的丈夫是個現成的緩衝，防止彼此有過火的舉動。她想不到天健竟那樣直捷。天健所給予她的結實，平凡的肉體戀愛只使她害怕，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好比腸胃嬌弱的人，吃飽油膩的東西。假使她知道天健會那樣蠻，她今天決不出去，至少先要換過裏面的襯衣出去。想到

她身上該換下洗的舊襯衣，她此刻還面紅耳赤，反比方纔的事更使她慚憤！

曼倩到了家，穿過小天井，走進兼作客座和飯室的中間屋子，折入鋪磚的臥房。老媽子回到竈下繼續去煮晚飯；好像一切粗做的鄉下人，她全不知道奶奶回來，該她沏茶倒水的侍候。曼倩此刻也懶跟任何人對答。心上亂糟糟的，沒有一個具鮮明輪廓的思想。只有皮膚上零碎的部分，像給天健吻過的面頰和嘴唇，還不肯褪盡印象，一處處的宛如都各自具有意識，在週身困倦感覺之外生動地獨立著。舊式明角窗的屋子裏，這時候早已昏黑。曼倩倒願意這種昏黑，似乎良心也被著夜的掩庇，不致赤裸裸地像脫殼的蝸牛，一無隱遁。所以她也不開電燈。其實內地的電燈只把暗來換去黑，彷彿是夜色給水沖淡了。曼倩在椅子上坐定，走路的路熱從身子裏泛出來，覺得方纔和天健的事簡直不可相信，只好比夢面上的浮雕。她想在牀上和衣歇一會，定定神；然而她畢竟是女人，累到這樣，還要先換去出門的衣服纔肯躺下。這皮大衣將褪毛了，這襯絨旗袍顏色也不新鮮了。去年夏天以後，此地逐漸熱鬧。附著各處撤退的公共事業，來了不知多少的時髦太太和小姐，看花了本地人的眼睛。曼倩身上從裏到外還是穿的嫁時衣，未嘗不想添些時裝。然而她賠嫁的一筆款子，早充逃難費用，才叔現在月入只够開銷。那有

錢稱她心做衣服呢？她體諒她丈夫，不但不向他要求，並且不讓他知道。是的，結婚兩年多了，她沒有過著舒服日子。但是她耐心陪才叔吃苦，把驕傲來維持愛情，始終沒向人怨過。這樣的妻子，不能說她對不住丈夫。

應該說，丈夫對不住她。在訂婚以前，曼倩的母親就說才叔騙了她的寶貝女兒，怪她自己的丈夫引狼入室。曼倩的女伴們也說曼倩聰明一世，何以碰到終身大事，反而這樣糊塗。但是那一個母親不在先反對女兒自由揀中的男人呢？那一個女人不背後菲薄朋友們的情人呢？每一個少年人進大學，準備領學位之外，同時還準備有情人。在強迫寄宿的大學裏，男女間的隔離減縮了，而且彼此失掉家庭背景的襯託，交際時只認識本身。在學校裏這樣的平等社交往往產生家庭裏所謂錯配。何況愛情相傳是盲目的，要到結婚後也許纔會開眼。不過愛情同時對於許多學生並不盲目；他們要人愛，尋人愛，把愛獻給人，求人佈施些殘餘的愛，而愛情似乎看破他們的一無可愛，不予理會——這或可反證愛情還是盲目的，不能看出他們也有可愛之處。所以，男女同學不但增加自由配合的夫婦，並且添了無數被戀愛淘汰下來的過時獨身者，尤其是女人。至少她們沒有像曼倩肯錯配了

誰！

曼倩是個不甚活潑的慢性格兒。所以她理想中的自己是個雍容文靜的大家閨秀。她的長睫毛的眼睛，蛋形的臉，白裏不帶紅的面色，瘦長的身材，都適宜於造成一種風韻淡遠的印象。她在同學裏出了名的愛好藝術，更使喜歡她的男人從她體態裏看出不可名言的高雅。有人也許嫌她美得太素淨，不夠葷；但是食肉者鄙，這些粗坯壓根兒就不在曼倩帶近視的彎眼睛裏。她利用天生羞縮的脾氣，養成落落自賞的態度。所以有人說她驕傲。女人的驕傲是對男人精神的挑誘，正好比風騷是對男人肉體的刺激。因此，曼倩也許並不像她自己所想的那麼淡雅，也有個好幾個追求她的人。不過曼倩是個慢性子，對男人的引力也是幽緩的，積漸的。愛上她的人都是多年的老同學，然而正因為同學得久了，都給她看慣了，看熟了，看平常了，喚不起她的新鮮的反應。直到畢業那年，曼倩還沒有情人。在沈悶無聊的時候，曼倩也感到心上的空白，沒有人能夠為她填，男女同學的機會只算辜負了，大學教育也只算白受了。這時候，憑空來個才叔。才叔是她父親老朋友兒子，因為時局關係，從南方一個大學裏到曼倩的學校來借讀。她父親看這位老世姪家境不甚好，便在開學以前留他先到家裏來住。並且為他常設個榻，叫他星期和假期來過些家庭生活。在都市裏多年的教育並未完全消磨去才叔的鄉

氣，然而也沒有消磨去他的孩子氣。他的天真的鹵莽，樸野的斯文，還有實心眼兒的伶俐，都使他可笑得可愛。曼倩的父親叫曼倩領才叔到學校去見當局，並且辦理手續。從那一天起，她就隱然覺得自己比這個新來的鄉下小孩子什麼都來得老練成熟，有一種做能幹姊姊的愉快。才叔也一見面就親暱著她，又常到她家去住。兩人混得很熟，彷彿是一家人。跟才叔在一起，曼倩忘卻自己慣常的矜持，半忘卻他是有挑誘潛能的男人，正好像舒服的腳忘掉還穿著鞋子。和旁的男朋友作伴時，她從沒有這樣自在。本是家常的要好，不知不覺地變成戀愛。不是狂熱的愛，只是平順滑溜的增加親密。直到女同學們跟曼倩開玩笑，她纔省覺自己怎樣喜歡才叔。她父母發見這件事以後，家庭之間大起吵鬧，才叔嚇得從此不敢來住。母親怪父親；父親罵女兒，也怪母親；父親母親又同罵才叔，同勸女兒，說才叔家裏窮，前途沒有希望。曼倩也淌了些眼淚，不過眼淚只使她的心更堅決，宛如蔴繩漬過水。她父母始則不許往來，繼則不許訂婚，想把時間來消耗她的愛情。但是這種愛像習慣，養成得慢，也像病，退得更慢。所以經過兩年，曼倩還沒有變心，才叔也當然忍待。反因親友們的歧視，使他倆的關係多少減去內心的豐富，而變成對外的團結，對勢利的輿論的攻守同盟。好容易戰事忽然發生。時

局的大翻掀使家庭易於分化。這造就大批寡婦鰥夫的戰爭反給予曼倩倆以結婚的機會。曼倩的父母親也覺得責任已盡，該減輕干係。於是曼倩和才叔草草結婚，漠然地聽了許多「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祝詞，隨著才叔做事的機關輾轉到了這裏。

置辦內地不易得的必需品，收拾行李，經濟的舟車旅行，尋住處，借或買家具，雇老媽子，回拜才叔同事們的太太，這樣的忙了一串，纔算定下來。新婚以後，只有忙碌，似乎還沒工夫嘗到甜蜜。嫁前從不問家事的她，現在也要管起柴米油鹽來。曼倩並不奢華，但她總是體面人家的小姐。才叔月入有限，儘管內地生活在初還便宜，也覺得手頭不寬。戰事起了纔一年，一般人還沒窮慣。曼倩們恰是窮到還要諱窮，還可以遮飾窮的地步。這種當家，煞費曼倩的苦心。才叔當然極體恤，而且極抱歉。夫婦倆常希望戰事快結束，生活可以比較優閒些。然而曼倩漸漸發現才叔不是一個會鑽營差使，發意外財的能幹丈夫。他只會安着本分去磨辦公室的與天地齊壽的檯角。就是戰事停了，前途還極渺茫。才叔的不知世事每使她隱隱感到自己缺乏依傍，要一身負着兩人生活的責任，沒個推託。自己只能溫和地老做保護的母親，一切女人們情感上的奢侈品像撒嬌，頑皮，使性子之類只好跟物質上的奢侈品，一同禁絕。才叔自己就是個孩子，他沒有這樣寬大

的懷抱容許她倒在裏面放刁。家事畢竟簡單，只有早起忙些。午飯後才叔又上辦公室，老媽子在院子裏洗衣服，曼倩每閒坐在屋中間，看太陽移上牆頭，受夠了無聊和一種無人分攤的岑寂。她不樂與才叔同事們的家眷往來，講奶奶經。在同地做事也有好多自己未嫁時的朋友，但男的當然不便來往，女的嫁的嫁了，不嫁的或有職業，或在等嫁，都忙著各人切身的事。又因為省錢，不大交際，所以過往的人愈變愈稀。只到晚上或星期六，偶有才叔的朋友過顧；本不來看她，她也懶去應酬。她還愛看看書，只恨內地難得新書，借來幾本陳舊的外國小說，終鋪不滿一天時間和靈魂的缺陷。才叔知道她氣悶，勸她平時不妨一人出去溜達溜達。她閒得熬不住了，上過一次電影院，並非去看電影，是去看什麼在內地算得電影。演的倒是斑駁陸離的古董外國片子，場子裏長板檯上擠滿本地看客。每到銀幕上男女接吻，看客總闐然拍手叫着：「好哇！還來一個嗎！」她回來跟才叔說笑了一會，然而從電影院帶歸的跳蚤，咬得她一夜不能好睡。曼倩嚇得從此不敢看戲。這樣過了兩年，始終沒有孩子。才叔同事的太太們每碰到她就說：「徐太太該有喜啦！」因為曼倩是受過新教育有科學常識的女子，有幾位舊式太太們談起這事，老做種種猜測。「現在的女人終是貪舒服呀！」她們彼此涵意無窮的

笑著說。

去年春天，敵機第一次來此地轟炸。炸壞些房屋，照例死了幾個不值一炸的老百姓。這樣一來，把本市上上下的居民嚇壞了；就是天真未鑿的土人也明白飛機投彈並非大母雞從天空中下蛋，不敢再在警報放出後，街頭聚著仰面拍手的吵鬧。防空設備頓時上勁起來。地方報紙連一接二的發表社論和通信，說明本市在抗戰後方的重要性，該有空軍保衛。也有人說，還是不駐扎飛機的好，免得變成軍事目標，更惹敵人來炸；然而這派議論，在報上是看不到的。入夏以後，果然本市有了航空學校，闢了飛機場，人民也看慣了本國飛機在天際的回翔。九月秋深，一天才叔回家，說本地又添一個熟人，並且帶點親。航空學校裏有才叔一位表弟，今天會到辦公處來訪他。才叔說他這位表弟，從小就愛淘氣，不肯好好唸書，六七年不見，長得又高又大，幾乎不認得了，可是說話還是嘻皮笑臉的胡鬧，知道才叔已結婚，說過一兩天要來「認」新表嫂呢——

「我們要不要約他來便飯？」才叔順口問。

曼倩不甚熱心的說：「瞧著罷！他們學飛機的人，是吃慣用慣玩慣的，請飯未必使他見情。在你已經大破費了，在他並未覺得好，也許還一肚子委屈。何苦

呢？與其請吃不體面的飯，還是不請好。並且，他多半是隨口說著罷了；他看過你，就算完了。這種人未必會破工夫尋到你家來。」

才叔見他夫人這樣落落，高興冷去了一半，忙說：「我們就等著罷。他說來的，曾向我要地址。他還說，風聞你是美人，又是才女，『才貌雙全』，非見不可——跟我大開玩笑呢。」

「哼！那麼請他不用來。我又老又醜，只算你的管家婆子！給他見著，不怕丟盡了臉！」

「笑話！笑話！」才叔摩著曼情的頭髮，撫慰她說：「你如看見天健，定不會討厭他。他有說有笑，極熱鬧近人的脾氣。性情也很真厚的。」於是話講到旁處。才叔私下奇怪，何以曼情聽人說她才貌雙全時，立刻變成那樣激烈。然而才叔是天生做下屬和副手的人，只聽分付，從不會發生問題。看見他夫人平日不吵不怨，十分平靜，也沒當她是個問題來研究。私下詫異一會，又不敢問。忙著吃晚飯，也就完了。

兩三天後，就是星期日。隔夜才叔又想起天健明晨或會來，跟他夫人說了。當日添買幾色菜，準備天健來吃飯。因為天健沒約定來，所以只是家常飯菜略豐

盛些；天健如來，也不會覺得是特備了等他的。又看着老媽子把客座和天井打掃得比平日澈底。夫婦倆一面忙，一面都笑說準備得無謂，來的又不是大客人。雖然如此，曼倩還換上一件比較不家常的旗袍，多數些粉，例外的擦些口紅。午刻過了，好一會還不見天健的影子。老媽子自己肚子餓了，直嚷着要爲主人開飯。只好讓她開上飯來夫婦倆對吃。才叔脾氣好，倒笑著說：「他原沒說定那一天來，是我們太肯定了。今天只算我們自己請自己，好在破費無多！天井好久沒有這般乾淨了，不知這老媽子平時怎麼掃的！」

曼倩道：「花錢倒在其次，只是心思白費得可恨。好好一個星期日，給他掃盡了興。來呢說來，不來呢說不來。他只要浮泛地信口敷衍你一聲，那知道人家要爲他忙。只有你這樣不懂事的人，旁人隨口一句應酬，都會信以爲真的。」

才叔見他夫人氣色不好，忙說：「他就是來，我們也不再招待他了。這孩子從小就是那麼沒頭沒腦的。我們飯後到公園走走，乘天氣好，你也不必換什麼衣服。」曼倩口裏應著，心上對天健下個「好討厭！」的斷語。

又一星期多了，天健始終沒來過。才叔一天回來，說在路上碰見天健和一個年輕女子一同走著：「他也含含糊糊，沒明白介紹是誰。想來是他新交上的女朋

友——這小子又在胡鬧了！那女孩子長得不錯，可惜打扮得太過火，決不是本地人。他聽說我們那天等他來吃飯，十分抱歉。他說本想來的，給事耽擱住了。過幾天他定來，教我先向你致意，並且鄭重道歉。」

「『過幾天來』，過幾天呢？」曼倩冷淡地問。

才叔說：「隨他幾時來，反正我們不必預備。大家是親戚，用不著虛文客套。我想他昏天黑地在鬧戀愛，一時未必有工夫來。我們怕是老了！像我今天看見青年愛人們在一處，全不眼紅。不知怎樣，我只覺得他們幼稚得可憐，還有許多悲歡離合，要受命運的捉弄和支配。我們結過婚的人，似乎安穩多了，好比船已進港，不再怕風浪。我們雖然結婚只兩年，也好算老夫妻了。」

曼倩微笑道：「『別咱們，你！』——這原是兒女英雄傳裏十三妹對沒臉婦人的話；她夫婦倆新借這本書看完，常用書裏的對白來打趣。才叔見他夫人頑皮可愛，便走上去要求地吻她。給他自己的熱情麻醉了，他沒感到曼倩的淡漠。」

那一夜，曼倩失了大半夜的眠。聽才叔倦懈地酣睡，自己週身感覺還很緊張，動盪。只靜躺著詫異，何以自己年紀輕輕，而對戀愛會那樣厭倦。不，不但對戀愛，對一切都懶懶地不發生興會。結婚纔兩年多，陳腐熟爛得宛似跟才叔同

居了一世。「我們算穩定下來了，」真有如才叔所說！然而自認識才叔以來，始終沒覺到任何情感上的不安穩。怕外來勢力妨害她倆戀愛的發展，那當然有的。可是，彼此之間總覺得信託得過，把握得住。無形的猜疑，有意的誤解，以及其他精緻的受罪，一概未經歷到。從沒有辛辣酸澀，老是清茶的風味；現在更像泡一次，淡一次。日子一天天無事過去，跟自己毫無關係，似乎不是自己真正過着的。轉瞬就會三十歲了；這樣老得也有些冤枉。還不如生個孩子，減少些生命的空虛，索性甘心做母親。當初原有個空泛的希冀，能做點事，在社會上活動，不願像一般女人，結婚以後就在家庭外喪失地位。從前又怕小孩子是戀愛的障礙，寧可避免。只不知才叔要不要孩子，怕他經濟又負擔不起。這害人的戰事什麼時候會了結……

曼倩老晚才起來。她起牀時，才叔已出去了。因為半夜沒睡，頭裏昏沈沈，眼皮脹結得擡不甚起。對鏡子裏清黃的長臉，自己也怕細看。洗面漱口後，什麼勁都鼓不起。反正上午誰也不會來，便懶得打扮。息了一會，覺得好些。老媽子已上街買菜回來，曼倩罩上青布褂子，幫她在竈間弄菜做飯。正忙得不可開交，忽聽見打門聲，心裏想這時候有誰來。老媽子跑去開門。曼倩記起自己蓬頭黃

臉，滿身油味，絕對見不得生人，懊悔沒早知照老媽子一聲。只聽老媽子一路叫「奶奶」直奔竈下來，說有個姓周的，是先生那門子親戚，來看先生和奶奶，還站在院子裏呢，要不要請他進去坐。曼倩知道天健來了，窘得了不得。給老媽子那麼嚷，弄得無可推避，一時要罵她也無濟於事。出去招呼呢？簡直自慚形穢，畢竟客氣初見，不願意失這個面子。若要進臥室粧扮一下再見他，出廚房就是天井；到中間屋子折入臥室非先經過天井不可。不好意思相見，又沒機會拾落，曼倩只得吩咐老媽子去道歉說先生不在家，等先生回來告訴他來謝步。老媽子大聲地應着出去了。曼倩一陣羞恨，也不聽老媽子把話傳得對不對，想今天要算是無禮慢客了，天健明知自己在竈下不肯出見。也許他會原諒自己上竈弄得烏烟瘴氣，倉卒不好見客。然而號稱才貌雙全的表嫂竟會烟火氣得怕見生客，也夠丟人了！這也該怪天健不好，早不來，遲不來，沒頭沒腦的這會子闖來。曼倩正恨著，老媽子進來報客人去了，說星期六下午再來。曼倩沒好氣便教訓老媽子不該有人來直嚷：結果老媽子咕都起嘴，鬧著要不幹，曼倩更添了氣惱。到才叔回家午飯，曼倩告訴他上午的事，還怨他那裏來的好表弟，平白地跟人家搗亂。

夫婦倆雖說過不特地招待天健，星期六午時才叔還買些糕點帶回。飯後曼倩

用意重新修飾一番。上次修飾只是對客人表示敬意，禮儀上不許她蓬頭黃臉出來慢客。這回全然不同。前天避而不見的羞憤似乎還在她意識底下起作用。雖然天健沒瞧見她，而曼倩總覺得天健想象裏的自己只是一個烟燻油膩，躲在竈下見不得他的女人。今天需要加工夫打扮，纔能恢復名譽。所以無意中脂粉比平日施得鮮明些，來投合天健般粗人的審美程度。

三點多鐘，天健帶了些禮物來了。相見之後，曼倩頗爲快意地失望。原來他並不是粗獷浮滑的少年，曼倩竟不能照她預期的厭惡他。像一切航空人員，天健身材高壯，五官卻雕琢得很精細，態度談吐只有比才叔安詳。西裝穿得內行到家，沒有土氣，更沒有油氣。還是初次見面呢，而他對自己的客氣裏早透著親熱了；一望而知是個善於交際的人。才叔跟他當然有好多話可講；但她看出他不願一味和才叔敘舊，冷落著自己，所以他時時把談話的線索放寬，撇開，分明要將自己也圈進去。是的，事實不容許她厭惡天健，除非厭他常偷眼瞧自己。有一次，天健在看自己時，剛跟自己看他的眼鋒相接，自己臉上立刻發熱，眼睛裏也起了暈，像鏡面上呵了熱氣，而天健反坦白地一笑，順口問自己平時怎樣消遣。這人好算得機靈！因爲天健送的禮不薄，夫婦倆過意不去，約他明晚來便飯。那頓預

定要請吃的飯，始終沒省掉。

明天，曼倩整下午的忙，到百凡就緒，可以託付給老媽子了，纔回房換好衣服。時間尙早，天健已來，才叔恰出去訪友未回。曼倩一人招待他，盡力鎮住靦腆，從腦子犄角罅縫裏搜話出來講。虧得天健會說話，每逢曼倩話窘無可談時，總輕描淡寫的問幾句，彷彿在息息擴大的裂口上搭頂浮橋，使話頭又銜接起來。曼倩明白他看破自己的羞縮，在同情地安撫自己，想著有點滑稽，也對他感激。天健說，他很想吃曼倩做的菜，而又怕曼倩操勞，所以今天的心理不無矛盾。更說他自己也會燒菜，過些時下廚房顯顯手段。曼倩笑道：「虧得我沒早知道你有這本領！我本不會做菜，以後你若來吃飯，我更不敢做，只好請你吃白飯了。」天健有與人一見如故的天才，興會蓬勃，能使一切交際簡易化。曼倩不知不覺的鬆了拘束。才叔回來，看見他倆正高興地說笑，曼倩平時的溫文裏添上一種新的活潑，知道他夫人對他表弟的偏見已經消釋，私心頗爲欣慰，所以到坐下吃飯時，三人都忘了客套，尤其是曼倩——她從來沒覺得做主婦這樣容易，招待客人的責任這樣輕簡。天健敘述許多到本地來以前的事，又說一個同鄉人家新爲他布置一間房，有時玩得太晚了，可以在校外住宿。才叔忽然想到和天健一起走的那個女

人，便問道：「料來跟你同玩的女孩子總不少罷？那天同你在一起的是誰？」

天健呆一呆，說：「是那一天？」

曼倩頑皮地插進去道：「意思是說：『那一個？』想他天天有女朋友同玩的，所以多得記不清了。」

天健對她笑說：「我知道表嫂說話利害！可是我實在記不起。」

才叔做個鬼臉道：「別裝假！就是我在中山路轉角碰見你的那一天，和你並肩走着圓臉紫衣的那一位——這樣見證確鑿，你還不招供麼？」

天健道：「唉！那一個。那一個就是我房東的女兒……」曼倩和才叔都以爲還有下文，誰知他頓一頓，就借勢停了。好像有許多待說出的話一時又迅瞥地，乖覺地，縮回靜默裏去，夫婦倆熬不住了，雙管齊下的說：「無怪你要住她家的房子！」

天健分辯似的忙說：「是這麼一回事。我的房東是位老太太。我在四川跟她的姪兒混得很熟。我到此地來，她姪兒便寫信介紹，湊巧她租的屋子有多餘，所以劃出一間來讓我。她只有一子一女。兒子還上學讀書，這位小姐今年夏天大學畢業，在什麼機關裏當科員。這女孩子長得還不錯，也知道怎麼打扮。就是喜歡

玩，她母親也管不了她——」說到此，天健要停，忽又補上道：「航空學校同人跟她來往的很多，不僅是我。」

本身就是科員的才叔聽著想：「原來是個『花瓶！』還沒說什麼，曼倩的笑像煮沸的牛奶鼓動著直冒出來：「那位小姐可算得航空母艦了！」才叔不自主的笑了。天健神氣似乎受到刺痛的閃了閃，但一剎那就恢復常態，也搗進去笑。曼倩口快，說過那句話，正在懊惱沒先想想再說，看見天健表情，覺得他的笑容勉強，更恨自己說錯話冒犯了他。這女孩子沒準是他的情人。今天話比平時說得太多，果然出這個亂子。曼倩想著，立刻興味減退，對自己的說話也加以監視和管束，同時，她看天健的談笑也似乎不像開始時的隨便坦率——但這或許是她的疑心生鬼。只有才叔還在東扯西拉，消除了賓主間不安的痕迹。好容易飯吃完，過一會天健就向才叔夫婦告辭。他對曼倩謝了又謝，稱贊今天的菜。曼倩明知這是他的世故，然而看他這般鄭重其事的稱謝，也見得他對自己的敬意，心上頗為舒服。夫婦倆相送他出院子時，才叔說：「天健，你若不嫌我這兒簡陋，得空可來坐坐。反正曼倩是簡直不出門的，她也閒得氣悶。你們倆可以談談。」

「我當然喜歡來的！就怕我們這種人，個個都是粗坯，夠不上資格跟表嫂談

話。」雖然給笑沖淡了嚴重性，這話裏顯含著敵意和挑釁。虧得三人都給閃首的夜色蓋著，曼倩可以安全地臉紅，只做出極平常的聲調說：

「只怕你不肯來。你來我最歡迎沒有。可是我現在早成管家婆子，只會談柴米油鹽了。而且我本來就不會說話。」

「大家毋須客氣！」才叔那麼來了一句。這樣囑了「再會」，「走好」，把天健送走了。

兩天後的下午，曼倩正在把一件舊羊毛裏衣拆下的絨繩泡直晒乾了想重結，忽然聽得天健來。曼倩覺得他今天專爲自己來的，因爲他該知道這時候才叔還沒退公。這個發現，使曼倩更拘謹，失掉自在。所以見面後，只問聲今天怎會有工夫來，再也想不出旁的話。前天的親熱，似乎已經消散，得重新團捏起來。天健瞧見飯桌上拆下的絨繩堆，笑道：「特來幫你紉繩。」要打破自己不自然的矜持，曼倩忽生出不自然的勇敢，竟接口說：「你來得正好。我正愁沒人紉著線讓我繞；才叔手腕呆滯，不會活絡的轉。我今天倒要試試你。只怕你沒耐心。讓我先把這絨繩理成一股股。」這樣，一個人張開手紉線，一個人繞線成球，就是相對無言，這絨線還替彼此間維持著不息的交流應接，豁免尋話來扯的窘態。繞好

兩三個球以後，曼倩怕天健厭倦，說別繞罷，天健不答應。直到桌上的線都繞成球，天健纔立起來，說手腕和耐心該都過得去罷，不及等才叔回來，要先走了。曼倩誠心地抱歉說：「真有屈你！這回捉你的差，要嚇得你下回不敢來了。」天健只笑了笑。

從此，每隔三四天，天健來坐一會。曼倩注意到，除掉一次請她夫婦倆上館子以外，天健絕少在星期日來過。他來的時候，才叔總還在辦公室。曼倩明白天健喜歡跟自己在一起。這種喜歡也無形地增進她對自己的滿意。彷彿黯淡平板的生活裏，滴進一點顏色，皺起些波紋。天健在她身上所發生的興趣，穩定了她搖動的自信心，證明她還沒過時，還沒給人生消磨盡她動人的能力。要對一個女人證明她的可愛，最好就是去愛上她。在妙齡未婚的女子，這種證明不過是她的可愛該得的承認，而在已婚或中年逼近的女人，這種證明不但是安慰，並且算得恭維。選擇情人最嚴刻的女子，到感情上回光返照的時期，常變爲寬容隨便；本來決不會被愛上做她丈夫的男人，現在每有希望被她愛上當情人。曼倩的生命已近需要那種證明，信真那種恭維的時期。她自忖天健和她決不會鬧戀愛——至少她不會熱烈地愛天健。她並不擔憂將來；她有丈夫，這是她最有效的保障，對天

健最好的防禦。她自己的婚姻在她和天健的友誼裏天然的劃下一條界限，彼此都不能侵越。天健確討人喜歡——她心口相語，也不願對他下更著痕迹的考語，說他「可愛」——無怪才叔說他善交女友。想到天健的女友們，曼倩忽添無理的煩惱。也許天健只當她是那許多「女朋友」中的一個。不，她斷不做她那一類的女友，他也不會那樣對待她。他絕不用吃喝玩樂的態度來結交她。他的常來看她，足以表示他耐得住恬靜。天健來熟了以後，她屢次想把才叔說他的話問他，然而怕詞氣裏不知不覺地走漏自己的小祕密，所以始終不敢詢問。這個祕密，她爲免丈夫式的誤會起見，並不告訴才叔。因此，她有意無意地並不對才叔每次提起天健會來望她。她漸養成習慣，隔了兩天，就準備（她不承認是希望）他會來，午飯後，總稍微打扮一下。雖然現在兩人見慣了，而每聽到他進門的聲音，總覺得震動，需要神速的大努力，使臉上不自主的紅暈在他看見自己以前褪淨。

這樣，她活著似乎有些勁了。過個把月，已入冬天，在山城裏正是一年最好的時季。連續不斷的晴光明麗，使看慣天時反復的異鄉人幾不能相信天氣會這樣渾成飽滿的好。日子每天在嫩紅的晨光裏出世，在熟黃的暮色裏隱退。並且不像北方的冬晴，有風寒來敗興。因爲山城地形高，據說入冬就有霧圍裹繞，減少空

襲的可能性。市面也愈加熱鬧。一天，天健照例的來了，只坐一會兒就嚷要走。曼倩說，時間還早，何故來去這樣匆匆。天健道：「天氣好得使人心痒，虧你忍得住在家裏悶坐！爲什麼不同出去走走？」

這一問使曼倩十分爲難。要說願意在家裏悶著，這句顯然違心的話，自己也騙不信。要跟天健作伴在大街上走，又覺得不甚妥當，旁人見了會說閒話，有些顧忌——這句話卻又不便對天健明說。結果只軟弱地答復說：「你既在這兒無聊，就請便罷。」

天健似乎明白她的用意，半頑皮半認真的說：「不是我，是你該覺得枯坐著無聊。我是常常走動的。同出去有什麼關係？不成才叔會疑心我拐走了你！」

曼倩愈爲難了，只含糊地說：「不是怎樣說，你去罷，我不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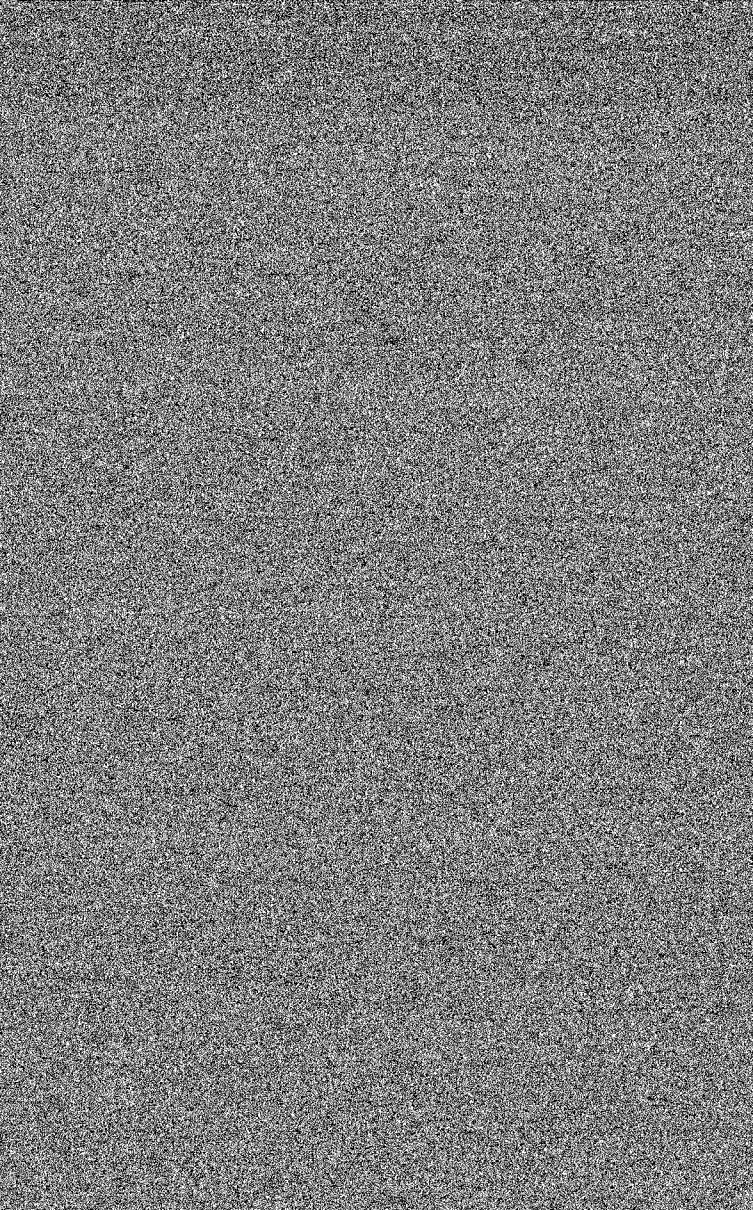
天健知道勉強不來，便走了。到天健走後，曼倩一陣失望，纔明白實在要他自動留下來的。現在只三點多鐘，到夜還得好半天，這一段時間橫互在前有如沙漠的難於度越。本來時間是整片成塊兒消遣的，天健一去，彷彿鐘點分秒間抽去了脊梁，散漫成拾不完數不盡的一星一米，沒有一樁事能像線索般把它們貫串起來。孤寂的下午，是她常日過慣的，忽然竟不能再忍受。此時方想起今天也不妨

同天健出去，因為牙膏牙刷之類確乎該買。雖然事實上在一起的仍不是自己的丈夫，但是「因公外出」，對良心有個交代，對旁人有個藉口。總算不是專陪了人或叫人陪了自己出去逛的。

過一天，天氣愈加誘人地好。昨日的事還有餘力在心上盪漾著，曼倩果然在家坐不住了。上午有家事須料理；並且防空的虛文使店家三點後纔開門。曼倩午後就一個人上街去。幾天沒出來，又新開了好幾家鋪子，都極力強仿上海和香港的店面。曼倩便站在一家新開的藥房前面，看櫥窗裏的廣告樣品，心裏盤算著進去買些什麼。背後忽有男人說話的聲音，正是天健。她對櫥窗的臉直燒起來，眼前一陣糊塗，分不清櫥窗裏的陳設，心像在頭腦裏春，一時幾乎沒有勇氣回過臉去叫他。在她正轉身之際，又聽得一個女人和天健說笑，她不由自主，在動作邊上停下來。直到脚步在身畔過去，纔轉身來看，只見天健接近自己的側形同一個女人走進這家藥房。這女人的側面給天健身體蔽虧著，只瞧見她的後影，一個能使人見了要追過去看正面的俏後影。曼倩恍然大悟地斷定是「航空母艦」。頓時沒有勇氣進店，像逃避似的迅速離開。日用化妝品也無興再買了。心上像灌了鉛的沈重，脚下也像拖著鉛，沒有勁再步行回家，便叫了洋車。到家平靜下來，

纔充分領會到心裏怎樣難過。她知道難過得沒有道理，然而誰能跟心講理呢？她並不恨天健，她只覺不舒服，好像識破了一月來的快活完全是空的——不，不是空的；假使真是空的，不會變成這樣的滋味。她望立刻看見天健，把自己沸亂的靈魂安頓下去。今天親眼見的事，似乎還不能相信，要天健來給她證明是錯覺。總之，天健該會向她解釋。但今天他不會來了，也許要明天，好遠的明天！簡直捺不住性子來等待。同時第一次感到虧心，怕才叔發現自己的變態。所以那晚才叔回家，竟見到一位比平常來得關切的夫人，不住的向他問長問短，曼倩一面談話，一面強制著煩惱，不讓它衝上意識面來，攪亂得應對失次。到睡定後，又怕失眠，好容易動員了全部心力，扯斷念頭，放在一邊，暫時不去想它，像熱天把鮮魚肉擱在冰箱裏，過一夜再說。明天醒來，昨夜的難受彷彿已在睡眠時溜走。自己也覺得太可笑了，要那樣的張大其事。天健同女人出去玩，跟自己有甚相干？反正天健就會來，可以不留聲色地借玩笑來盤問他。但是一到午後，心又管捺不住起來，坐立不定的渴望著天健。

那天午後，天健竟沒來。過一天，天健也不來，直到第五天，他還沒來。彼此認識以後，他從沒有來得這樣稀。曼倩忽然想，也許天健心血來潮，知道自己



宛如發著酵，蘊釀出對他更濃烈的情緒，她想把絕望驅希望來實現，並未成功。但是天健不向她親暱偏賺到她對他念念不忘，真便宜了他！只怪自己軟弱，想法把自己訓練到不再要見天健。至多還見他一次，對他冷淡，讓他知道自己並不在乎他的來不來。

又是一天。曼倩飯後在洗絲襪。這是經不起老媽子粗手洗的東西，曼倩有過經驗。老媽子說要上街去，曼倩因為兩手都是肥皂，沒起來去關門，只分付她把門虛掩上。心裏盤算，過幾天是耶穌聖誕了，緊接著就是陽歷新年，要不要給天健一個賀年片——只是一個片子，別無他話。又恨自己是傻子，還忘不下天健，要去逗他。一會，洗完襪子，抹淨了手，正想去關門，忽聽得門開了。一瞧就是天健，自己覺得軟弱得險些站不穩。直看他帶上門，一路笑著嚷：「怎麼門開著？一個人在家麼？又好幾天沒見面啦！你好喔？」

曼倩八天來的緊張忽然放鬆，纔發現心中原來還收勒著許多酸淚，這時便乘勢要流出來。想對天健客套地微笑，而臉上竟湊不起這個表情。只低著頭啞聲說道：「好一個稀客！」

天健感到情景有些異常，呆了一呆，注視著曼倩，忽然微笑，走近身，也低

聲說：「好像今天不高興，跟誰生氣呢？」

不知怎樣，曼倩準備對他說的尖酸刻刺的話，此時一句也說不出。靜默壓著自己，每秒鐘在加重，最後掙扎地說道：「你又何必屈尊來呢？這樣好天氣，何不和女朋友上街去？」說到這裏覺得受了無限委屈，眼淚更制不住，心上想：「糟了糟了！給他全看透了！」正在迷亂著，忽發見天健雙手勾了自己後頸，溫柔地吻著自己的眼睛說：「傻孩子！傻孩子！」曼倩本能地掙脫天健的手，躲進房去，一連聲說：「你去罷！我今天不願見你。你快去！」

天健算是打發走了。然而今天的事也澈底改換了他對曼倩的心理。他一月來對曼倩的親密在回憶裏忽發生新鮮的，自己事先沒想到的意義。以前指使著自己來看曼倩的動機，今天纔回顧明白了，有如船尾上點的燈，照明船身已經過的一條水路。同時，他想他今後對曼倩有了要求的權利，對自己有了完成征服曼倩的義務。雖然他還不知道這戀愛該進行到什麼地步，但是被激動的男人的虛榮心叫他要增進煽惑，直到曼倩坦白地，放任地承認他是愛人。至於曼倩呢？她知道秘密已洩漏了，毫無退步，只悔恨太給天健佔了上風，讓天健把事看得太輕易，所以她決意今後對天健冷淡，把彼此間本有的親善打個折扣。使他不敢託大地照票面

價值作準。她想用這種反刺激，引得天健最後向自己真懇卑遜的求愛。這樣，今天的事算有了報復，自己也可以申氣。所以，她只愁天健明天不來，而到明天天健來時，她又先分付老媽子說：「奶奶病了」，讓他改天再來。天健以爲她真害病，十分關切，立刻買了兩簍重慶新來的柑子，專差送去。因爲不便寫信，只附了一個名片。過一晚，又寄一張賀柬，附個帖子請才叔夫婦吃耶穌聖誕夜飯。回信雖才叔署名，卻是曼倩的筆跡，措詞很簡單，只說：「請飯不敢辭，先此致謝，到那天見。」天健細心猜揣，這是曼倩暗示不歡迎自己去看她，能抵抗的人決不拒絕；自己該有勝利者的大度，暫時也不必勉強她，到聖誕晚上，兩人見面；也許是事情冷了，也許因有才叔在旁替她壯膽，曼倩居然相當鎮靜。天健屢次想在她眼睛和表情裏找出共同祕密的痕影，只好比碰著鐵壁。雖然飯吃得頗爲暢快，天健不無失望。此後又逢陽歷年假，才叔不上辦公室。天健去了一次，卻沒機會跟曼倩密談。並且曼倩疏遠得很，每借故走開。天健以爲她羞澀避自己，心上有些高興，然而看她又好像漠然全沒反應，也感到不安。

才叔又上辦公室了，天健再來見曼倩的面。以前的關係好像吹斷的游絲，接不起來。曼倩肅靜的態度，使天健也覺到拘束，更感著一種東西將到手忽又滑脫的

惱怒。然而他決不下該採取什麼舉動，是冷靜地脫略，還是熱烈地鹵莽。但看她低頭在結毛線，臉色約束不住的微紅，長睫毛牢覆下垂的眼光，彷彿燈光上了罩子，他險的又要鹵莽地抱她來吻。便走到她面前，看她擡不起的臉紅得更顯明了。他半發問似的說：「這幾天該不跟我生氣了？」

「我跟你生什麼氣？沒有這會事。」曼倩強作安詳地回答。

天健道：「咱們相處得很好，彼此間何苦存了心跡，藏著話不講！」

曼倩一聲不響，雙手機械地加速度的結著。天健逼近身，手攔在曼倩肩上。曼倩身子扭脫，手不停結，低聲命令說：「請走開！給傭人見了要鬧笑話的。」

天健只好放手走遠些，憤憤道：「我知道我是不受歡迎了！我來得太多，討你的厭，請你原諒這一次，以後決不再來討厭。」說著一面想，話太過火了，假使曼倩不受反激，自己全沒退步餘地，便算失敗到底！但曼倩仍低頭做她的活，不加可否。這樣，在靜默裏幾分鐘難過得像幾世。天健看逼不出什麼來，急得真上了氣，聲音裏迸出火道：「好罷。我去了。決不再來打擾你……你也別管我的事。」

天健說完話，回身去拿帽子。曼倩忽擡起頭來，含羞帶笑，看看發脾氣的天

健，又低下頭說：「那末明天會。我明天要上街，你飯後有空陪我去買東西不？」天健莫名其妙，呆了一呆，方醒悟過來，快活得要狂跳，知道自己是勝利了，同時覺得非接吻以爲紀念不可。然而他相信曼倩決不敢的，自己也顧忌著老媽子。到出門時，一腔高興，想又是一樁戀愛成功了；只恨沒照例接吻來慶祝這成功，總是美滿中的缺陷。

這個美中不足的感覺，在以後的三四星期裏，只有增無減。天健跟曼倩接近了，發現曼倩對於肉體的親密，老是躲閃著，不但不貪討，並且並不迎合。就是機會允許擁抱，這接吻也要天健去搶劫來，從不是充實的，飽和的，圓勻融洽的吻。天生不具有騷辣的刺激性或肥膩的迷醉性，曼倩本身也不易被激動或被迷誘，在戀愛時還不失是幽嫻的女人。然而她的不受刺激，恰成了對於他最大的刺激。她的淡漠似乎對他的熱烈含有一種挑釁的藐視，反而惹起他的慾望，攪亂他的脾氣，好比一滴冷水落在燒紅的炭爐子裏，「嗤」的一聲觸起蓋過火頭的一股烟灰。遭曼倩推拒後，天健總生氣，幾乎忍不住要問，她許不許才叔向她這般親熱。但轉念一想，這種反問只顯得自己太急性，太下流了；譬如盜亦有道，偷情也有它的倫理，似乎她丈夫有權力盤問她跟她情人的關係，她情人不好意思質問

她跟丈夫的關係。經過幾次有求不遂，天健漸漸有白費心思的失望。空做盡面子，週到謹密，免得才叔和他人起疑，而其實全沒有什麼，恰像包裹掛號只寄了一個空匣子。這種戀愛又放不下，又乏味。不過，總不能無結果就了呀！務必找或造個機會，整個佔領了曼倩的身心。上元節後不多幾日，他房主全家要出城到鄉下去，他自告奮勇替他們今天看家，預約曼倩到寓所來玩。他準備著到時企圖失敗，曼倩跟他翻臉絕交。還是硬生生拆開的好，這樣不乾不脆，不痛不痒的拖下去有甚意思？居然今天他達到目的。他的熱烈竟暫時融解了曼倩的固拒，並且傳熱似的稍微提高了她的溫度。

他們的戀愛算是完成，而也就此完畢了。天健有一種達到目的以後的空虛。曼倩在放任時的拘謹，似乎沒給他公平待遇，所以這成功還是進一步的失敗。因為結果不滿意，反而天良激發，覺得對不住曼倩，更對不住才叔。自己有旁的可愛的女人，何苦「親上加親」地去愛表嫂。曼倩事後的決然而去，不理自己向她的解釋和道歉，卻減少了自己的困難，替自己造一個下場的方式。現在可把曼倩完全撇開，對她有很現成的藉口：已經冒犯了她，自覺無顏相見。等將來曼倩找到自己，再臨時想法敷衍。曼倩卻全沒想到將來。她一口氣跑回家，倒在牀上。

心像經冰水洗過的一般清楚，知道並不愛天健。並且從前要博天健愛她的虛榮心，此時消散得不留痕迹。適纔已逝的情事，還在感覺裏留下鬼影，好像印附著薄薄一層的天健。這種可憎的餘感，不知甚時纔會褪盡。等一會才叔回來，不知道自己臉放在何處！

那天晚上，才叔並沒看出曼倩有何異常。天健也幾星期不來，曼倩深怕他再來。好比一種不良嗜好，只怕它戒絕不斷。自那一次關係以後，天健對她獲得了提出第二次要求的權力，兩人面對面，她簡直沒法應付。她相信天健不失是個君子，決不至於出賣她，會幫她固守那個祕密。但是，萬一這祕密有了事實上的結果，遮蓋不下的憑據——不！決不會！天下那有那麼巧的事？她只懊悔那時候自己的糊塗，厭恨天健的混帳，不敢再想下去。

天氣依然不饒人的好。曼倩的心像新給蟲蛀空的，不復萌芽生意。這樣，倒免去春天照例的煩悶。一天中飯纔吃完，才叔正要睡午覺，忽聽得空襲警報。和風暖日頓時喪失它們天然的意義。街上人聲嘈雜；因為有三個月沒有警報了，大家都不免張皇失措。本地的飛機掃上天空，整個雲霄裏布滿了它們機器的脈搏，然後，漸漸散向四郊去。老媽子背上自己衣包，還向曼倩要了幾塊錢，氣喘吁吁

跑到巷後防空壕裏去躲，匆忙地說：「奶奶，你跟先生快來呀！」才叔懶在牀上，對曼倩說，多半是個虛驚，犯不著到壕裏去拌灰塵擠人，曼倩好像許多人，有個癖見，她知道有人被炸死，而總不相信自己就會炸死。才叔常對朋友們稱引他夫人的妙語：「中空襲時的炸彈像中航空獎券頭彩一樣的難。」一會兒第二次警報發出；汽笛悠懈的聲音，好比鉅大的鐵嗓子，仰對著蕩蕩青天歎冷氣。聽得四鄰畢靜，兩人纔膽怯起來。本來是懶得動，此時又怕得不敢動。曼倩一人在院子裏，禁住氣，望敵機進入市空，有一種藐視的從容，向高射機關槍挑逗。那無甚效力的機關槍聲好像口吃者的聲音，對天格格不能達意，又像咳不出痰來的乾嗽。她忽然通身發軟，不敢再站着看，急跑向臥室去。正要踏進屋子，一種聲音把心抽緊了帶著同沈下去，纔沈下去又托著它爆上來，幾乎跳出了腔子，耳朵裏一片響。關上的窗在框子裏不安地顫動著，茶盤裏合著的杯子也感受到這力量，相碰作一串急碎的音調。曼倩嚇得倒在椅子裏，攙了才叔的手，平時不滿意，全沒有了，只要他在自己身邊。整個天空像裝在腦子裏，那些機關槍聲，炸彈聲，都從飛機聲的包孕中分裂出來，在頭腦裏攪動，沒法顛簸它們出去。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纔又安靜。樹上烏雀宛如也曾中止了啾啾，這時候重開始作聲。還是漠

然若無其事的藍天，一架我們的飛機唸唸掠過天空，一切都沒了。好一會警報解除。雖然四鄰尙無人聲，意想中全市好像都開始蠕動。等老媽子又背包回來，才叔夫婦纔同到大街，打探消息。街上比平時更熱鬧，人都聚著看防空委員會剛貼出的紅字布告，大概說：「敵機六架竄入市空無目的投彈，我方損失極微。當經我機迎頭痛擊，射落一架，餘向省境外逃去。尙有一機被我射傷，迫落郊外某處，在尋探中。」兩人看了，異口同聲說，只要碰見天健，就會知道確訊。才叔還順口問曼倩，天健何以好久沒來。

天健此時，人和機都落在近郊四十里地的亂石坡裏，已得到慘酷的和平。一生在天空中活動的他，也只有在地下纔能休息。

這個消息，才叔夫婦過二三天確實知道。才叔灑了一把眼淚，同時傷心裏也有驕傲。曼倩第一次感覺天健可憐，像大人對熟睡的淘氣孩子，忽覺它可憐一樣。天健的漂亮，能幹，專斷，圓滑，在他生前是女人可恐怖的誘惑，此時都給死縮小了，軟化了，揭破了，彷彿只是小孩子的本領，當不得真。同時曼倩也領略到一種被釋放的舒適。至於兩人間的祕密呢？本來是不願回想，對自己也要諱匿的事，現在忽然減少了可憎，變成一個值得保存的私人紀念，像一片楓葉，一瓣荷

花，夾在書裏，讓時間慢慢地減退它的顏色，但是每打開書，總看得見。也不由自主地寒慄，似乎身體上沾染著一部分死亡，又似乎一部分身體給天健帶走了，一同死去。虧得這部分身體跟自己離得遠了，像蛻下的皮，剪下的頭髮和指甲，不關痛癢。

不久，本市各團體爲天健開個追悼會，會場上還陳列這次打下來一架敵機的殘骸。才叔夫婦都到會。事先主席團要請才叔來一個演講或親屬致詞的節目，怎麼也勸不動他。才叔不肯借死人來露臉，不肯在情感展覽會上把私人的哀傷來大衆化，這種精神頗使曼倩對丈夫增加敬重。一番熱鬧之後，天健的名氏也趕上他的屍骨，冷下去了，直到兩三星期後，忽又在才叔夫婦間提起。他倆剛吃完晚飯，在房裏閒談。才叔說：「看來你的徵象是無可疑了。命裏註定有孩子，是沒法躲避的。我們也該有孩子了，你不用恨。經濟狀況一時還可維持，戰事也許在你產前就了結，更無須愁得。我說，假如生的是男，我想就給他名字叫『天健』，也算紀念我們和天健這幾個月的相處。你瞧怎樣？」

曼倩不知要找什麼東西，走到窗畔，拉開桌子抽屜，低頭亂翻，一面說：「我可不願意。你看見追悼會上的『航空母艦』麼？儼然涕泗交下，打扮得活像

天健的寡婦！天健做人，你是知道的。他們倆關係一定不淺，誰知道她不一一不爲天健留下個種子？讓她生兒子去紀念天健罷。我不願意。並且，我告訴你，我不會愛生出來的孩子，我沒有要過他。」

才叔對他夫人的意見，照例沒有話可說；他夫人最後一句話，愈增加了自己的惶恐，好像這孩子該他負責的。他靠著椅背打個呵欠道：「好累呀——呀！那末，就看罷。你在忙著找什麼？」

「不找什麼。」曼倩含糊地說，關上了抽屜，「——我也乏了，臉上有些升火。想今天也沒忙什麼呀！」

才叔懶洋洋地看著他夫人還未失去苗條輪廓的後影，眼睛裏含着無限的溫柔
和關切。